

水
游
拾
遺

歷德六年十一月廿日初版印刷
歷德九年九月十日再版發行

水滸拾遺 (六集)

定價壹圓
(外埠加郵費)

著作人 張青山

新京新市場新春客棧

發行人 佟正文

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院內

發行所 新京印書館

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院內

印刷人 劉守業

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

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

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

總經理處 新京市
北大街

益智書店

電話二一五一九一
番 振替新京二三五六號

水滸拾遺 第六集(目次)

第二十二回 賽張良乘機說水泊 吳加亮藉計展奇謀

第二十三回 仗義俠女捉狗子 洩憤豪傑祭亡靈

第二十四回 神師道孤軍被困葵花峪 武二郎雙刀大戰樹坡

第二十五回 燕小乙力劈方天壽 石三郎獨鬥立地神

第二十六回 暗行譎詐藥麻苗有旺 專事詭諧戲耍鎮南王

第二十七回 金陵城衆老俠聚會 葵花峪種大師靈兵

水滸拾遺第六集

第二十二回

賽張良乘機說水泊
吳加亮藉計展奇謀

吳用說道。二位軍師。不遠千里而來。足以證明是與梁山誠意結好。我等是欣幸莫名。孫子烈說道。既然貴山與我主和好。敢請軍師勿辭跋涉。隨我等下躋江南。與我主面洽一切。吳用笑道。請二位小住幾日。然後學生隨二位去江南報聘便了。計議已定。宋江命人預備酒席。少時酒筵擺齊。宋江與盧俊義吳用陪着孫子羽等飲酒。在席間又說了些閑話。直吃的掌燈時候。方才罷飲。宋江派人伺候孫子羽等安歇。與吳用又密議了一回。也就各自安歇。翌日天明。用過早飯。孫子羽等隨意告辭。宋江挽留不住。遂令吳用隨往報聘。孫子羽等起身離忠義堂。乘馬而行。宋江等率眾在後相送。直至頭道寨門外。互相拱手作別。孫子羽等來至江邊下馬。上了船隻。船隻起碇。船隻直向江面而來。由運河入江。船行多日。方至金陵城下。吳用一看。這座江城。却與臨江。無異無數。停泊江邊。少時船至岸前。搭上跳板。孫子羽等護着吳用來至岸上。早有軍漢牽過馬來。一齊上馬。並馬而行。進入城中。孫子羽等與吳用送入館驛。方入二府報聘。方臘一聽吳用前來報聘。立命人去館驛相迎入府。

去人把吳用。迎入府中。至銀安殿。來至殿中。吳用見方臘端坐殿上。站殿武士。執戟分傍。甚是威嚴。上前參見已畢。方臘命免禮。賜了座位。吳用謝了座。偏坐在繡墩之上。方臘笑道。孤欲與貴山。重申前約。故遣人去貴山備好。蒙貴山主不棄。先生下臨。孤不勝欣幸。但不知先生何以教我。吳用欠身說道。學生此來。係奉山主之命。請示大王。凡有所吩咐。我等自應遵行。方臘天道。孤想貴山。以忠義爲懷。素所欽配。此番替宋室。轉戰數千里。收復塞北。不但未受相當優遇。反激變撤回梁山泊。孤甚代貴山不平。不知貴兵主宋公明。以及衆位頭。現在是何心意。吳用笑道。我三哥宋公明。是本着忠義二字去行。焰終不渝。此次反回梁山泊。乃衆將領動了公忿。不由宋公明不從。方才退兵回山。雖然說是變反而回。但是一路上。仍是秋毫無犯。並無擾害地方之事。現在衆將領都是抱不平之鳴。我三哥却是抱定忠義之志。方臘說道。無論宋頭領如何忠義。但是官家已起兵。要與貴山爲難。莫不是束手就縛不成。吳用說道。要依我三哥本志。寧願就縛受戮。也不願對抵官軍。可是衆頭領。都是擦拳抹掌。皆願與官軍一決戰負。恐那時也不容我三哥不從吧。方臘說道。既然貴山衆家頭領。如此公忿難遏。望先生替孤。向各頭領致意。倘肯與孤共圖大事。孤決不相負。並請先生轉致宋公明。不可固執已見。而失衆心。亦當從權辦理。吳用說道。聽大王之意。是欲我梁山叛反朝廷。與大王合作。那麼大王的意旨安在。敢請明白示知。再定行止。方臘笑

道。孤因宋室奸臣當道。非財不取。非親不用。把忠義之士。逼入於草莽之中。孤甚不勝代爲不平。且宋室氣數將盡。天命不屬於孤便罷。若屬於孤。願與貴山同享富貴。吳用說道聽大王之言。莫非欲奪宋室江山。使我等爲先驅麼。方臘笑道。並非某欲奪宋室江山。因爲天與不取。反受其咎。倘貴山與我協力同心。大事何患不成。吳用感頷道。必須某費些唇舌說動衆心。然後再勸宋公明。此事方期有成。方臘說道。某現備有不腆之儀。請先生代某與水軍與旱軍各位頭領。說着命人抬了出來。吳用一看。盡是光珠亮寶。金銀等物。吳用笑道。某以利害向本山各頭領陳之。自然能助大王。何必大王厚賜。方臘笑道。須薄禮。何云厚賜。無非略表寸心罷了。吳用說道。既蒙大王寵惠。學生我就代謝了。說着身打一躬。方臘笑道。先生休要客氣。請坐請坐。吳用請坐。吳用對敵首各頭領。包在學生身上。說順了與大王合作。惟刀矛器械軍糧餉船隻等。殊以缺乏。請大王補充。學生力敢應允。方臘說道。請先生列一清單。孤當照數發給。吳用當即把刀矛糧草船隻數目。詳細寫出。方臘看了一遍。交給孫子羽照單備去了。吳用說道。大王與我梁山共圖大事。不知命我等進兵先取那裡。方臘答道。請貴山點齊軍馬。水陸並進。奪取濟州。然後再聽孤令進兵。吳用說道。學生必將此事作到就是了。決不負大王與我主相訂之約。方臘大喜。命人款待吳用。陪加厚贈。吳用在金陵住了幾日。方臘始把所有應用之物。完全備齊。點交與吳用。吳用把所有之物接

收清差入辭方臘拜別。方臘命孫千羽等。送至江邊。並撥一隊水軍護送。吳用與孫千羽等告別。上得船來。帶着所有物品。輕舟蕩蕩而歸。這一日來至梁山。吳用命旱地忽律朱貴把所有帶來的軍物收了過去。招待護送的軍士。厚賜遣回。方携帶珠寶。駕船至頭道寨門。下盤盤岸。入寨至忠義堂。宋江與盧俊義見吳學究來到。忙起身讓座。說道先生一路辛苦了。哇。吳用笑道。爲幹公事。何言辛苦二字。說着。落了座位。衆人都過來。見禮已畢。宋江命人擺酒。與吳用接風。在廂間吳用把去江南見方臘一切經過的詳情。細說一遍。並將金珠等項呈上。宋江笑道我們軍練糧餉不厭供之了。忽有探馬又報道。現在老師种師道進兵鐵門關。晁叔夜亦海州起兵。看那情形似欲南下。宋江聞報向吳用笑了一笑。遂對探事的把手一揮。說聲再探。探事的退了下去。宋江提令箭在手喝道。林冲聽令。林冲口稱伺候三哥。宋江說道。命你爲水路先鋒。率一枝船隊。頭前開路。明早即刻起程。直下江南。不得有悞。林冲領令退回原位。宋江又叫道。阮氏二雄聽令。當有阮小二。哈小五。阮小七。一齊答道。伺候兵主。宋江吩咐道。你們三人佐助林冲。進兵江南。沿途必須多加仔細。不可疏忽。以免有失。阮氏三雄領令退下。次日林冲與阮氏三雄。調集一枝船隊。傳令進發。衆水手盪槳搖櫓。船行如箭。飄蕩蕩順流而下。行了幾日。這天船隊行至望月潭切近。忽見由山口衝出數十艘戰船。頭一長船頭上站立一位老叟。銀髯飄洒。高挽髮掘。身穿魚皮衣。手持三叉鬼

頭衝。喝道那裡來的船隊。敢來越境。來者乃是鐵掌崑崙陣巡然老龍王夏海龍。此老久踞望月潭。威鎮江南。一條三叉鬼頭衝。萬夫難當。膝下無兒。只有一女。名叫夏玉蓮。門下有四個徒弟。大徒弟叫浪裡蛟鐵崑。二徒弟叫水中蛇何斌。三徒弟叫海底豹黃越。四徒弟噴水鯨李壁。手下還有嘍兵三四千名。老英雄在此望月潭鋸守多年。遠近聞名。無敢侵犯。並且與江南十老。都是密友。那勢力所以更盛。方臘稱霸江南。聞見老英雄之威名。甚是渴慕。深相結納。異常恭維。曲意交歡。夏老英雄。見他意誠。不忍拒絕。遂與往來。方臘見老俠與他交結。不勝大喜。竟認夏老英雄爲義父。老英雄推辭不得。只得依從。老英雄居然就成了太上王啦。所以望月潭一切軍秣糧餉。完全是方臘供給。這望月潭。乃是由運河奔江南的要衝。方臘得夏老英雄在此把守。甚覺放心。老英雄雖不滿方臘叛逆之行爲。可是被方臘恭敬的。不好意思反抗於他。這日正在寨中飲酒。忽嘍兵來報說梁山的船隊。殺向江南而來。老英雄念方臘的厚情。不得不與之助力。故率船隊。由山中開出。把林冲的船隊截住去路。林冲正督船前進。忽然船隻停止不行。就知有人斷阻去路。當提大槍來至船頭。向夏老英雄喝問道。爾是何人。敢斷截船隻。不使前進。是何道理。老英雄笑道。老夫乃巡海老龍王夏海龍是也。今你等梁山泊到江南竟欲何爲。林冲笑道。只因方臘。叛反朝廷。我等本着忠義二字。要替國除害。老英雄理應助力我等怎麼反阻我等前進呢。況且你老人家。與我師傅等

都是密友。衝那一面。你老人家也不煩阻我前進哪。夏海龍冷笑道。你們梁山狡詐已極。騙了方臘許刀矛器械。軍糧糧餉。船隻珠寶等物。歿盟誓約。又提軍南下。這不是出乎爾等及乎爾等。如此的反復小人。怎對你們那旗上所書的忠義二字呢。林冲笑道。自古兵不厭詐。爲報國家。詐又何害。我等雖身帶盜名。一不擾民。二不負君。怎對不起忠義二字。望祈前輩。悞以方臘之弘恩。而不查大義呀。夏海龍怒道。爾反背我不義。那方臘待我如父。凡我所說。他是惟命是從。但所賴我守此要路。我豈能徇私放汝等過去。爾等若不在我汛地。經行我決不干涉。聽我良言相勸。速改由陸地進兵吧。我必不再爲阻攔。林冲說道。老人家有所不知。我們是水陸並進。那陸地自有軍馬行進哪。老人家請想。軍令如山。就因着老人家不通過。便退了回去。叫小侄如何交令。夏海龍把眼一瞪說道。聽爾之言是非由此處通過不可嗎。林冲說道。小侄軍令在身。迫不得已。不得不與老前輩借道通行。夏海龍怒道。若欲從此經過也行。須勝了老夫的三叉鬼頭衝。林冲說道。老人家既不應許。請恕小侄無禮了。夏海龍大怒說道。你無禮便怎麼樣。林冲冷笑道。我要強行通過。夏海龍說好。你就開船上前。與老夫一戰。林冲把這一揮。水手門把船開至夏海龍的戰船切近。大槍一點船頭。縱上大船。抖擻便刺。夏海龍擺衝相迎。兩下裡爭被起來。林冲的大槍。如烏龍攪水的一般。往裡進招。老英雄與他遊鬪。不肯傷損於他。戰了一百多個回合未分勝負。忽見由夏海龍的船

隊之中。衝出一枝小船。上面站定一人。身高八尺開外。面如黑鐵。帚帚眉。大環眼。蒜頭鼻子。大嘴岔。手提一條三叉鬼頭衝。催船前進。離大船切近。叟的一聲。縱上大戰。哇呀呀的大叫如雷。喝道。小子敢跟老子動手。真不要腦袋了。別走看衝。說着舉衝就打。林冲橫往出一崩。衝砸在槍杆之上。林冲覺着兩臂發麻。退了兩步。來了趕上來。又是一衝。林冲這回不敢以力抵了。只用閃轉騰躲的工夫。與來人殺在一處。槍來衝往。戰有一百多個照面。林冲偶一疎神。大槍被衝磕飛。被人家抬腿一脚。踢倒在船杖之上。當有嘍兵過去捆上。此時阮氏三雄站在船頭觀戰。見林冲被人家捉住。自知更不是人家對手。不敢上前。忙傳令船隊開回。敗回約有數里之遠。恰與宋江的大軍相遇。阮氏三雄。忙至大船艙中。見宋江稟明經過。宋江聞聽當即傳令。紮下水師營寨。遂即聚集衆將。商議進兵之策。當有霹靂火秦明說道。請問三哥。我們反回梁山。皆因朝廷恩薄。老王無義所致。爲什麼又兵下江南。爲朝廷利用小弟實在莫明其妙。宋江笑道。初老王趙千歲俟我等平定河北之後。便下江南征討方臘。皆因恐消息透露。方臘聞之加以嚴防。豈不反費週折。故藉通敵之罪。假意欲戮我等於市曹。軍師特命李逵等劫法場。故激衆怒反回梁山泊。無非爲遮方臘耳目罷了。在未下江南之先。以防消息走洩。未便發表。現在大軍已南下。不妨與賢弟等說明。望弟等努力破敵。而報國恩以洗賊名。並祭祖先。秦明等一齊說道。謹遵三哥之令。但是望月潭。有夏海龍把守

我當以何法通過。宋江蹙額說道。這却是個難題。吳用笑道。三哥不必爲難。某憑三寸不爛舌。願前往說他讓開一條血路。時遷插言道。我憑兩行伶俐齒。幫助軍師成功。宋江見吳用前時遷前去。諒必能收全功。遂向時遷說道。你隨軍師前去。不得玩皮談諧。必須鄭重其事。舌辦理。時遷笑道。辦正事焉能加以談諧。這不是多此一囑嗎。宋江說好。那裏你就隨軍師前去吧。吳用遂率時遷。駕一隻小舟。飄飄蕩蕩直向望月潭而來。船行切近。吳用舉目一看。這望月潭山勢險峻。沿江一帶。艤艦巨艦。聚集如鐵。吳用看罷。心說若以兵力闖過。殊非易事。相離不遠。早有望月潭的嘍囉瞥見。喝道來船少往前進。說明來意。再進不遲。時遷一聽。忙來至船頭。掣着那條怪蟒喊道。咧。我等是梁山的好漢。特奉我們山主所遣。來見你家大王。有面商之件。你等速報你家大王。就說有軍師吳學究與大名鼎鼎的鼓上蚤時寨主前來過訪。聽明白了沒有。嘍兵一聽並不是來交戰。且見來船。只是一隻。料無妨事。遂答道。多累。多累。我們在此專候就是了。嘍兵忙命水手。撥轉巡船回山寨。入報夏海龍得知夏海龍聞報。只得駕船迎接出來。與吳用相見之下。互相爲禮。棄舟登岸。一同乘馬入旱寨至大廳。謙讓入內。分賓主落座。嘍兵獻上茶來。夏海龍笑問道。加亮先生。屈尊到此。不知有何見教。吳用躬身說道。我等失於檢點。沒想到老前輩在此把守。遂冒然而來。致惹老人家發怒。將林冲拿下。我等殊覺冒昧。今奉宋公明之令。特來拜謁。一則與老人家賠禮

二則懇請老人家讓開一條水路。讓我等替國家盡犬馬之勞。不負忠義二字。諒你老人家成人之美。必不作梗啊。夏海龍冷笑說道。你等忠心爲國。老夫豈能作梗。無非方臘待我如父。我也是義不容辭。你等以盡忠爲主旨。除畧月潭境界以外。任你等通過老夫也決不爲難。即使方臘知曉。未經此通過。老夫也有所措辭。吳用笑道。學生抖膽說句不中聽的話吧。你老人家既然顧全義氣。莫不成就不衝周老俠的交誼。放我們過去嗎。老人家想情。方臘本於你老人家之恭敬。正是利用你老人家。你老與周老俠真乃是義道相投之交。你老人家。怎麼反以不負方臘爲義。不以周老俠之交誼爲重呢。據學生拙見。你老人家是被方臘攏絡了。某等所以不敢與老人家有所不利者。其中也是因爲義字。你老人家與江南十老交猶自己。江南十老都是我等老長輩。我等對於你老人家也如父執。所以不敢以兵相向。某等對你老人家。不可謂不情至義盡。由此看來某等一舉一動。並沒越乎忠義之外。老人家能全我等的忠義。方是真正大仁大義。方臘屈尊就卑。待你老爲父。請問你老若是無能之輩也能那樣恭敬嗎。恐怕不能吧。足見他並不是對於你是真心了。我梁山泊素來是抑強扶弱。決無對任何人有所利用。有所虛謙。由此比較老人家想情。是梁山泊對你老有義呀。可是方臘對於你老有義呢。若以方臘的供給充足。那是你老重方臘之利。並不是專爲義氣用事了。夏海龍說道。你今所說。盡是似是而非之言。蠢惑老夫豈能賣我義子。而求榮耶。老夫旁的不知。只知不負人之

倚託。你休要以花言巧語亂我聽聞。你等兵是兵山。將如將海。又不是不抵於我。何妨亮隊與老夫一戰。若把老夫殺敗。下江南任你等橫行。否則。休想越過。老夫堅如鐵石。任你有一張儀蘇秦之口。其奈我不聽何。吳用笑道。老人家如此執一。恐非智者之言。請想方臘叛反朝廷。真乃是大逆不道。老人家偏要助他。這未免不分清濁了。語云。亂臣賊子。人人得而誅之。老人家不誅他。倒還罷了。怎麼還要助他。某殊爲老人家不取。且老人家亦是成名大俠。老來改來的與叛逆同污合流。這未免不值了。某甚爲老人家惜之。夏海龍說道。方臘雖屬叛逆。但是不似你等之奸詐。你等口是心非之處。老夫早已洞燭其奸。休要以口舌之能。離間我等。我頗可斷心不可移。吳用笑道。老人家不可出此決絕之語。凡事總要看透些。不要把一世英名被方臘所污。某等甚爲老人家可惜。夏海龍笑之說道。人爲知己者死。我爲報方臘。一命尚不惜。又何惜虛名哉。時還見夏海龍決絕。吳用有點下不來台。忙接口說道。我說夏老爺子啊。你老人家與方臘雖近。可是咱們爺兒們也不遠。你老人家想情。周老爺子。跟你老都有交情。我們侍周馬爺子。如父如師。當然看周老爺子那面兒。個你老人家。一定具有一種敬心。決不若致你老所難。據小子我想。老爺子不放我們過去。其中必有苦衷。我們軍師見不到此。還一味勸請你老人家放過。這是不禮諒你老人家的心哪。設若你老人家從中沒有碍難。就是衝着那一面。也不能不拿我們過去呀。自然都有交情。好朋友就不能讓好朋

友爲難，也得替朋友想一想。由小子我這說吧。決不若叫你老人家跟着爲難就是此。夏海龍一聽時選這片言辭心中甚是痛快。說道：好小子。你算知道老夫之心。怪不得周老俠客。常誇獎你呢。時選一聽心說。你既聽我的話入耳。那就不怕你不墜我計了。緊即說道：小子我雖然人不壓衆。貌不驚人。但是每逢到在那裡。都有個惡人緣。今天到在你老人家這裡。真跟到我家裡一樣。我是不會客氣。現在肚子裡有些餓了。咱們爺兒幾個先喝兩杯。有什麼話再說吧。夏海龍被時選說的。心中很是舒暢。當即吩咐擺酒。不一會酒飯擺好。夏海龍讓吳用落了座。時選也并不等人讓。他早坐在一旁。痛飲起來。一邊喝着。一邊說道：這真比到自已家裡還隨便。衝那一面我也不能裝假。說罷大吃二喝的吃喝不住。吳用在旁。看着心說這小子到那兒。准管吃不了虧。時選向夏海龍說道：咱們爺們。以後休要講公事。得論一論私交。不能因爲公事。把私交就誤了。我說老爺子。我說的這話。對不對。夏海龍笑道：時頭領所說的都是外場交朋友的話。決不是口是心非。小人之輩。我說時頭領。我說的是也不是。時選一聽。心說。你老傢伙。噤住了我罵我。我若不看在周老俠的面上。不定怎麼調理你哪。想罷。陪着笑臉說道：你老爺子。真是知我的心嗎。咱們爺兒兩個。今天得多喝幾盅。夏海龍說道：儘可盡量去喝。老夫陪着你就是了。時選說道：咱們爺兒兩個。今天把公事篇揭開我替你老人家辦一件未了的事。不知你老人家樂意不。夏海龍說道：你倒是說出什麼事。

我好決定啊。時遷說道。我聽說我那位妹子夏玉蓮。尙無配偶。小子我請願給保一頭親事。不知你老人家能允否。夏海龍問道。你與我女保親。不知所保的是誰呢。速速說來我聽。時遷笑道。我保這門親事准保門當戶對。趁你老人家的心懷。夏海龍笑道。你這小子。也太可惡。我問的你是誰。沒問你相當不相當。你怎麼跟我裝慫。趕快說明是誰。再作商議。時遷笑道。我們林冲兄弟自喪偶後。已至於今。尙未得有相當匹配。我聽說我們林大兄弟。與我玉蓮妹子。交戰來着。被我妹子玉蓮一脚踢倒被拿。老人家請想男女授受都不親。我小子可也沒念食書。也不懂什麼叫授受不親。可是也聽明白人講過。說是男女不能互相接東西。可是我妹子腳貼在我林兄弟的身，這比互相接東西還重見的多吧。請老爺子想請。有這麼一說沒有。再者說呀。林冲乃成名的英雄。又係名人之徒。一旦敗於女子之手。將來恐無顏面在人前發威。我妹子他出閣的事。恐亦因此發生波折。故而小子我才敢出這種主意。是想要兩全其美。言是一往的好心。你老可別拿我這番心意當作了驢肝肺呀。夏老英雄聽罷。時遷這片言詞。確是有理的很。暗暗的佩服他。想不到這小子。把能說出如此的人話。實在難得的呀。他是個小賊。全懂得這種道理。我還能不如他嗎。想到此處帶笑說道。不料狗嘴吐象牙來。老夫却得與你說點正經的。但是你要知道。林武師的亡妻張氏娘子。美而且艷。又兼殉節死於州橋下。我們玉蓮丫頭。醜的怪一般。豈能堪做彼之繼室呢。你想想對不對呀。

時還笑道：「說約。我的前輩子呀，你那種知道。他前妻雖美。但因為美的壞處。才落了個家敗人亡。因為他吃過媳婦長的好看的虧。所以這一番續絃哪。一定要按醜妻家中寶的老話去辦。決不能再娶美妻。這就叫作一年經蛇咬。三年怕井繩啊。我那林賢弟他既然有這前車之鑑。他決不敢再求美妻了。只認賢德就行。面貌之醜陋。在所不計。並且還是越醜越好。再說那玉蓮妹子。也未必要得怎樣美。要在鬼怪群裡。那還算美的呢。並且夫婦之間。講的是緣。並不在品貌現在年貌相當的兒。有的是不和的呀。這門親事。只要你老人家一允許。小子我准保是美滿良緣。衝我妹子那身武術。我林冲賢弟。他也是求之不得。夏海龍笑道。我本不允許這頭親事。照你小子這麼一說。我倒有幾成樂意。可是你准保林冲能應允麼。那時我樂意。人家不應允。我這臉可往那裡擺。別說我叫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。時還慨然說道。只要你老婆意林冲那一頭。包在小子我身上。夏海龍說道。既然如此。就請你多分心吧。還吩咐嘍兵等。把林冲由水牢中提出。讓至大廳。及至林冲來到大廳。見吳用與時遷。都在廳中高坐。忙問道軍師到此則甚。時還插言道。兄弟你不用問。准有好事就是了。當時遂同林冲到在書室之中。叫道兄弟呀。自弟妹盡節後。迄今兄弟你尚未配偶。哥哥我早有心。給你保一門親事。無奈終未遇有相當的人家。遲至今日。尚未作到。不想現在哥哥可給你物色了一個。準保年貌相當。郎才美貌。不知兄弟樂意不樂意。林冲笑道。兄長總離不了玩皮。此時

正值用兵之時。那裡有暇論及婚姻之事。再說小弟。已抱定再不繼娶之志。以報我那死去的髮妻。說至此處。面現戚然之色。時遷伸大指說道。賢弟不愧義男。足可以對那死去的節婦矣。是大丈夫必須得權變。不能固執。愚兄給你保這個媒。不但爲賢弟的婚事。其中還於我們進兵有關係呢。請問賢弟你守夫婦的私情大呀。可是國家的公事重呢。林冲笑道。私情與公事。豈可並論。公事也要注重。私情也要盡哪。時遷笑道。因爲我給你保這門親。你要應允。咱們下江南之事。方能有成。你要不應允。咱們下江南之事。可就不好辦了。林冲沉吟良久說道。究竟你所說的話我是聽不明白請你實對我說知。我自然應允。時遷笑道。愚兄給你保的親事。就是夏海龍之女。名叫夏玉蓮。兄弟你要應許這門親事。咱們下江南。那老兒他決不能再爲阻攔。不然。就得跟他決戰請想咱們要是把他傷了。何以對江南十老。因爲這種關係。決不能跟他以武力解決。只好以禮勸解。所以我同軍帥前來。誰知不論怎樣說他也是不放我們過去。愚兄我百般無奈。才想起與賢弟提親。兄弟你要應許他。結成秦晉之好。那時咱們再跟他假道。就是他不應允。他的姑娘也不能由他。所以才與兄弟保這門親事望賢弟勿論加何。爲報國的大事計。也得應允。林冲聽罷。說道。既然如此。我決不能推辭就是了。但不知兄長可是過那個女子沒有。我是決不敢再要那絕色女子了。時遷笑道。這個女子兄弟你早已見過長就是當場。拿你的那個人。准保沒有姿色。林冲說道。呀。就是那黑大個兒

啊。時遷說道。不錯。正是此人。你願意不願意呢。林冲說道。商才我不是說了麼。不要美女。衝那女子那種醜貌。我倒樂意。可是得依我一個條件。時遷問道。什麼條件啊。林冲說道。自定婚後。我得守三年之義。過了三年方能合房。請兄長把這個條件。向他等說明。倘若不按這條條件辦理。我是一定不從。那時什怪小弟不以國家公事爲重啊。時遷笑道。兄弟你怎說怎麼辦。不用說一個條件。就是一百個條件。都能依你。你看怎麼。林冲說道。既然如此。倒也定得。時遷說。好兄弟。哥哥一輩子。就好保媒。得啦。這碗冬瓜湯我算喝上啦。咱們到大廳去吧。計議已定。一同至大廳。時遷衝夏海龍一努咀兒。說道。咱們爺兒倆。到內室說幾句話。夏海龍見時遷這種態度。不由的好笑。遂起身向吳用等說道。你們二位先在這兒坐一會兒。我同時爺到屋中說幾句話就回來。暫且失陪。時遷說道。唉。自己爺們。你老跟他們還客氣什麼。走吧。咱們商議事去要緊。說着。幌悠着小腦。邁步進了內室。夏海龍隨了進來。一同落了座。時遷笑道。我那林賢弟。對於你老這樣的門庭。與我妹妹那樣武藝。他是求之不得。但有一件。他的髮妻張氏娘子全節而死。至今他是耿耿不能忘懷。所以他早有一種願心。若再續娶繼室時。必須守義三年。不然的話。他是決不再娶。這話要不說的頭裏。我這媒人豈不落了褒貶。這一個條件。你老若能應允。這個親事就算妥啦。夏海龍笑道。那是他們小兒女的事。老夫不便過問。我那女兒雖醜。頗知大義。並非小家子氣。不

用說他守義三年。就是守義終身。我女也能全他的義。這並不算什麼條件。時遷說道。還有一節。你老人家也得跟我妹妹商議商議才是。倘若是牛不喝水雖按頭。不是不相當嗎。夏海龍眼目說道。你這小子說着說着就沒有人話。怎麼擊你妹妹比成牛了。時遷笑着自己打自己咀吧子說道。小子我失言了。得嘍。你老先別挑字眼。赶快跟我妹妹。商議去吧。夏海龍說道。你這小子真沒法子治。說着起身自後窗而來。當有一個醜丫環。也是男子裝束。身高勝濶。粗眉大目。面黑似鐵。一見夏海龍來到。忙打籬籠。說老爺子來啦。姑娘出來迎接。說道爹爹請裏面坐吧。夏海龍來至屋中。占了座位。說道。兒啊。爲父有一件事情。特來跟你商議商議。姑娘問道。什麼事阿。夏海龍說道。你且坐下。待爲父說來你聽。皆因自你母死後。咱們父女相依爲命。總總記着給你找個相當的配偶。老夫得一個東床坦腹。你也有了終身的倚靠。我也心願遂了。但是始終沒物色着。現在有時遷作伐。給你提了個人家。我看着却是相當。這個人你也見過。就是你擊着那個林冲。不知你心意如何。姑娘一聽。把那黑臉。羞的像紫茄子似的。咀呢着說道。爹爹呀。孩兒如此的醜客。何堪與人家配偶。女兒早抱定終身不嫁的主意了。夏海龍笑道。人家還是專要貌的。若是俊了。人家還不要哪。自然你無異言。這親事爲父就給定下了。說着起身過至前廳。時遷早在廳外等着哪。忙問道老人家商議的怎麼樣。夏海龍點了點頭。時遷樂的拍手打掌。蹦着入了大廳。夏海龍隨後進來。時遷攔

了把椅子。讓夏海龍坐下。又向林冲說道。兄弟謝親吧。林冲當時堆金山倒玉柱。大拜幾拜。夏海龍要以半禮相還。早被時遷按住。說道。女婿有半子之勞。這幾個頭。你老人家必須得實受。夏海龍受完了禮。樂得都閉不上咀啦。吳用與時遷。又給道了喜。夏海龍吩咐擺酒。當時高擺酒席。時遷讓夏海龍首座。餘者依次入座。開懷暢飲起來。時遷笑向林冲說道。兄弟呀。你得給哥哥滿斟一杯。謝謝大媒吧。林冲瞪了他一眼。說道。我是過河折橋。不承情啊。時遷說。有的。好兄弟。給哥哥我下不來台呀。吳用笑道。得乾。我給你滿一杯吧。時遷把酒子眼一翻說道。你給我滿八杯。我也是不給你保媒呀。吳用笑道。你不給我保媒不是我還不給滿了。夏海龍見他們說笑。不由得掀髯哈哈大笑。說道。要沒有時爺決不能這麼熱鬧哇。時遷說道。咱們說正輕的吧。請問老爺子。時幾叫他們合昏呢。夏海龍仰面想了一想說道。後天就是好日子。時遷說那麼就擇於後日。叫令婿入贅吧。夏海龍說道。好吧。就這麼辦吧。時遷說道。那麼先叫我們軍師在這裏等着。我少時回營拔信。我們頭領屆期。好過山與老爺子賀喜。當時計議停妥。席散之後。時遷辭別了夏海龍。乘船回歸大營。見了宋江與盧俊義。回明一切。宋江不勝欣喜。當派關勝與神機軍師朱武。入雲龍公孫。把守水師營。派武松。魯智深。陶宗旺。李逵。史進。花榮。秦明。董平。徐寧。李俊。張順。張橫。童威。童猛等。率軍一千。戰船十隻。巡一艦四艇。隨着前往望月潭賀喜。分派已畢。路同盧

俊義率衆頭領。駕船向望月潭而來。及至來到。時遷站在船頭。掣着那條怪嗓子向望月潭的把守噍兵喊道。我說。歹。你等速去通稟。我們兵主前來專誠拜謁。快去。快去。噍兵們一聽。忙去通報。夏海龍待信。傳令大開寨門。擺隊迎接。吳用與林冲。也隨着出迎。隊伍列在山坡前。宋江的船已擺了岸。離船至山坡。時遷當時先行。宋江與衆頭領後隨。來至切近。宋江等與夏海龍見禮已畢。謙讓着一同入寨。進入大廳。分賓主落坐。宋江笑向夏海龍說道。適才我聽時遷所報。老人家與我林賢弟。結了秦晉之好。江等聞聽之餘。不勝欣幸。遂謁誠前來。與老人家賀喜。夏海龍笑着說道。這又驚動你們前來。老夫殊抱不安。當時吩咐擺上酒席。小時調開棹椅。酒菜擺齊。衆人落座飲酒。酒興未闌。天已昏黑。噍兵掌上燈燭。這一席酒直吃得月上花稍。方才罷飲。散座吃茶。又談了些閒話。宋江等就在廳中安歇。夏海龍命人小心伺候。也歸書房安寢去了。次日衆人起床。漱洗已畢。用罷晨餐。夏海龍求時遷幫辦喜事。時遷這回不够他忙的。又監視着搭棚。又張羅着掛彩。不時這裡的燈掛的不對。就是那裡喜聯懸錯。他給噍兵們與從人們指使的。手忙腳亂。大夥沒有不暗罵他的。時遷是滿不在乎。也多虧他這麼忙合。一天的工夫。就諸事齊畢。次日正是吉期。夏海龍在內宅張羅姑娘上裝。姑娘自幼就是男子裝束。這回方改換女裝。高梳雲髻。真個是髮梳金翡翠。裾襯玉鴛鴦。羅裙繫腰。足登繡鞋。面撲宮粉。唇點胭脂。裝扮起來。比男子製束時。更顯

着寒蠢。那白粉在黑臉上一混合。好似擦了一臉香灰。紅繡花鞋。碩大無朋。不托蓮船二字大嘴一經胭脂塗染。更似血盆一樣。粗腰繫瘦裙。特別的令人難瞧。夏海龍因爲父女的關係。看不出醜來。說道。我兒還這樣裝扮。比那男子打份強的多呀。婆子們無不匿笑。姑娘男子裝束慣了。這癩一打扮。很覺一舒適。可是也沒有法子。只很等過了喜事再說吧。夏海龍見姑娘裝飾定了。命婆子丫環攙到喜堂。此時林冲也裝扮起來。頭戴烏紗。插金花。身穿紫袍。十字披紅。足登粉底官靴。玉帶懸腰。時還攙着來至喜堂。宋江等後隨。到在堂內。林冲與姑娘。拜了天地。又行了交拜之禮。分了大小。坐帳合卺。諸禮已畢。夏海龍把衆人讓至大廳。大排喜筵。林冲與衆人斟了一巡酒。時還笑道。賓弟別張羅。歇息歇息吧。大好的日子再累着。那可怎麼好。林冲也不理他。也入座一同飲酒。小時酒席已畢。天已昏晚。各處的燈光掌起。照耀如同白晝。夏海龍恐嘍兵貧酒悞事。巡查一番。這才歸回大廳。把林冲送入洞房。丫環婆子。把新郎迎入。夏海龍回大廳去了。林冲到在洞房裡面。見姑娘低頭坐在床頭。當着丫環婆子。也不便說話。回手把烏紗除去。放在帽筒之上。丫環等忙退了出去。林冲把屋門關好。脫去袍帶。換上箭衣。繫好帶。戴好了紮巾。坐在椅上。這才開口說道。冲與娘子爲偶。殊趁心懷。娘子乃巾幗的英雄。什作小家子氣。姑娘答道。妾身得侍英雄。於願足矣。因天生貌陋。殊慚形醜。不堪爲匹。林冲笑道。娘子說的那裡話來。自古女子在

德不在貌。再說林冲非以女子爲玩物之徒。豈敢以貌取人。娘子與冲偕老終身。今謹將冲之身世。爲娘子述之。姑娘說道。妾願聞其詳。林冲嘆了一口氣。這番話說出口來。管叫東京城外惹起一場兇殺惡鬪。佛門善地安排巧計捉拿淫徒。欲知後事如何。在下回披露。

第二十二回

仗義俠女捉狗子
洩憤冤傑祭亡靈

上集書寫到林冲洞房夜談心。當時林冲。大有不堪回首憶當年之慨。遂嘆道。冲之遭遇說來也奇。冲幼嗜武。拜入周老俠的門下。學藝十載。蒙我恩師傾囊相贈。藝成後。我恩師賜我書信一封。令我持書去老種經路相公處。謀一棲枝。我帶書別師。離了周家寨。心中展轉大丈夫武藝在身。何必仗薦書謀出路。遂改道直赴汴梁。入伍充當禁軍。蒙八十萬禁軍教頭小霸王王進。升我爲一名頭目。不想高俅擢升太尉。王教頭避仇遠颺。張副教頭。得升爲總教頭之職。不想此輩。北國遣八猛都督。入朝進貢。面聖之後。欲與朝中武將比武。聖上命高俅酌辦比武之事。愁的高俅不知所措。他手下將官懼八勇之勇。不敢輕試。都是退避不前高俅無奈。遂把張教頭。找入府中。商議此事。那張教頭出主張。由八十萬禁軍挑選武藝超羣者。與八勇比武。那高俅你爲武將等尚且不成。禁軍焉能中用。張教頭向他回道。槽櫪間豈無良馬。禁軍中豈無英雄。無非如明珠在土。頭角未露。難免湮沒。倘選拔不出時。教頭

只好與他一戰。那高球以爲堂堂大邦。用士卒比武。未免與國家減色。張教頭說。在比武時。身甲冑。怎能看的出是將是兵。高球依議。張教頭回營招集我等。說道。現有北國八勇。欲與我朝武臣比武。孰知那些都是肉食無謀。胆小如鼠。懼八勇之勇。無一個敢出頭承應此役者。高太尉欲使老夫與其比試。老夫並非怯敵。實因年邁力衰。倘一旦敗在地等之手。我的性命並無足輕重。豈不有辱國體。我想你等中。未必無人傑。如有能力戰八勇者。老夫情願以己之地位讓之。決不食言。我見衆人。無一應聲者。當即不前應承。願戰八勇。如不勝時。甘領辱國之罪。張教師當面試了我一回武藝。深蒙嘉許。立時去太尉府。把我薦出。次日張教頭命我披掛整齊。並賜我戰馬一匹。一同來至教軍場。待了半刻。高球與朝臣等。陪八勇來到。入了箭廳。略事休息。八勇各乘戰馬。舞動合扇板門刀。在教場上。往來馳騁。耀武揚威。高球那廝面現懼色。張教頭當即令我出馬比試。我遂縱馬到當場。挺五勾神飛槍。與那八勇。爭戰在一起。那時我心中異常高興。以爲是學成文武藝。貨賣帝王家。這回便是我出頭之日了。所以盡量的把周家槍法十三槍盡學的絕招。施展出來。那八勇與我戰了百十回合。遠者槍擦。近者鞭打。都被我所傷。紛紛墜馬。高球命人把八勇撈起。扶上馬去。陪回帥府。我隨張教師歸營。從此張教師對我是異常器重。妻我以女。旋又力保我爲總教頭。願以己位讓。高球也因我有力勝八勇之功。立即批准。張教頭退職歸家。我遂任差接事。

娘子啊。看着好像我是奇遇吧。唉。誰知正是險運將臨。轉瞬過了一載。不想我竟患起病來。我那張氏娘子。終日以淚洗面。每宵衣不解帶。急的他許下獄廟燒香之願。自許願之後。我病竟已脫體。張氏遂促我同他去獄廟還願。我迫不得已。只得帶他前往。及至到在廟中。把香燒畢。我閑步至菜園。偶見魯智深獻技。萍水相逢。遂相結納。正叙談之間。忽使女來尋。及至入廟觀看。嘿。原來是狗子高衙內。調戲我妻。意欲無禮。他見我到。却也知趣。即率豪奴逸去。我因他是我的直轄上司之子。不便發作。只得忍氣吞聲。携眷歸家。姑娘聽到此處。把雙眉一縷。眉梢一挑。問道這高衙內。是何人之子呢。林冲說道。他正是高俅之子。姑娘點了點頭。林冲繼續說道。以後倒也相安無事。我亦照常當差。過一日高俅。給我傳入府中。他向我說道。他因國事冗身。無暇顧及家事。免不掉小衙內。在外爲非作惹。欲令我教他武藝。他便不能放縱了。自然免了許多妄爲。我情不可却。只得應允。那高俅遂令我拜我爲師。從此我便成了太尉府的教師。那狗子對我非常恭維。曲意交歡。唉。我盡在他們的勢力之下。也就得屈與委蛇。他是二日一大宴。兩日一小宴的請我。轉瞬時屆中秋。我將把禁軍的節賞放完。那狗子派人來請。過府飲酒賞月。催請再三。我只得前去赴宴。那狗子把我迎入書房。吃了幾杯茶。旋請我到後花園中。入花廳飲宴。當那銀蟾正滿。玉兔飄香之時。不免心懷爲之一暢。多飲了幾杯。大概他那酒中也許下了藥品。我竟醉的人事不醒。

及至醒來玉兔已墜。金馬東升。酒氣才散。帶醉歸家。見我那張氏娘子。面帶怒容。我再三逼問。他是執意不說。後來我酒氣消盡。婉轉周折的一問他。哈哈。方知那狗子把我灌醉之後。他竟到我的家中去了。恰值張氏娘子。預備些我素日愛吃的酒品。候我賞月。那狗子倒也不客氣。端杯就飲。舉箸就吃。這倒並無關係。還逼着張氏與他陪飲。我妻張氏。忍無可忍。遂即大怒。把狗子痛毆一頓。狗子方才狼狽而去。我那賢德的妻子。百般的勸我。我只得將氣壓下。暫忍心頭之火。仍然照常的充當差事。不想一波將平。一波又起。這日我正值公餘之暇在家閑居。忽然太尉府同虞侯陸謙。邀我到他家中去飲宴。我想一府同差。又係盟兄弟。去去何妨。誰知又中了賊等之計。他把穩在府街酒樓之中。那狗子遣人帶着一乘小轎。到我的家下。詐稱我猝然中暑。我那張氏娘子。聞聽之下。已經神志慌亂。那能辯出真偽。急忙乘轎。隨他們所遣的人而去。逕把張氏招至陸謙的住宅。誘在後面小樓之上。撤去樓梯。狗子預先隱身樓上。見我妻來到。突出無禮。經我妻把狗子打倒。縱身跳樓歸家。事後我回家聞聽此事。一怒找到陸謙家中。那厮早已避去。我當把那厮家中砸了個土平。方才回家。在家中正在煩悶。恰值我恩兄魯智深來訪。約我酌樓小飲。飲罷街頭散步。忽見一人持寶刀一把。在街頭售賣。我上前觀看。見那把刀。背厚刃薄。如同一汪秋水。却是寶刀。我愛不釋手。奈腰中帶錢不多。遂別了魯智深。帶賣刀人至家中取錢。到在家中。把錢給與賣刀人

寶刀人去了。我在家中把玩寶刀。翌日忽有高太尉遣人來到。口稱是聽說我買了寶刀。令我帶刀入府。與太尉同寶刀。比較優劣。也是我一時性大。遂帶刀隨來人入府。到在府中。聲音太尉在後廳相待。及至到在節堂院內。恰與高傑相遇。那高傑立時命人將我拿下。處我以帶刀入內。擅入節堂意圖行刺之罪。姑娘聽到此處。眉立目張的問道。他們就這麼滅盡天良的害人麼。林冲嘆道。唉。這種害人的方法。是指不勝屈呀。姑娘復問道。那麼後來。怎麼樣呢。林冲說道。後來便將我送到當官治罪。幸經我妻父張教頭。百般的設法打點。得遇恩官不避權勢遂將我擬了一個不合帶刀悞入都堂。杖責發配的處分。當堂刺了金印。帶上重枷。派兩名差役押解我起程就走。我那岳父率着我妻張氏。與我送行。此時我那張氏娘子。哭不成聲。我的心中似刀攪一樣。姑娘聽到此處。那淚珠兒奪眶而出。林冲也未免傷心流淚。繼續說道。我那岳父。給我備些吃食路費以及鞋襪等項。我是一一受訖。遂一同到酒館。與我餞行。我那裡吞吃得下。我想此番發配生死不定。不忍悞了我那賢妻的終身。當向酒館借了紙筆。寫了一紙休書。以後改嫁與否。聽其自便。那張氏娘子立將休書扯個粉碎。竟死死過去。姑娘抬頭說道。這就是官人的不對了。官人與張氏姐姐。夫妻一場。莫不成就不知道。我那姐姐的心志麼。林冲拭淚嘆道。唉。我豈不知。因為我憐他年紀正在青春。不忍令他終身空幃燭守。所以不加思索。才冒然寫了這紙休書。惹他傷起心來。我也是後悔無及。那兩

個解差。逼着上路。只得起身進酒館。我岳父與我妻。直送我至州橋下。我妻牽着我的衣襟說道。望夫君此去。冷暖多加檢點。志氣不可因此折磨。傾消滅了。更不可入了歧途。總須心堅志凝。渡過這層波折。光明待諸後日。與床頭人爭一口氣。夫君好自爲之。妾言盡於此。請從此決矣。說着。驀的由腰中抽出明幌幌七首一把。向項下一掬。當時紅光崩現。玉殞香銷。死屍栽倒橋畔。唉。我被時寸心碎矣。只得把心一橫拜辭我那岳父。隨解差登程。一路行來。誰料解差心懷叵測。店房中熱湯燙我雙足。野豬林意圖害我命。幸天不絕我。魯智深仗義來搭救。禪杖斷巨松。解差胆破。至滄州。拜會柴進。獻絕技。棒擊洪文。施至牢城營。當值天王堂後來命看草料場。這日天降大雪。冒雪去沽飲。回來時任所倒塌。避寒轉棲山神廟。不想此場大雪。救我一條命。皆因高俅派陸謙富安兩虞候。跟踪到此。同差撥管獄。火燒大軍草料場。他等山神廟前避雪。被我聽個清楚。不由怒從心頭起。惡向胆邊生。提槍至廟外。陸謙等在我槍下。命喪言刻。我的胸中惡氣略消。踏雪冒寒。棄兇逃走。重見小梁王寫薦書。令我投入梁山泊。見王倫。免強收我入夥。明知不是伴。事急且相隨。寄居匪窟。苟延殘喘。後來天王晁蓋七雄小排座。吳學究智營生辰綱。官家追迫得緊。羣雄無奔歸水泊。欲投梁山入夥。王倫婉言拒絕。我忍無可忍。方才火併王倫。其推晁蓋爲主。始得義氣相投。晁天王兵取曾頭市。不幸中箭傾生。盧俊義活擒史文恭。得報一箭之仇。宋公明執掌山令。

衆頭領協力齊心。從此以忠義爲心。效命疆場。出塞北平滅田虎。說才南下來征方臘。此冲之始末遭遇也。娘子請想。冲之前妻爲我而死。我當爲他守義。請娘子曲諒冲之苦衷。允冲守義三年。再叙夫妻之好。姑娘聽到此處。嘆道。夫君之遭遇。可謂命途多舛了。夫君既不負前妻。以後也必不負我。妾雖不敢說深明大義。然非愚昧無知。豈敢以兒女私情。而不成全君義。不用說守義三年。就是君守義終身。妾決無間言。林冲苦笑道。娘子能如此成全冲之守義。冲畢生決不負娘子。姑娘說道。天已不早請夫君安寢吧。林冲遂除頭巾。解箭衣。上床安寢。因吃酒過量。又因說話說的過多。頭一占枕頭。便沉沉睡去。一覺醒來。窗紙已然發白。那盞殘燈的臘淚堆滿了臘台。再往床上看。已不見姑娘踪影。丫環聽屋中林冲起床忙進來伺候漱洗。林冲漱洗已畢。穿戴齊整。向丫環問道。你家小姐呢。丫環說道。可是呢我還要問你老呢。林冲不勝訝異。心中暗想。莫不成姑娘不滿意我昨夜所說的話麼。繼而一想。不能啊。他乃是明大義的奇女子。那能以兒女的私情。爲大事呢。正在思索之際。猛一抬頭。偶見几上。放着一個字柬。忙起身取過觀看。見上面寫道。昨君所言之遭遇。妾不忍率聞。窃嘆君之運蹇。更感張氏姐姐命薄。嗟夫紅顏豈天之所嫉歟。深恨高俅之無良。狗子之喪心。妾既以身許君。即應與君滅恨。且應與張氏姐姐報仇。而慰貞魂於泉下。妾念及於此。不能暫忍。遂不告而去。此去必將狗子擒回。使君手刃仇人。以快君心。而祭亡靈。妾

去矣。君其勿念。林冲看罷。不覺感佩交併。更覺放心不下。原來俠女玉蓮。聽林冲所說的那一番言語。佩服張氏之貞操。恨狗子之淫惡。後見林冲睡去。暗暗的洗去脂粉。換上男裝。把三叉鬼頭衝用包袱包好。帶些盤費。悄悄開了房門。聽了聽了環婆子都已入了夢鄉。這才出房。至院中。飛身縱至房上。躡房越脊。出了寨外。下山坡。至水師營中。要了一隻快船。上得船來。命水手鼓棹開船。向北駕駛。水手怎敢違抗。只得遵命而行。船隻渡過江去。姑娘棄舟登岸。命水手把船開回。遂認大道。直向汴梁進發。非只一日。這天行至汴深城不遠。過了東獄廟。將及酸棗門外。天色已黑。又見一座廟宇。至近前一看。乃是新修蓋的。年代不久。山門上嵌有石匾一塊。上刻薦福菴三字。山門房掛着一塊木牌。上書高府家廟四個字。姑娘心中一動。暗想道。這一定高球的家廟吧。又往山門上一看。見上面用三塊長方磚。砌有小門一座。方知裡面住有道中人。因為那座小門。乃是一種暗記。姑娘常聽他父親講說江湖上一切勾當。所以一見便知。忙縱身躍入廟中。鹿伏鶴行。潛至禪堂下。在窗櫺旁。點碰一孔。用目往裡偷視。見裡面雲床上端坐一老尼。白眉善目。緯紋堆疊。毛頭未戴帽。灰布僧袍。青護領。高腰襪。青開口僧鞋。兩旁侍坐二尼。青頭皮。白面孔。眉如新月。目似秋水。姑娘看罷。心說。這一對絕代佳人。怎麼都入了空門呢。細聽裏面說話的聲音低細。并辯不出來說的是些什麼。偶不留神。呼吸略粗了一些。早被那老尼聽見。就見一擰腰。用身

子把窗戶撞開。縱至當院。大喝。道。那裏來的狂徒。敢來到此竊聽。說着舉掌便打。姑娘此時只得掣出三叉鬼頭衝。躲掌還招。也就兩三個照面。被老尼一掌擊倒在地。解他絲絛。把他捆上。提至禪堂之中。放在地下。喝道。大胆賊囚。原也不打聽打聽。竟敢到此窺看。真是活不耐煩了。爾是那裏來的快快說明。饒你不死。姑娘說道。你且不要問我。你是何人。說明白了。我再說詳情不遲。老尼冷笑道。你問我麼。我乃白眉師太的便是。姑娘愛呀一聲說道。原來是師祖哇。白眉大師驚問道。你是何人。快快說明。姑娘說道。莫不成適才與你老動手。沒看出我是那一門的來嗎。白眉大師說道。將一照面。你就被我打躺下啦。未及看出你再練幾手。我看一看。姑娘說道。我這兒捆着。怎麼練呢。白眉大師當命徒弟。把他綁繩解開。徒弟過去給鬆了綁。姑娘起身。一邊活動血脈。一邊練了一套拳腳。白眉大師一看。忙說道。不用練啦。你乃是我門戶中的拳術。你是跟誰所學。姓字名誰。那裡人氏。姑娘跪下說道。我乃望月潭的人氏。我姓夏。白眉大師忙把姑娘攙了起來說道。愛呀。你是玉蓮吧。姑娘說道正是孫女。白眉大師嘆道。我平生收兩個徒弟。你父跟我學藝之後。我後來到過你們那裏去過一次。彼時你才幾歲。不想你竟長了這麼高啦。唉。多虧我因年老心慈。輕易不肯下毒手。不然焉有孫子你的命在。究竟你到此何事。姑娘跪下說道。孫女給師祖追喜。白眉大師說道。啊。我兒你出關了麼。姑娘說道。是。既然出關。爲何來此。你所配的是何人

說來我聽。姑娘把始末原由說了一遍。大師聽罷。點了點頭。說道。你父與你許配林冲。倒是使女配英雄。堪稱佳偶。你此番前來報仇雖是豪舉。但胸中一些沒有計劃。未免魯莽。幸到此處。我必助你成功。不枉你跋涉一回。姑娘叩頭稱謝。起身向兩個小尼施禮。白眉大師給指引道。這是我兩個徒弟。長名靜修。次名妙修。他倆乃是南方著名二魔女。俗家姓殷。一個原名叫飛霞。一個原名叫飛虹。向日無惡不爲。兇殘無比。施因悔過自新。皈依佛門。拜在我的門下。你別看他倆這麼年青。其實都有五十餘歲啦。這是你兩個師叔。你可見過。姑娘重新又見了禮。坐在一旁。白眉大師說道。孩子你餓了吧。姑娘說道。可不是嗎。白眉大師忙命人去備齋飯。少時齋飯。擺了上來。白眉大師命姑娘坐在自己的對面。眉開眼笑的給佈菜。說道。好孩子你愛吃什麼。你可就夾什麼。不可認生。姑娘笑道。我到這兒跟自已家裡一樣。我那能認生呢。白眉大師點頭笑道。這才是好孩子。靜修笑道。看看。師傅見着隔輩人。不知怎麼疼愛啦。白眉大師把那鷄皮臉兒。現出那笑容可掬樣子說道。這乃是人情之常啊。姑娘一心一意的是掛念報仇。可謂之念茲在茲。並無心緒閑談。遂問道。請問師祖你老人家怎麼能助孫女成功呢。白眉大師說道。此廟原是大相國寺的菜園子。後因魯智深離去。那高球把菜園收沒改蓋了一座家廟。我帶你這兩個師叔。來此住持。我的原意。明着在此住持。暗地是要剷除那四黨。那狗子高衙內。他對於你這兩個師叔。很懷有不良之意。

我因以除四黨爲重。所以暫爲姑忍於心。今孩子你爲拿他。不遠千里而來。我只得先帮你拿他啦。這四月十八日。是娘娘的聖誕。我擬借此日。以辦善會爲名。詐稱於是日晚。我登壇說法。誘狗子前來。不費吹灰之力。豈不就把他拿住。姑娘說道。那他要來呢。不白費一回事嗎。白眉大師笑道。愚孩子平常他託故還要來。在此熬鬧的時候。他豈能不來。你放心吧。此事包在我身上。捉拿於他。姑娘連連稱謝。少時齋飯用罷。靜修由院中把姑娘的三叉魂頭衝。拾了進來。姑娘接過去。仍用包袱包好。放在一旁。天已至夜半。白眉大師叫姑娘就在雲床上安歇。次日天明。白眉大師。與姑娘用罷了早齋。命人進城。印辦善會的請帖。請帖印妥之後。便分送與各施主。轉眼正日子已到。善男信女。來了不少。白眉大師。備辦托葷炸素的席筵。招待來賓。一天佛事辦完。狗子方才來到。至正殿胡亂上了香。給了香資。他是一心一意。在靜修妙修。兩個人的心上。白眉大師令人單給他擺了一棹素席。派靜修等勸酒。狗子正趁心懷。暢飯開懷。喝個不休。不一時。已喝的醺醺大醉。小子醜態百生。斜着眼睛。笑向靜修等說道。你們二位師傅。也兩杯吧。靜修忍怒強笑說道。公子喝吧。我們是不會喝的。狗子說道。不會喝。不妨少喝一些。靜修說道。公子不要胡纏。請聽我師傅說法去吧。說着架起狗子的胳膊。向禪堂而來。狗子故作脚步踉蹌的樣子。把臂搭在靜修的肩上。小子自己爲得計。進了禪堂。舉目一看。見白眉大師盤坐在蓮台之上。旁站一黑大個

兒。手捧一對三叉鬼頭衝。到在蓮台以前。靜修把手一拋。狗子擇於就地。方要發作。早被靜修一脚踏住。喝道。小畜生你也不打聽打聽。敢在我們跟前無禮。你真是不耐煩活着咬。說着。用繩子把狗子捆上。白眉大師跳下蓮台。吩咐妙修把狗子帶來的人。不要放走一個。妙修拔劍出禪堂。那消片刻。把狗子的從人。盡皆殺死。回至禪堂。把狗子指在身上。白眉大師說道快走。快走。說着。提劍先走。妙修後隨。將出廟門。就見廟外有三個人擋住去路。喝道惡尼指着我家公子那裡走。快快放下。不然。叫你等死無葬身之地。白眉大師一見認是乃飄然和尚仇昶仇蓮瑞。晨鐘和尚冷威冷廉明。與鐵掌毗盧僧佛空三個惡僧。現在都換了俗家打扮。各捧軍刃。搶上前來。原來這三個惡僧。在九頂鐵刹寺被擒。經鎮國老王把他等解京後。高俅由刑部把他等要出。命他等還俗。充作家將。今天高俅散值回府。要令小衙內。陪着夜宴。及至派人一找。方知去薦福菴聽法。高俅聞報。大吃一惊。說道。那薦福菴的尼僧。非是善類。他要是在那裡招風惹草。恐不免被那老尼所算。當時命人把冷威等找至書房。高俅向三個兇僧說道。現在衙內去薦福菴聽法。這時未歸。你們三人赶快看一看去。倘那尼僧於衙內不利。可速捉來見我。冷威等忙退了出來。離府直奔薦福菴。及至來到。恰遇尼僧披着衙內由廟中出來。仇蓮瑞橫軍刃。喝道。好惡尼。速將衙內放下。饒你不死。白眉大師仗劍迎上前來。說道。你這三個兇僧。速速閃開。不然的話。立時教爾等。劍下作鬼。仇蓮瑞

大怒。舉軍刃就刺。白眉大師躲過賊人的身刃。遞劍還招。打在一處。冷連明擺禪杖。上前助戰。常有夏玉蓮捧三叉鬼頭衝。接住廝殺。佛空與靜修殺在一起。靜修措着狗子。趁三個兇僧。不得分身之際。往下就走。白眉大師等。也是日戰且退。爲的是把三個賊人。誘的離城較遠。再與他等決戰。退出約有二里之遙。白眉大師奮起神威。把寶劍招數加緊。直逼的仇蓮瑞來回亂轉。只有招架之工。那有還手之力。佛空一邊與靜修動手。一邊留神白眉大師這邊。見仇蓮瑞堪堪不支。忙由腰中掏迷魂沙。向靜修虛幌一劍。縱身躍至白眉大師切近。抖手把迷魂沙。向白眉大師打去。白眉大師一聞有一股異香撲鼻。當時翻身摔倒在地。夏玉蓮一見。大吃一驚。把三叉鬼頭舞動如飛。捨了冷連明。搶將過了。伏腰把大師扶起來。往下就跑。三個兇僧將要追赶。早有靜修擋住廝殺。一尼闍三僧。苦命相爭。難解難分。佛空見一時戰不倒靜修。復由囊中掏出迷魂沙。向靜修劈面打去。靜修躲閃不及。竟被打倒。冷連明手起杖落可憐靜修當時身死。三個兇僧把靜修打死之後。忙追赶下來。此當夏玉蓮與妙修合在一處。往下逃去。回頭觀看。不見靜修退下。只見三個兇僧追來。夏玉蓮就知靜修有了危險。可是也無暇顧及。還是逃走要緊。正跑着。忽見前面。有一片松林。方欲穿林而過。忽見由林中躍出一人。頭戴馬尾透風巾。身穿夜行衣靠。青綢兜當昆袴。腰繫絲鸞帶。足穿大葉魚鱗酒鞋。手持一口尖刀。幌悠着腦袋。一聲怪喊。說。歹。這一聲。把夏玉蓮

吓了一跳。細看。不由心中大喜。原來乃是鼓上蚤時遷。緊跟又由林中跳出一人。手捧三叉鬼頭槓。銀甯飄洒。姑娘更是喜不自勝。此人非別。正是望月潭主夏海龍。他們怎來的這麼巧呢。只因姑娘走後。盧俊義看了柬帖之後。忙來至前。向夏海龍說明一切。又把柬帖遞與觀看。夏海龍看罷跌足說道。這却怎處。他此去必有失。我必須趕上前去。當向宋江等說道。請諸公暫且在此稍候。我去追趕小女。時遷插言說道。老爺子且慢着急。待小子隨你老人家前去。准保沒錯。夏海龍說道。既然如此。就此隨我前去吧。說着。別了宋江等。與時遷帶好了軍刃。及應用之物。離了大廳。出了大寨。下得山來。令水軍備了一隻小船。乘船進發行至中途。與姑娘所乘之船遇上。夏海龍問明水手。知姑娘向汴梁去了。忙並水手。連夜攬行。渡過了水面。夏海龍與時遷。乘舟登岸。命水手在此灣船相待。這才起身認大道。向汴梁而來。非只一日。這日已離汴梁不遠。天已昏黑。錯過宿頭。時遷說道。竟顧了赶路啦。現在上不着村。下不着店。可到那裡去安身呢。夏海龍說道。離城不過還有二十來里路。趕到關廂去住。也不爲還。時遷說道。遠倒是不遠。可是到了關廂。也就夜深啦。深更半夜。店裡還容留嗎。夏海龍喝道。你這小子也不是那兒這些說項。就是找上着住處。在露天地也對付一宵。時遷用手遙搖着說道。你老看那邊有座樹林。咱們到那裡去歇息。豈不比露天地強嗎。說着。一同來到林子切近。進入林中。忽聽林外。有人跑來的聲音。由遠而近。時遷

正起身出林觀看。乃是夏玉蓮同着一個尼僧。每人攜着一個人。再看後面。還有三個人追下。故意口夕了一聲。雖然把姑娘吓了一跳。可是那三個兇僧也不緊追了。夏海龍問道。兒啊。你猜的是何人。姑娘答道。是我師祖。現在沒有工夫細說。後面還有人追了下來。夏海龍也不細問。捧三叉鬼頭衝。迎上前去。與三個兇僧打在一處。夏老英雄雖然猛勇。但這三個兇僧的武藝。都是登峰造極。漸漸的有些不支。只得拚命的苦鬥。正在緊迫之時。忽聽有人說道。海龍閃開。待爲師殺這三個惡僧。夏海龍一聽是師傅白眉大師聲音。忙跳出圈外。白眉大師搶上前來。喝道。好佛空爾敢以迷魂沙暗算於我。看你這回還有什麼技術。說罷。舞劍向前。接住兇僧等廝殺。這白眉大師被迷魂沙迷住。怎麼會又醒了呢。原來是時遷腰中帶有解藥。一聽姑娘說白眉大師是受了迷魂沙。當時掏出解藥瓶。把大師解救起來。大師醒之後。定了一定神。提劍由林中出來。會戰三僧把平生絕技施展出來。身劍合一。恰似白光一團。把三個兇僧裹在當中。戰約數十個回合。就聽白眉大師大叱一聲。着。冷蓮明背上挨了一掌。搶出好幾步。幾乎摔倒於地。腰裏一用力。方才站住。此時佛空一發慌。被白眉大師兜心一脚。踹了一個跟頭。若沒有硬工夫。這一脚就把他送入鬼門關了。繞着這樣。他還哇的一聲。吐了一口鮮血。白眉大師將要趕上前去。取他性命。仇蓮瑞縱身至切近。舉軍刃兜頭便打。白眉大師側身躲過。佛空方乘機。捉身縱起。退至一旁。不敢再戰。仇蓮瑞救了佛

空。不敢戀戰。呼哨一聲。三兇僧往回逃跑了。白眉大師等並不追趕。會同夏海龍靜修時。還夏玉蓮等。帶著狗子高衙內。一同起身。狂奔望月潭而來。行至江邊。見原船在江邊灣着。衆人上船。夏海龍命水手開船起碇。飄蕩蕩。順流而下。非只一日。這天船已來到望月潭。入了江口。船隻攏岸。衆人棄船上山坡。至寨門前。嚙兵們見老寨主回歸。忙開寨門。接入裡面。夏海龍命人預備馬匹。請白眉大師上了馬。押着高押內。一直至三道寨門外。用鑿離靴下馬。進入三道寨門。來至大堂。宋江與盧俊義。早已得信。迎出廳外。謙讓至裡面。大衆見禮已畢。一闕落座。夏海龍把經過的見情。對宋江等細說了一遍。盧俊義在旁一聽。心中又是感激又是經過。忙起身與衆人行禮道謝。夏海龍命嚙兵把狗子帶入廳中。次時狗子已魂飛千里。魄散九霄。如醉如癡。哆唆成一團。林冲一見狗子。把鋼牙咬的咯支咯支的亂響。真是仇人見面。分外眼紅。喝道。狗子啊。你也有今日麼。你害我妻。還被我妻把你拿來。這也是天道好還哪。宋江從旁勸道。賢弟且勿動怒。小時再擺仰他不遲。林冲只得氣冲冲的坐下。夏海龍命人擺上酒席。衆人落位吃酒。姑娘退歸後面。小時酒飯用罷。天氣已晚。宋江派人爲守狗子。方才各自歇息。次日天明。衆人起床。漱口淨面。用了酒飯。商議報仇之事。時遷說道。我有个缺德的主意。請保解咱們的恨哪。宋江問道。你有什么主意。時遷說道。可預備一個靈牌。寫上我那林弟結姓氏。安排靈桌等項。然後求安賢弟給配一付

難斷氣兒的錢。給狗子吃了下去。咱們大家一人割他一刀。把他凌之後。再破腹挖心。活
亡靈。諸位聽這個招兒好不好。吳用笑道。不怨你這小子不長肉。你都損了去啦。時遷嘿
嘿笑道。我要不損。怎能給那死去的貞魂。消冤雪恨呢。當時計議已定。夏海龍命人預備一
切。在大廳前。高搭月台。懸起白幔帳。帳簾。往左右帳勾上一掛。當中擺一張靈棹。棹上
供着靈牌。上面寫故林夫人張氏之靈位。靈牌之前。擺列着香爐五供。一對臘燭高燒。燒中
香煙繚繞。在幔帳上邊。高懸一塊橫匾。上寫節烈無雙。四個大字。諸事都安排好。林冲換
上一身孝服。夏玉蓮姑娘。也是穿上孝衣。宋江命把狗子。帶至靈前。宋江喝道。今日送你
的狗命。去歸陰曹。給那死去貞婦報仇。你還有何說。狗子那裡還說的上話來。時遷從旁說
道。小子你不用害怕。我這裡有碗藥。你喝了下去。絕不受罪。便一命嗚呼。省得你受罪
呀。說着把藥端了過來。送至狗子唇邊。狗子那敢不喝。張開口。一飲而盡。不想他把這藥
喝下之後。精神徒起。氣力死足。時遷笑向狗子說道。衙內呀。你老吃下這藥去。覺着怎麼
樣呢。大蓋是較比一來時候精神許多了吧。少時挨刀的時候。好挺的住哇。不然的話。你
老這樣單弱的身體。不是禁受不起麼。狗子一語不發。還是抖個不住。時遷說道。你不要害
怕。我決不能教你受一刀之苦就是了。狗子一聽時遷所說的。信以為實。胸中略為放懷。宋
江說道。休得與他費話。咱們先去祭一祭亡靈吧。說着率衆人來至月台前。宋江首先祭奠。

到在月台上。靈桌之前。把祭文展開。讀道。維宣和平月日梁山泊主宋江。謹具祭文。祭於宋故林夫人之靈前嗚呼。夫人本將門之裔。身懷絕技。古之俠女。莫與比擬。令尊巨眼識英雄。始俠女得配英雄。正圖携老百年。誰料禍起一旦。恨高成狼子野心。嘆夫人。佳人薄命初被狗子侮於廟中。復被誘於樓內。夫人大展身手狗子狼狽不堪。節操雖已保住。仇恨却因深結。狗子陰謀。層見疊出。高謀縱子。愛不知惡。陷害令夫。身陷死囚牢。公理難違。發配滄州道。英雄立休書。恐悞佳人終身。夫人飲白刃以明烈女不二。白刃一揮。血光四濺。香消玉碎。烈女身終地府。痛徹心腑。英雄飲淚胸間。從此夫人已矣。報夫之心已盡。英雄淪落。終身不願再娶。節婦可敵。義夫可欽。今因令夫爲國效命。通權續寶。俠女抱不平。捉來狗子。江等率衆。於靈前碎割其屍。諒夫人怨消恨解。當含笑於九泉。嗟夫。夫人之貞操。千古不朽。令夫之義氣。蓋世無雙。今日捨命於疆場。以洗清白。他年博得封誥。而獻貞魂。令夫之志達成。夫人可以無憾。嗚呼哀哉尙饗。宋江把祭文請罷。林冲淚已沾襟。夏玉蓮也是泣不成聲。宋江把祭文焚化。上了一炷香。拜了幾拜。林冲答禮相還。宋江起身退下。盧二爺上前祭奠。把親筆所書的一付祭聯。命人懸於月台左右。衆人一看。見上聯寫道。玉節冰操貞烈比美無雙譜。紅顏薄命。才高也難挽天心。盧二爺祭罷。吳用上前祭奠。然後衆人依次祭了一番。輪到時遷啦。他也獻了一付對聯。衆人見上聯寫道。把小子用刀碎割。

諒夫人含突丸泉。衆人看罷。笑道。這小子還真有一下子。誰知他乃是來安安坐作的。衆人都祭奠完了。時遷說道。你噫。這真大副活人了。來呀。把狗子給我推過來。嚙兵把狗子擁至月台上。時遷說。請那位先給他開頭刀呢。衆人喊了半天。這才公推林冲首九開刀。林冲也不推辭。回手握劍把。按崩簧。會郎寶劍離匣。鋼牙緊咬。雙眉倒豎。怒喝道。狗子啊。你也有今日。想當初你仗勢欺人。爾與你又陷害於我。非置某於死地不已。那知天不亡我。你等徒費心機。陸謙等反被我手刃。狗子啊。我與你何冤何愁。竟害的我家敗人亡。可憐我那髮妻。紅顏死於白刃。無辜發配天涯。狗子呀狗子。你父子心太狠也。時遷在旁說道。得啦。別跟他費話了。快些動手吧。旁人還等着哪。林冲命人把狗子的衣服扒去。只給他留條袴叉。鬆開綁繩。把他的頭髮。擗在檣環子上。然後將他二臂捆在檣上。在腰後。塞一塊木頭。這塊木頭。名曰英雄木。因爲一塞上。胸膛就挺了起來。鬚髯很橫似的。所以叫作英雄木。把狗子捆好。林冲用右手一揪他腮梆。左手用劍一割。赤的一聲。割下有錢大的一塊肉。當時血流下。腮已割透。狗子疼的爹娘亂叫。像鬼豪的一般。時遷又喊道。行啦。行啦。那半邊腮梆子。讓旁人樂一樂手吧。林冲退後。富有九紋龍史進上前說道。待我來割他一刀。好給我師傅報仇。說着。來至切進。抽出屨把燕翎刀。手起刀落把那邊腮梆子又割下一塊肉來。割完。退在一旁。時遷說道。還看那位。小李訟花榮說道。我也是被他們的黨羽

所迫。我先出一出氣。遂即抽出寶劍。來至近前。時遷又喊道。可別割腮梆子啦。割他的鼻子吧。花擎也真聽說。用劍一撩。鼻子落地。狗子喊的都差了聲兒啦。時遷又喊道。請宋三哥動手吧。把左耳割下就行啦。宋江過去一劍。把狗子的左削下。盧俊義上前。用劍把狗右耳割下。時遷說道。這回該軍師的啦。可給狗子腦門子上開個小口。看小子像個什麼東西。吳用過去。用劍照頭頂一割。割開一道血槽。狗子有藥助着氣力。欲死不得。欲生不得。他惟有亂叫之外。是別無他法。衆人依次的剛他。上半截身子。已無全膚。這回輪到時遷啦。時遷高興的了不得。搖晃着腦袋。來至狗子跟前。喝道。歹嘿我說小子。你今天這個樂不小吧。大概自生你以來。你也沒嘗着這個滋味呀。狗子的兩隻眼睛一翻一翻的。看着時遷。滿面鮮血往下滴噠。口中央求道。請好漢爺爺給我一個痛快吧。我可實在禁受不起了哇。時遷把眼睛一瞪。說道。你說什麼。禁受不起啦。我且問你。你們父子誓人的時候。人家禁受付起嗎。是好小子。咬着牙。挺着點吧。我這回叫小子少受點罪吧。給你那惹禍的根苗。除掉了吧。說着。用短刀照他下身一撩。當時落下一物。狗子疼的豪叫令人難聽。時遷割完。退了下來。問道。還有誰動手。燕青把寶刀抽出說道。該輪着我啦。說着來至狗子切近。寶刀過處。狗子大脚上的肉。掉下一塊。衆人一個挨一個。把小子剛的血肉狼籍。李逵大喊道。咱還沒輪着哪。怎麼就剛完了。說着把鋼斧。由腰間抽出。來至近前。瞪着大眼睛。看了半天。說道。

愛呀。沒有我下傢伙地方了。時遷說道。你混蛋。前邊沒有下傢伙地方。後邊還沒有麼。李逵說道。你呀。還是小子你明白。說着。轉至後面一見。又喊道。好時遷小子。你哄我呀。後邊也沒有地方了。時遷說道。你這小子。真還瞎子。他臀部那兩塊肉。你會沒看見。李逵說道。對呀。還是你小子明白。當時大斧一揮。臀肉落下。時遷說道。行啦。行啦。把狗子打發回老娘家去吧。夏海龍當命嘍兵。去開狗子的腔。摘心癸靈。嘍兵手握牛耳尖刀。到在跟前。另一個嘍兵。端過一個盤子。夏海龍喝道。開刀。嘍兵用左手一點狗子的胸膛。右手刀對準心窩便扎。撲赤一聲。鋼刀入腹。左手一按刀背。直豁到小腹。狗子嘔的一聲。方才氣斷。嘍兵把刀抽出銜於口內。用雙手分開胸膛。由裡面取出五股黑氣。乃是陰毒損壞。嘍兵等着黑氣冒完。往裡細看。並沒看見心在那裡。叫道。夥計呀。這小子怎麼沒有心呢。時遷說。在那兩個腋下找一找。嘍兵用刀一探。在狗子的左腋下找看。用刀挑出。放在盤子裡。那心還直跳哪。嘍兵說道。原來這小子的心。在胳膊窩揣着哪。怪不得這小子生前那麼壞呢。時遷喝道。別費話啦。趕緊把心。供在靈掉上去吧。嘍兵把心供好。林冲來在月台上叫道。娘子啊。現在把狗子活祭了你。你可以消恨了吧。爲夫枉爲髮眉男子。沒能把仇人拿來。殊深恨歎。幸賴拙夫的轎室。夏玉蓮俠女。把狗子手到擒來。方得報此仇恨。愛。狗子傾害女子。還死於女子手中。這也是他的報應不爽啊。望娘子早升天界。有緣再結來生吧。

嘆娘子薄命。拙夫無福。不能借老咳。說罷。手扶靈掉。放聲大哭。衆人勸了半天。方才止住。夏玉蓮見林冲。止住慟。也來到月台上。靈掉前。拜祭了一番。叫番。姊呀。俗語云。免死孤悲。勿傷其類。所以妹隻身去東京。與姊報恨。賴姊在天之靈。復蒙我師祖協助。擒來狗子。以祭亡靈。姊可以無恨矣。說罷。也哭了一場。衆人又依次祭了一回。夏海龍命人把狗子的屍體。拋於後山。打掃血漬。焚化了靈牌。諸事完畢。林冲脫去孝衫。與俠女夏玉蓮及白眉大師等。道勞叩謝。衆人與林冲道了喜。夏海龍當時命人派上酒筵。衆人入座。歡呼暢飲。正在這歡飲之際。忽有嘍兵。慌忙跑了進來。向夏海龍報道。啓稟老寨主得知。現江南王方臘率大軍到此。已然至寨門外。請寨主定奪。夏海龍聞報吓了一跳。說道。呀。這便怎麼處。這方臘來的怎麼這麼巧呢。皆因自吳學究前去報聘之後。方臘補助了梁山泊許多刀矛器械。軍秣糧餉。船隻等項。那三神。五鬼。五王八候。並無甚麼異議。惟有參軍王質彬向方臘上言道。大王此番與梁山泊。重訂前盟。雙方議和之事。據學生看來。有利於宋江。無益於大王。難保大王不受其欺騙。方臘問道。參軍何以見得。王質彬說道。請大王想。那宋江雖是縣城一小吏。他胸懷異志久矣。又兼多謀多詐。渠當世之梟雄。專以收羅江湖上英雄爲能事。江湖上的英雄。都墮入他的術中。爲其所利用。可見他手段之辣。不問可知。且其孝字不離於口。實際並不遵宋太公之訓誨。言孝者不孝。宋江有焉。滿口不離乎忠。請看他

那一伴行的合乎忠。此番北征田虎。他是一人難違衆意耳。若是真忠。爲什麼灌絡天下英雄都入他彀中。幾見有忠心。而勸人爲匪的道理。他無時不講義。但是晁天王之死。並不急於報仇。這說不說。在打曾頭市以前。每遇戰事。宋江都是搶着前往。及至曾頭市一役。他倒退縮不前。晁天王中箭身亡之後。吳用去請玉麒麟。三打大名府。盧俊義身入梁山泊。走馬擒史文恭。理應推盧俊義爲主。因爲晁天王有遺言。說是勿論何人。能報一箭比者。便爲梁山之主。宋江並不遵遺言而行。把持梁山大權。晁天王之死。實死於宋江之手。盧俊義之破家陷身匪藪。也是因宋江所致。由此看來。其說安在。不忠不孝不義。無過於宋江。他反打着忠義旗號。以欺世。明眼人一看。便洞燭其奸。如此奸詐之梟雄。豈能爲大王用。今大王資助了他許多軍用等物。不啻養狼自衛。終必受其害。請大王三思之。方臘聽罷。沉吟了半晌。方臘說道。孤之與他合作。也無非是利用他。豈是真與他和。王質彬說道。那宋江一生專講利用人。焉能反爲人利用。恐大王一舉。弄巧成拙。方臘點頭說道。汝言未嘗不是。但孤已理軍用之一切物品。已竟與他運去。也是挽回不及駁。說這言詞。何不早汝呢。王質彬說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已過的就必談了。將來的不可不防。我料宋江等。收了大王軍用物之資。必大舉而下。請大王交速調集水陸大軍。扼守桃源縣。阻住宋江的軍馬前進。然後再想破敵之策。勿令其深入也。方臘聽罷。深以爲然。當時傳令。調集大軍。預備在教場。

聽點。衆將領遵令調度去了。少時報齊。方臘帶同三王方恒。四王方蛟。五王方曉。及少太保方天福。方天祿。並妹子勇南公主閃電夜叉方金定。還有三神。五鬼。五王。八候。離府乘馬至教場。方臘一騎當先。來至教場之上。三軍一齊行禮已畢。分列的齊齊整整。旌旗招展。刀槍耀目。盔明甲亮。將勇兵強。方臘閱軍之後。誓了師。傳令起行。大軍陸續出城。至江邊。上了戰船。浩蕩蕩。直向桃源縣而來。船行至桃源縣切近。船隻攔岸。陸軍棄水登陸。在岸上列隊。方臘俟隊伍盡皆登了岸之後。隨着率衆王及少太保等。也都到在岸上。乘跨坐轎。揮軍前進。當有桃源縣都督鐵槍王大綬率手下大將一勇二霸。帶軍迎接道左。大軍過盡。方臘方才來到。王大綬上前行禮。方臘以溫語慰結。一同至城下。方臘令大軍紮在城外。分左右中。紮下三座連營。吩咐完了。催馬入城。至都督府。下馬入內。到在大廳落座。力臘向王大綬問道。現在梁山泊用兵的消息。你可有所聞否。王大綬說道。陸路上。並未發現梁山泊軍馬行動。聞水路上。有進兵的信息。末將已派探馬前去偵查。並將隊伍業已佈置妥當。以防其前來襲擊。方臘點了點頭說道。水路不足爲慮。有夏老大王在望月潭把守。諒宋江等難越雷池一步。王大綬說道。那宋江於水路不能通過。必分兵來此。不如大王以先發制人之策。水陸並進。而圖上舉。方臘說道。俟孤去望月潭。與夏老大王。商議商議進取之策。再說吧。現在暫取守勢。你須在城中嚴守。不可或忽。城外有我的此軍駐守。互相連

絡。方保無虞。王大授唯唯稱是。方臘分派妥當之後。離桃源縣。率衆乘船。帶水軍。直向望月潭而來。比及來到。棄船登岸。率帶衆人至寨門外。嘍兵見是方臘率衆到來。一面迎接入寨。一面報入裡面。方臘是輕車熟路。也不候夏海龍迎接。一逕向大廳行來。夏海龍聞報之後。還沒容迎出來呢。方臘率衆已入大廳。宋江等衆人。已躲避不及。一齊站起身體。各按軍刃。怒目相向方臘一看。心中也是訝異。壓住怒氣。反哈哈大笑的說道。不想與宋頭領在此不期而遇。請不要驚慌。這個地方。並不是咱們爭鬧的所在。我決不能在此處與諸位反目。叫我義父跟着爲難。大家請坐請坐。有話好講。宋江一見方臘這樣說法。遂說道。既然大王不相強迫。我等也不能無禮。說着與梁山衆人落坐一面。方臘率人落座一面。一同落座之後。方臘向夏海龍說道。老爺子。這個事兒。你老看着怎麼辦吧。夏海龍滿臉飛紅。怔了半晌說道。請大王不要誤會。宋江等到我這裡來。與軍事上毫無關係。皆因我與盧俊義等的師傅周老俠客。是莫逆至交。過是大王知道的。也不用老夫細說。只因我女與林冲。是老俠爲媒。自幼訂爲婚配。因爲天南地北。關山隔阻。音信杳然。前些日。林冲忽然前來重訂盟約。老夫遂把他招贅家中。宋江等都前來。與老夫賀喜。在入洞房時林冲始對吾女。說出在京曾與張教頭之女。結爲婚配。後來張氏被高俅之子。高衙內逼死。林冲被陷。發配充軍。始入梁山。吾女一聽此言。並不恨林冲再娶。深惜那張氏以死報夫。且恨那高衙內淫惡行爲。

一怒單身去東京。巧遇白眉大師。協助把狗子拿住。老夫帶時還前去接應。始把狗子携回望月潭。寸磔其屍。活祭了那張氏的亡靈。將才祭完。不期大王趕到。這是以往的事實。至於你們兩下爭鬧之事。老夫不能作左右袒。反正梁山泊若是。從我望月潭經過。那是休想。老夫必不使其越雷池一步。除非是他們偷渡過去。我不知道。那是沒有法子。至於他等由旱路通過。那是與老夫無干。如此辦法。可算至公至正吧。方臘說道。既然是他等爲私事而來。與軍事無關。某還得替老人家張羅呢。夏海龍哈哈大笑道。公是公。私是私。公私須要分明的。現在咱們先論私交吧。我先給你們舅舅引見引見。遂向林冲說道。你可拜見你的內兄方大王。林冲忙上前。口稱內兄在上。妹丈拜見。方臘哈哈大笑說道。當內兄的。一定要受這拜見之禮的。說着還了半禮。見禮已畢。方臘說道。張氏娘子。可算是節烈無雙。請重擺香案。孤當弔祭貞魂。林冲說道。請大王免祭吧。亡妻實不敢當。方臘說道。如此留芳千古之烈女。孤禮當一祭。夏海龍當時命人重排香案靈牌。方臘到在靈前。點香祭。林冲在一旁還禮。祭畢回歸大廳入座。夏海龍命人重排筵宴。款待衆人。方臘向夏海龍說道。私事已完。對於公事。請你老人給決定決定吧。夏海龍說道。大王與老夫有父子之情。宋江等也是老夫的子侄輩。我偏向那一方。也都不相當。老夫處在遺左右爲難的地步。只有守中立。別無辦法。至於你們南下之戰爭。你們是誰有能耐誰打誰。老夫是決不過問。可是誰也不准侵犯我

望月潭的境界。我不知道便罷。知道是不容的。請你們雙方。都退出望月潭三舍以外。有能耐在陸地上打去。休要叫我爲難。方臘說道。好。孤出不使義父跟着我們難心。我就此告辭說着。起身率三神。五鬼。五王。八侯。出離大廳。向寨外而來。夏海龍直送至寨外。俟方臘登了船隻。始退回大廳。宋江見夏海龍回來。起身讓坐。夏海龍說道。諸位請坐。請坐。不要客氣。宋江落座笑着問道。老人家果真不放我等越雷池一步麼。夏海龍笑道。適才我業已說明。我若是不知道。那是沒有法子。你們不會不教我知道。偷着過去嗎。宋江一聽也笑了。遂即說道。那我只得偷着越過。你老人家。只假作不知道好了。夏海龍就笑道。也只得如此。宋江當時率衆告辭。起身離大廳。出寨門。至山坡。上了船隻。回歸水師營。來至水師營中。入了中軍。大戰船之上。與吳用商議進兵之策。吳用說道。可令盧二員外。率陸軍登岸。直取桃源縣。俟盧二員外去後。咱們催水軍進擊。水陸並進。勝券可操。宋江聞言大喜。遂分兵一半。撥歸盧二爺統帶。用船送至岸邊。盧二爺率軍。棄舟登岸。直向桃源縣攻去。宋江俟盧二爺率軍去後。立當派探船。去探方臘的動靜。不幾日探船回來報道。方臘的大軍。由望月潭退至五十餘里安下水師連營。宋江聞報。揮軍前進。越過望月潭。進逼方臘的水師營。也紮一了營寨。分爲左右中。三座水師營。中營專以火箭當先。左營以火噴筒當先。右營以三眼統當先。分派已畢。方臘的水師營。早已列成一字長蛇陣。救軍待戰。宋江

在大船上。棒着兵符令箭。向左右問道。誰去殺他一陣。當有九尾龜陶宗旺。手捧大數。上前說道。我去與他等分個高下。宋江說道。兄弟要多加小心。陶宗旺說道。三哥不必囑咐。小弟自會小心。說着。駕一隻小船衝破波浪。直向敵軍而來。船至切進。陶宗旺把大鐵鍬一橫。說道。那一個小子前來送死。叫老子發個利市。方臘在大船上。見宋江的水師營開到。有人乘船出來討戰。遂向左右問道。誰去把此賊拿來。當有水軍指揮。海底鰲魚焦秋深。一擺分水狼牙槍。上前說道。末將願往。方臘說道。將軍要多加仔細。焦秋深說道。末將。謹遵。遂即駕一隻戰船。飄蕩蕩。衝出水師營。直奔當場。大喝道梁山泊的草寇。敢前來犯境。你是不耐煩活着了。船行至切近。陶宗旺說道。小子呵。不定誰不耐煩活着了呢。看老子取你狗頭。說罷。大鐵鍬一掄。直奔頂樑。橫掃過來。焦秋深方一縮頭。那知大鐵鍬拍了下來。想躲已然來不及。吧查一聲。把賊人拍出十幾步遠。立脚不住。撲冬摔入水中去了。陶宗旺喝道。還有那個不怕拍的。照樣再讓我拍一個。好不好。方臘這邊怒腦了。海底鰲劉文豹。捧分水奪。駕小舟。衝風破浪。至切近。一言不發。舉拳便打。陶宗旺雌雄眼一瞪。說道。幼喝。小子。你真打呀。橫大鐵鍬。蹲當騎馬式。等奪臨頭頂切近。把鐵鍬向上一揮。喝聲開。就聽當郎一聲。劉方豹這個虧兒可就吃上啦。分水奪被大鐵鍬磕落。撲咚一聲。落於水中。陶宗旺的大鐵鍬反手一磨。向敵人脖子削來。鍬來的太快。賊人躲的也太慢。這一快一

慢。不要緊。撲赤的一聲。腦袋遂與腔子分了家。腦袋落在水中。旋轉着順水飄流而去。屍身倒於船上。陶宗旺喊道。我說嘿。你們快撈腦袋。不然就喂了甲魚啦。賊隊中早有水上飛龍胡統春。一抖劈水刀。催船至當場。喝道。梁山草寇。休得猖狂。現有胡統春前來取你狗命。說着。揮刀攔腰便斬。陶宗旺說道。小子你也就說說算了吧。把大鐵鍬一豎。擋開刀。搶鍬便掃。賊人擰身縱起。腳還沒落在船板之上哪。鐵鍬又翻回來。向腰間掃到。賊人再想躲那焉得能够。大鐵鍬就由賊人的腰間。打了個穿兒。賊人當時腰斷兩截。上半截落於水中。下半截倒在船。兩下脫離關係。方臘一見連折三將。不由大怒。一聲令下。命鐵甲衝舟。向梁山船隊衝來。宋江見來的勢猛。忙傳令調回陶宗旺命火噴們。三眼銃。及火箭火弩等隊。一齊施放。迎頭痛擊。就聽吧吧吧。當當當。撲撲撲。紛紛向南軍打來。火彈到處。船隻燒着。如同七月十五燒法船相似。滿江通紅。再加上三眼銃。與火箭等的威力。南軍勢難支持。方臘一看。叫苦不迭。急傳令。停止進攻。我軍速退。鐵甲衝舟。往回開駛。宋江揮軍前進。方臘的水師營。反被自己的衝舟衝動。當時大亂。退出約五十餘里。宋江的船隊。幸未進逼。方才收住軍馬。重紮水師營。嚴如防守。避不出戰。宋江催水軍前進。相離敵約數里之遙。也把水師營紮下。屢次討戰。方臘堅守不出。置諸不理。相持約十餘日之久。宋江在無計可施之際。忽接盧二爺的捷書。內云賊將屢戰不利。現已退入城。並不出戰。奈城池堅固。一

時難以攻破。請來營共商進取之策爲要。宋江看罷。當命李俊統率水軍。嚴加防守。遂率旱軍。駕船至江岸。寨水登陸。乘馬率隊直向桃源縣而來。相離不過百里。一日之工。便已來到。盧二爺聞信。迎接營外。宋江等下馬把隊伍佈置妥當。一同入至大帳之中。落了座。宋江向盧二爺問及戰況。盧二爺把經過。詳細說了一遍。原來盧二爺。率陸軍至桃源縣切近。桃源縣的都督鐵槍王大綬與一勇。二霸正列成陣勢待戰。盧二爺當時也將隊伍列開。擰槍躍馬。來至當場。大喝道。叛賊聽真。現有河北玉麒麟盧俊義在此。那一個上前與某大戰三百合。王大綬一見。忙問道。誰去與他一戰。當有獨角蛟晝戟無敵鎮長江吳成霸。抖擻杆方天戟。備馬出陣。飛奔疆場。大喝道。盧俊義休要發威。現有本將軍取你的性命。盧二爺喝問道。來將通名受死。吳成霸通了姓名。盧二爺說道。無名小輩。休走着槍。說着。五勾神飛大槍。直向吳成霸的咽喉刺去。吳成霸一聲來的好。把馬往旁一磕。躲開槍。抖戟向脇下便挑。盧二爺用一招。懷中抱月的姿勢。格開賊人的畫戟。二馬錯鏗衝過。各自圈馬再戰。一來一往。走了也就十幾個照面。被盧二爺用一招擰槍法。正打賊人脊背之上。吧查一聲。直打的護心鏡。翻捻起來。賊人抱鞍吐血。撥馬敗回陣去。當時怒惱了賊隊中神銳無敵白額虎常春茂。一擺鳳翅溜金鏡。兩膝蓋一磕飛虎靴。馬擺鸞鈴。來至陣前。喝道。大胆盧俊義。竟敢傷我們的人。待我取你銳命。說着。掄銳就打。盧二爺。躲儘還招。兩匹馬在疆場上。

往來盤旋。把塵土揚起多高。戰了約有數十個照面。勝負不分。兩陣上戰鼓如雷。三軍吶喊助威。盧二爺把周家槍的十三招盡學。施展出來。馬快槍疾。把賊人逼的手忙脚亂。這一忙亂不要緊。招數趕情就懈鬆啦。在這兩軍陣前拚命的勾當。也是懈鬆的嗎。被盧二爺乘隙用了一招撥草尋蛇勢。那大槍的尖子。在賊人的心窩。扎了一個透心涼。復又用槍一挑。賊人死屍。落於馬下。那匹馬沒人騎着。得了自由。他就連蹶帶跳的。落荒逃走了。盧二爺橫槍勒馬。喝道。還有那個上前。與你家二爺一戰。話未說完。鸞鈴響處。早有一賦將。捧八卦開山鉞。到在戰場上。盧二爺定睛細看。見來將。頭戴亮銀盔。身披鎖子連環亮銀鎧。胸前雙勒十字勒甲絆。兩葉戰裙護馬面。倒挂魚尾。面如油粉。眉似漆刷。雙目如燈。灼灼有光。獅子鼻。火盆口。兜糾糾。氣昂昂。異常兇惡。看罷問道。來將何名。速速通名受死。來將冷笑道。我乃閃電鬼。霹靂震山岳。胡錚胡鐵菴是也。盧二爺說道。都是些么麼小醜。無名之輩。看槍取你。說着。顛大槍。分心便扎。胡錚舉鉞還招。兩個人殺在一處。大槍舞動。如怪蟒弄鳳相似。鐵鉞掄開。似遊龍戲水一般。直殺的天昏地暗。日色無光。真是棋逢對手。將遇良材。戰了約百十餘合。難分勝負。盧二爺見賊人驍勇異常。心說我當以智取之。想罷。撥馬便走。胡鐵菴拍馬追來。盧二爺故意把馬放慢了。賊人追至切近。掄鉞由後面兜頭便打。盧二爺此時把鋼鞭已竟抽出。猛然圈回馬。用左手大槍。格開鉞。右手鞭。向敵人頭顱上便打。胡鐵

菴忙撥馬抖身一閃。鞭正打在肩上。吧查一聲。把甲葉子打的翻捲。胡鐵菴幾乎落馬。撥馬便走。敗回營去。盧二爺也不窮追。拍馬緩緩而回。王大綬一見連折三陣。不覺大怒。捧刀將要上前親去會戰。旁有百步穿楊。神箭無雙馮化南說道待末將去到軍前。殺他一陣。以壯軍威。胡錚說道。將軍多要留神。馮化南說道。勿勞多囑。說着催馬來到當場。喝道。梁戰草寇。那個出來送死。現有百步穿楊。神箭無雙。馮化南在此。盧二爺將要撥回馬去。應戰賊人。早有花刀沒羽箭張清。說道兵主且慢。待末將會這個神箭無雙。倒看看我們誰的箭快厲害。說着催馬出陣。大喝道。現有花刀沒羽箭張清。打你這狗頭。把圈翎大刀一擺來至切近。馮化南一看張清。馬鞍橋上。斜跨着一個大布囊。裡面不知是什麼東西。看罷。把大槍一顛。向張清便刺。張清崩開槍。掄刀攔腰便斬。馮化南立槍崩刀。張清把刀抽回。二馬錯鑿。衝了過去。各自圈馬。戰在一處。張清的刀法新奇。如同刀山相似。馮化南的槍法也自不弱。亞似槍林一般。刀光槍影。往來交戰。戰約百餘個回合。馮化南撥馬便走。把槍掛在烏翅環上。由走獸壺中抽箭。飛魚袋內取弓。抹扣子填弦。前把如托泰山。後把如抱嬰兒。翻轉身軀。將要向張清射去。就聽當郎一聲。馮化南撒手摔了弓箭。抱鞍吐血。敗回陣去。原來是張清見馮化南撥馬逃走。就知他是詐敗。遂由囊中掏出一塊鴨卵大的石子。專等賊人要放箭時。方才把石子打出。在賊人的護心鏡上打個正着。震的賊人口噴鮮血。敗了回去。

張清勒馬疆場上。笑着向賊陣上說。我這一塊石子。打的有名稱。叫作一品當朝。那個還上前來。我再給他來一個二仙傳道。王大綬心說好哇。饒着打了我們的還要取笑。真把我們看成兒戲了。想到此處。怒不可遏。旁有飛叉手褚萬能。說道都督不要發怒。待我誅此狂徒。說罷。催動戰馬。來至當場之上。一語不發。抖槍便便刺。張清舉刀還招。兩個人殺在一處。各施所能。戰了七八十個回合。褚萬能暗將飛叉抽出。向張清打來。張清早隄防着他呢。見飛叉向面門打來。揚手一石子打去。當郎一聲。石子與飛叉撞了個正着。落在地上。褚萬能大吃一驚。心說這小子的石子。打的怎麼這麼準哪。哎呀。好厲害。好厲害。他既然知道石子厲害。可倒加點小心哪。竟顧了思想那石子的厲害啦。沒留神。第二塊石子又打到啦。石子與鼻子。砸在一塊兒。趕情鼻子碰不過石子。等於以卵抵石。撲赤一聲。賊人滿臉開花。鮮血崩流。翻身落馬。張清趕上前去。手起刀落。把賊人砍死。張清立馬向賊陣說道。這回叫作二仙傳道。外加一刀。還有手連中三元的工夫。誰過來。叫我露一露這一手兒。話未說完。賊陣上怒惱了。飛鏢伍雲飛。催戰馬。擺大刀。來至疆場之上。喝道。休要貧嘴。看刀取你。說道。舉刀就刺。張清擺刀相迎。一往一來。爭戰起來。戰了有一百餘個回合。勝負不分。張清撥馬便走。伍雲飛隨後追來。張清見賊人追至切近。連貫打出三個石子。第一塊石子。向面門打去。第二塊石子。向胸前打去。這第三塊石子。向馬頭打去。伍雲飛用鎗裡藏

身的工夫。躲過兩塊石子。可是那馬究竟沒人靈。馬面上被石子打着。疼的那馬灰灰亂叫。前腿一揚。把伍雲飛掀了下來。張清乘勢把賊殺死。向賊隊中說道。這就叫連中三元。我的絕技已獻完。得好就收。咱們回頭再見吧。說罷。圈馬回歸營中交令去了。直氣的王大綬面色發青。催開戰馬。舞動鐵槍。來到當場。喝道。張清速速出來受死。一言未了。盧二爺拍馬至陣前。說道。待某追你的性命。說罷抖五勾神飛槍。向賊人劈胸就扎。王大綬舉槍還招。兩條槍戰在一處。如同兩條怪蟒一般。槍來槍去。好似穿梭。兩陣上吶喊助威。敵鼓頻催。當場上捨命。相持。各不相下。盧二爺見戰不倒賊人。心中異常焦灼。王大綬見盧二爺是個硬敵。心中也是着急。戰有二百餘個回合。可分出輸贏來了。皆因王大綬的馬。累的渾身是汗。力盡筋疲。盧二爺的照夜玉獅子。往來馳騁。正撒歡撒的高興哪。這一來不要緊。賊人可吃了虧啦。又戰了七八十個回合。他的馬還沒圈回來呢。盧二爺的馬已竟趕至切近。一張嘴把賊人的馬尾巴咬住。一擺頭。把賊人的馬掄的灰灰直叫。一個蹶子。把王大綬擡於就地。王大綬拄槍立起身來。敗回本陣去了。盧二爺把大槍一揮。衆三軍向賊軍衝殺過去。勢如潮湧的一般。一擁齊上。王大綬回至軍中。催兵應戰。兩軍相接。亂戰起來。白刃互遞。死屍橫野。這一場肉搏相爭。非同小可。只殺的鬼哭神豪。淒慘異常。愁雲漠漠。陣霧迷漫。正殺的不得開交。李逵率大斧隊。由左邊殺來。石秀的槓子隊。由右邊殺至。兩下夾擊。賊軍

大亂。王大綬忙傳令。我軍速退。衆軍紛紛退下。王大綬倒提鐵槍斷後。盧二爺追殺了一程。方才收兵回歸營中。命探子探聽賊人的消息。探子回來報稱。南軍已完全退入城中去了。盧二爺聞報。傳令我軍前進。衆軍奮勇直扣城下。紛紛向城上攻打。怎奈王大綬把守甚嚴。一時攻打不下。損傷了若許的軍士。盧二爺當時殘住軍馬攻擊。退出一里之遙。紮下營寨。一連攻打四五日。也未能得手。盧二爺遂修寫一紙軍報。請宋江前來。商議破城之策。比及宋江率大軍來到。休兵一日。第二天。宋江向盧二爺說道。我料方臘必來此城中。盧二爺問道。兄長何以見得。宋江說道。現在賊人的水軍。也取守勢。豈有兩下都取一致。避不出戰的道理。我料方臘必率旱軍來此。另有歸謀詭計。盧二爺說道。兄長所料不差。時遷從旁說道。今夜晚我去桃源城中。暗探一番。自然能得着真實的消息。宋江說道。賢弟要多加仔細。時遷笑道。三哥放心。決沒有錯兒。遂又向衆人說道。還有那一位。幫我一個忙兒。給我去巡一巡風。當有侯健說道。我與你走一遭。時遷說好吧。跟我去可就聽我的指揮。那才成呢。侯健說道。我既然跟你去。焉能不聽你的指揮。宋江接言說道。好。一個人是死的。兩個人是活的。你們今夜晚。就去一次吧。暫且歇息去吧。時遷與侯健。一同退回自己帳中。略事休息。候至天晚。用了酒飯。二人離了大營。直奔桃源縣城中而來。施展陸地飛騰法。轉瞬來至城下。二人越過護城河。到在城牆邊。把壁飛的工夫。施展出來。如電閃的一般。到在

城頭之上。沒容守城的看明白。二人已順城馬道而下。穿大街。越小巷。逕向都督府而來。來至府牆外。聽了聽。裡面甚是靜寂。繞至府後。聳身而入。躡房越脊。一直來至大廳後。見廳中燈燭輝煌。甚是明亮。時遷等伏在窗下。側耳細聽。裡面正在議論軍情之際。時遷在窗櫺旁。戮一小孔。往裡觀看。見方臘正當中椅子上端坐。三神五鬼。五王八侯列坐兩廂。王大綬在側座相陪。就聽方臘向王大綬說道。梁山宋江水陸分兵。下江南。與孤爲難。孤若不踏平了梁山泊。誓不回軍。孤現有一計。使梁山的衆人。進不能進。退無可退。立即土崩瓦解。望大家齊心努力。助孤成功。孤事成之後。富貴與你等共之。王大綬說道。我等誓以死報大王。請大王把計策示之。俾便遵行。方臘遂把計策說出。把窗外的時遷。吓了一身冷汗。究竟是什怎計策。請闕下回便知詳細。

第二十四回

神師道孤軍被困
武二郎雙刀大戰楊樹坡

上回書正寫到時遷與侯健。在桃源城中。大廳後窗下。竊聽消息。一聽方臘說出一片毒計。直吓的渾身立抖。說心。多虧我等來探聽。不然豈不全軍覆沒。究竟方臘是什麼毒計呢。原來方臘見宋江等用兵如神。詭計多端。心中甚是懊惱。這日正在水師大營之中。商議軍情。忽桃源縣都督王大綬。派人送告急的文書來到。方臘展開觀看。看上面寫道。爲甚急事

查梁山泊賊首玉麒麟盧俊義。率大軍進取桃源縣。我軍屢戰不利。長此以往。恐難抵禦。請我主速遣軍來援。不勝企待之至。方臘看罷。當命三王爺方恒。與閃電夜叉方金定。統率水師營。撒趕飛龍閣。用重兵封鎖水路。預備雷船。沿江密佈。以阻梁山的水軍進攻。分派已舉率三神五鬼五王八候。統軍登陸。連夜直契桃源縣。由南門入城。把隊伍佈置妥當。王大綬迎接方臘至都督府。大廳之中。把經過的軍情。面稟了一遍。然後吩咐大排酒筵。此時天色已晚。差人掌起燈燭。酒筵擺了上來。方臘與衆人入座飲酒。比及酒筵用罷。天已交二更。方臘向王大綬說道。我料宋江亦必來到旱寨之中。王大綬問道。大王何以見得。方臘說道。因爲此處空虛。彼必盡全力攻取。此處攻破。再一意的攻我水軍。用聲東擊西之法。使我不得兼顧。故料宋江必來此處。王大綬點頭說道。大王所料不差。但是應以何計破之呢。方臘笑道。某略施小計。使梁山的水軍。頓成齏粉。奪取梁山泊。只在指顧之間。梁王一破。山東必半歸我有。那時長驅大進。奪取汴洛。大事定矣。王大綬說道。大王之計安在。請道其詳。方臘說道。可將牽泉二州的水鬼。增調三千。直入微山湖中。作爲水軍的大本營。然後命三江水師寶飛雄。開海鯨淳于成龍二人率二百水雷軍。走水底綫。暗把水雷。置於梁山泊水師營下。把梁山的水軍。炸成齏粉。那時命三王爺與郡主進兵屯紮望月潭。孤在與梁山軍大戰三日。使宋江不防此着。孤便暗帶人馬。回紿水師營。催動船隊。直取梁山泊。但是

孤去之後。千萬還是打着我的旗幟。勿使宋江等看破。切要。切要。王大授喜形於色的說道。此計妙甚。當有開國王金刀太歲劉世仁。接言說道。大王之計。妙固然是妙。但是若有敵人把消息得去。不但成爲畫餅。且於我軍大大不利。方臘說道。此言甚是。趕緊搜查一番。以防有奸細來探。說着。提刀首先出廳。衆人紛紛後隨。來到廳外。查拿好細。此時侯健與時遷正在窗外竊聽哪。一見方臘率人出來查拿奸細。時遷悄聲說道。侯賢弟呀。你快走吧。不然的話。再走可萬難哪。侯健說道。咱們各想走路。彼此不必顧及。請時爺先行逃走。時遷發急說道。我自自有走法。所難的就是賢弟你呀。你聽。鑼聲響了。一定是人都佈置開了。賢弟呀。你赶快逃去。侯健說道。准要咱們能走脫一個。就行了。若是一個走脫不了。我們梁山全都危險的很哪。時遷着急說道。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。你就赶快的走吧。侯健說道。此時賊人已佈置妥當。密如羅網。我是走不能了。哥哥如有法走脫。儘管想法回營報信。小弟我拚將一死。與賊人一戰。賊人若把小弟擊着。必疎於防範了。那時兄長乘勢便可逃脫回營報信。以弟一人之性命。保全我梁山泊的全軍。弟雖死亦有榮焉。請兄切須慎重。小弟迎上去了。說着一聳身。縱至大廳之上。抖出丹。一聲斷喝道。歹。方臘聽真。現有通臂猿小神飛侯健在此。爾等不必搜查。本寨主明人不作暗事。現已將爾等的機密探聽明白。我要去也。方臘一聽。舉頭觀看。見大廳上站着一人。壓刀發威。忙傳令速將府牆。團圍包圍。并

令衆軍。沿城防守。不得稍有疎忽。當時分佈妥當。環着府牆刀槍林立。圍了個水洩不通。燈球火把。亮子油松。照耀如同白晝。方臘橫大刀。立在廳前。仰面喝道。大胆的侯健爾既敢入城探我的機密。你就下來。孤一戰。方是英雄好漢。侯健笑道。我若是怕你。還不敢來哪。看本頭領。取你狗命。說着。飛軍躍下。到在當場。擺刀向方臘剝來。方臘往旁一閃。用大刀向上便磕。侯健把刀抽回。方臘磨盤刀。向脖項掃來。侯健一縮頭。躲過刀去。不防方臘跟身一脚。向小腹踢到。忙一轉身。正踢在膀下。登登登。退去好幾步。翻身摔個在地。嘍兵過去捆好。方臘吩咐。帶至廳中。以便拷問於他。說着。回歸大廳人坐。一面令人嚴防。並搜查各處。一面命人把侯健。帶至廳中。方臘拍案喝問道。你同來的有幾人。可速供來我聽。否則。叫你皮肉受苦。侯健立而不跪。怒目說道。某今已將性命置之腹外。何況皮肉。現在就這一堆一塊。任爾擺佈。某若纒一縷眉頭。就算不了梁山泊的英雄好漢。方臘大怒。喝令。把這厮吊起來。用皮鞭子蘸水。加力的拷打。務必追出他同來義人。嘍兵遵令。當時把侯健吊在房蛇之上。扒去衣服。吧吧吧的一陣拷打。侯健咬定牙關。一語不發。任他等拷打。霎時間。遍體鱗傷。鮮血淋漓。方臘喝令把他卸下來。嘍兵把侯健卸下。喝道跪下。侯健冒背皆裂的說道。爾等少要發威。侯頭領可殺不可辱。我平生只知上跪君。下跪父母。豈能屈膝跪叛賊。又道是男兒膝下有黃金。輕易是不能下跪的。殺副任憑爾等。你老子是滿不

在乎。方臘說道：你不跪也能。可將你同黨來了幾人。快快說明。侯健怒目說道：侯大太爺勿論到那裡去。並沒檢鷄毛撿過簞子。都是單人獨自。到你這小小桃源縣城。還須同多少人來嗎。不必費話。速。侯大太爺一個快刑就是了。口供是沒有的。方臘大怒。吩咐把他中起嚴加拷打。勿稍留情。嘍兵們復反把侯健吊起。掄開皮鞭。極力拷打。那鞭子落在身上。便帶下一條子肉來。直打的血肉狼籍。體無完膚。侯健仍是不亨不哈。把心一橫。任他等拷打方臘悉把他打死。問不出真情。反多不便。復傳令把他放了下來。嘍兵二次把侯健放下。侯健覺心中慌亂。忙定了一定神。把二目睜開。把牙咬的咯支咯支價響。方臘喝道：你若把實話招出。我便饒你一死。如其不然。活活把你打死。侯健略一沉吟。說道：如果把我的綁繩兒解開。情願把真情實話說出。不然的話。有死而已。方臘說道：鬆開你的綁。那也沒什麼。可是你得把真情實話說出。侯健說道：只要我把我的綁繩解開。我就說出實話。我決不跑就是了。方臘冷笑道：我已佈置的如同羅網。你想跑也是萬難。遂命左右。將侯健的綁繩兒解開。侯健伸臂舒腿。活動血脈。在廳中來回走溜。方臘喝道：你且說來。侯健把血脈運動開了。身手恢復了原況。猛然向旁邊站的嘍兵。一脚踢去。這一脚正踢在嘍兵的心窩之上。嘍兵嘔的一聲。被踢身死。侯健把斬馬刀搶在手中。站在廳中。把牙咬的順咀流血。眼角瞪開鮮血流於滿面。方臘一見冷笑了兩聲說道：你踢死我一個嘍兵。你就逃走的了麼。侯健捧笑

道。方臘呀。想咱通臂猿小神飛侯健。自幼父母雙亡。被我恩師撫養成成人。練成武藝。闖蕩江湖。側身於綠林之中。殺人越貨。在某手中妄殺了好人有數百之多。後來投到江州無爲軍黃文炳的門下。作些個傾民害人的勾當。與黃文炳朋比爲好。傷天害理。後經我那恩師。把我帶至江邊。疼責於我。欲收我藝。是我頓悟前非。設誓改過。我那恩師。方把我饒恕。仍令我回黃賊家中臥底。後來宋公明發配江州城。潯陽樓上醉題詩。不期被黃文炳看見。百般陷害。拿入死囚牢。法場出斬宋公明。梁山衆人劫法場。衆人逃出江州城。李逵雙斧擋官軍。梁山泊攻打無爲軍。某家倒反黃文炳。從此歸順。梁山泊。洗心革面。本着忠義二字去行。不敢再作擾民之事。令隨軍南下。欲除你等這羣叛逆。不想被你等所擒。某家雖死。報國之心已盡。并無遺憾。較之從前爲非作歹。身受國法。死於市曹。榮幸萬倍。哈哈。方臘呀。方臘。你喪心病狂設毒辣之陰謀。打算把我梁山泊一網打盡。恐你也是枉費心機。雖然是我梁山不能得着消息。但是以一順一逆來論。天也不能使我梁山的大軍。中你陰謀。再說我宋三哥深謀遠慮。吳軍師之足智多謀。諒你也難佔半點便宜。話是說完。我要告辭了。說着。把那把刀向項下一抹。當時鮮血崩流。死屍摔倒。方臘一見。拍案讚道。真烈士也。遂命人把死屍抬出大廳。備棺掩埋。刻石立志又親身帶人到各處搜查了一遍。並沒搜查什麼來。方才回歸大廳。略事休息。天已大明。方臘漱洗已畢。升了座位。遂命三江水帥寶飛雄鬧海鯊

魚淳于成龍。率二百水軍雷。去往梁山的水師營下。暗設水雷。轟炸梁山的水軍。不得有悞。二人領令去訖。又命人通知閃電夜叉。金定。三王爺方恒。俟水雷爆發之後。速催水軍進屯望月潭。又命人去增調漳泉二州的三千水鬼。去徵山湖駐紮。作爲水軍的大本營。衆人紛紛率令去訖。方臘分派已畢。自統大軍出城。佈成陣勢。紮下三座連營。三聲炮響。方臘提刀立馬門旗下。左右問道誰去討敵要戰。當有護國王雙戟鎮南洋龐天蕩。把雙戟一分說道。待我去陣前討戰。說罷。催開戰馬。來到當場之上。厲聲喊道。歹。梁山泊的賊人聽真。現有雙戟鎮南洋龐天蕩在此。你們那個前來送死。一言未了。就聽梁山大營中。號炮驚天。鼓聲如雷。一通鼓過。大隊列開。由陣中一騎馬衝出。上駝一將。身披寶鎧。手挺金槍。喝道待咱金槍手徐寧。取你狗頭。來至切近。向龐天蕩說道。你可速速回去。把方臘換了出來。我不與你這無名小輩動手。龐天蕩大怒。喝道。我家大王。豈能與汝這鼠輩交戰。休走看戟。說着。一磕飛虎靴。戰馬往上一衝。右手戟。向徐寧頭頂打下。徐寧把馬往旁一帶。格開戟。抖槍便扎。應天蕩架開戟。二馬交衝過去。復又圈回馬來。兩個人戰在一處。槍去戟來。殺了個。難解難分。戰了有百十餘個回合。仍然不分勝負。徐寧心中暗想。照這樣的戰法。何時是了。我何不用回馬槍傷他。想到此處。撥高便走。龐天蕩大喝道。休要走。把腦袋留下。再去不遲。說着拍馬追來。徐寧扭頭回頭。見敵追至切近。冷不防反臂掄槍就砸。

龐天蕩招架不及。忙使鎗裡藏身的工夫。躲閃過去。大槍杆正砸在馬鞍橋上。吧查一聲。把馬鞍砸個粉碎。那馬被槍震的一敗頭。驚跳下去。龐天蕩一翻身。復反騎在破鞍子上。一手抱雙戟。一手緊勒絲韁。好容易才把馬勒住。悶馬反回陣中。方臘一見大怒。捧大刀就要臨敵。當有開國王金刀太歲劉世仁說道。大王息怒。待我會戰賊人。說着一磕飛虎靴。一手提大刀。一手抖絲韁。催馬到當場。大喝道。大胆梁山草寇。敢以回馬槍取勝。待某擒你。金槍手徐寧。橫槍立馬當場上。見來人頭戴鎧鐵荷葉板沿盔。身披鎖子連環大葉魚鱗甲。倒掛魚拖。翻掩鐵荷葉。背後八杆獲背旗。勒甲絛胸前雙繫十字絆。兩葉戰裙護馬面。虎頭戰靴。牢踏赤金蹬。跨下青鬃馬。鬃尾亂扎。掌中大斫刀。繞眼爭光。往臉上看。面如重棗。眉似漆刷。鼻如懸胆口如火盆。雙目如燈。鋼髯繞頰。看罷。喝道。叛逆通名受死。劉世仁一捧大刀。通能姓名。喝問道。爾叫何。金槍手徐寧。笑道。某是徐寧徐頭領。看槍取你。當時把大槍一抖。金鷄亂點頭相似。撲魯魯。向面門扎到。劉世仁擺大刀就崩。那知徐寧早就大槍抽回。劉世仁順水推舟。向徐寧脖項砍去。徐寧側身縮頭。躲閃過去。二馬一錯蹬。互相衝過。復反圈回馬來。又戰在一處。劉世仁的刀治力猛。徐寧的槍疲馬快。二人的勢均力敵不分勝負。戰了有百十個回合。徐寧漸漸有些不支。因為他與龐天蕩已戰了多時。又遇上這幾個硬對。所以筋疲力盡。劉世仁是越殺越勇。緊緊的相迫。徐寧累的滿頭是汗。遍體生津。

這一招。抖槍向敵人的脇下刺去。劉世仁格開槍。背反磨盤刀。向腦海削來。徐寧忙一低頭。大刀削在頭盔上。撲赤一聲。頭盔落地。髮髻蓬鬆。徐寧倒提大槍。敗回本陣。劉世仁並不追趕。捧大刀。立馬陣上。喝道。那個前來送死。話未說完。就見梁山的陣中。一人飛馬至陣前。手捧釘釘狼牙槊。喊叫如雷。說道。待僚霹靂火秦明。打死你這狗頭。聲到人也到。手起槊落。劈頭打下。劉世仁心說。這傢伙是急查的呀。忙用大刀去擋。當郎一聲響亮。刀與槊撞在一處。兩個人都覺着兩臂發麻。各一怔神。二馬錯鑿衝了過去。復又圈回馬來。重新交戰。秦明是急性子。緊咬鋼牙。接二連三的。掄槊亂打。劉世仁也是積極的應付。兩股兵刃。疾如暴雨的一般。爭戰起來。兩匹馬住來馳騁。快似電掣。戰約二百餘個回合。竟未分出高低。累的戰萬。渾身是汗。氣如蒸籠。又戰了百餘個回合。劉世仁喝道。且住。秦明橫槊問道。你爲何不戰。莫非法敵了麼。劉世仁怒道。那個懼你。現在戰馬已乏。你我換馬再戰。務必拚個死活。秦明說好。你我且回陣去。說罷。各自撥馬。各歸各陣。不一時兩下裡都換了戰馬。復反出陣。到在疆場。又爭殺起來。戰了多時。天已昏晚。仍是不分勝負。方臘忙傳令鳴金。同時梁山陣中。也是鑼音大起。兩個人一聽鑼鳴。各自圈馬回歸本陣。方臘收兵。命王大綬在城外營中。嚴加防守。自己乘馬入城。至都督府。下了坐轎。來至廳中。命人擺上酒筵。與四王爺方蛟。五王爺方統。及五王。八候等一同入座飲酒。方臘說道。今

日之戰。不想龐王爺。竟中了敵人回馬槍之計。這是吃貪功的虧了。將來再不要輕敵了哇。龐天蕩說道。大王教言。某當謹記。方臘笑道。聖人說的好。必也臨事而懼。好謀而成。這句話是戰陣的秘訣。就以劉王爺來論吧。與那霹靂火秦明死命相爭。勇勇矣。可是與戰事上。毫無補益。皆因那秦明乃是性急的人。就應乘他這性急贏他。何心與他苦拚。對於性急的人。當以遊關之法勝之。彼越急。我越靜。彼越怒。我越安。由靜定之中。何患不勝敵人。這都是戰陣的要着。若憑血氣之勇。暴虎憑河。死而無憾的那樣對敵。孤甚不謂然。望諸位勿以孤言爲河漢。衆人齊道。衆等當以大王之言。置諸座右。銘佩在心。方臘笑道。如此孤方無憂。少時酒飯用罷。各自安歇。次日晨。方臘率衆人出城。入大營之中。傳令列開陣勢。紮住陣脚。當命安國王鐵鑪蘇振杭江文茂。出陣討戰。江文茂遂把戰馬一催。來到當場。勒馬喝道。梁山賊寇。那個敢來。與某決一死戰。話未說完。見梁山陣中。一將催馬衝出。手捧大刀。到在陣前。喝道。待僚鎮蒲東大刀關勝取你的狗命。說道已至切近。擺刀劈頭就斫。江文茂舉鎗相迎。兩個人戰在一處。刀鎗往還。各不相下。戰了約數十個回合。勝負不分。兩陣上戰鼓。如爆豆相似。相持多時。關勝賣個破綻。等敵人的鎗。兜頭打下。大刀往外一磕。趁勢橫腰斬來。江文茂懷中抱月式。往外一推。關勝撥刀頭。獻刀握。向敵人脇下便扎。江文茂想躲已來不及。忙一側身。大刀握。在腰際穿過。把甲葉挑開。腰間豁了一道血槽。

江文茂大吼一聲。敗回本隊。當時怒惱定國王三手將軍小神槍史繼強。催馬至陣前。喝道。草寇休要逞能。現有小神槍史王爺。取你性命。說着擰槍就刺。關勝用刀格槍。兩個人在戰場上。槍去刀來。打在一處。戰了百十餘個回合。史繼強撥馬便走。關勝拍馬舞刀。隨後趕來。史繼強關勝追至切近。暗把飛鏢取在手中。翻身抖手。把鏢打出。關勝在這追趕間。猛然見一點寒星。迎面飛來閃身一躲。略慢一些。肩頭上中了一鏢。急忙撥馬敗回本陣。史繼強圈馬至當場。捧槍待戰。梁山泊軍中。衝出一驥馬來。上駝一將。頭戴紫巾。身穿箭衣。手捧五勾神飛槍。到在戰場。大喝。史繼強休得猖狂。俺豹子頭林冲擒你。說着頓大槍劈面就刺。史繼強挺槍相迎。兩個人殺在一起。同是周家槍法。彼來我往。各不相下。戰了百十餘個回合。史繼強見林冲的槍厲害。不敢戀戰。撥馬便走。林冲哈哈大笑道。娃娃呀。休要耍乖。某決不迫你。你就去罷。說着圈馬回陣。史繼強只得乘勢也回歸陣中。天色已晚。各自罷兵。次日晨。方臘傳令。把陣勢列開。親自提大刀。拍馬出陣。來至當場。馬打盤旋。戰鼓如雷。方臘把馬勒住。捧大刀。抖丹田一聲斷喝道。梁山賊寇。那個與某家一戰。一言未了。聽梁山陣中。一通戰鼓過處。門旗閃開。一騎馬衝出陣來。上騎一將。輕裝軟扮。手舞雙槍。來至陣前。說道。現有雙槍將董平。捉你這罪魁惡首。方臘大怒。捧大刀力劈華山勢。兜頭劈下。董平知道他的刀是寶刀。不敢用槍去架。忙把馬往旁一帶。方驀開刀。用風

鳳單展翅的招數。向方臘脇下便扎。方臘反手用刀往外一掛。董平抽槍換勢。兩匹馬衝了過去。各自圈回馬來戰在一起。終是方臘的刀法絕倫。任董平的槍法怎巧。也難得半點便宜。戰了不過三四十個回合。被方臘一刀。削折了雙槍。董平擇槍。徒手收回陣去。方臘勝馬笑道。梁山鼠輩。諒你等還有幾合勇戰。那個還敢上前來與孤一決雌雄。話未說完。早有小溫候郭盛。挺畫戟。催馬出陣。喝道。方臘休得賣狂。現有郭頭領。取你的狗命。說罷。抖戟就刺。方臘並不答言。用大刀向戟上便撩。郭盛抽戟不及。倉郎一聲。戟頭落地。郭盛抹馬戰回去。方臘並不追赶。笑道。鼠輩出來的快回去也快呀。那個再與孤一戰。當時怒惱了小李廣花榮。拍戰馬。抖大槍。來到陣前。方臘一擺九鳳朝陽刀。攔腰便斬。花榮用鎧裡藏身的工夫。躲過大刀。身形並未翻上鞍橋。順手一槍。槍杆貼着馬後胯。向方臘的馬腹扎去。方臘心說這小子好快的槍法呀。忙用大刀磕槍。花榮抽回大槍。二馬錯鑿。衝了過去。花榮翻上了馬。把馬圈回。與方臘戰在一處。鬪了數十個回合。花榮見難取勝。抹馬便走。把大槍掛在鳥翅環上。抽弓搭箭。翻身向方臘射去。方臘早留着神哪。見箭射到。伸手一抓。把箭接在手中。第二枝箭。又劈面射來。一側身。躲閃過去。將手中箭擲之於地。拍馬舞刀。追趕上來。喝道。你還有什麼絕技。儘管施展。花榮並不答言。催馬收回陣去。方臘圈馬至陣前。橫刀待戰。梁山泊的陣中。雙鞭呼延灼。催馬來到陣前。一話不發。舉鞭便打。方臘

捧刀還招。兩個人爭戰起來。鬪了十幾個回合。被方臘一刀磕飛了鋼鞭。呼延灼敗回陣去。盧俊義一見連敗數陣。不由大怒。催動寶馬。來到當場。方臘一見盧二爺出戰。帶笑問道。玉麒麟你來會戰。盧二爺答道。然也。我既出陣。何不下馬就擒。方臘說道。孤久知你是個人傑。何必屈身於水泊之中。大丈夫。當縱橫宇宙。你若隨順孤家。不失封王之位。富貴與人共之。盧二爺丕的一聲。唾道。某雖棲身水泊。乃是迫不得已。豈與甘心爲匪者同日語。某今提師南下。仗義爲國除賊。爲民除害。以贖前愆。而洗罪名。恢復我清白之身。方遂我平生之志。你若識時務。趕快下馬就縛。以免生靈塗炭。方臘聞言大怒。喝道。我捏你這無知匹夫。不識抬舉。着實可惱。待孤取你性命。說着。拍馬舞刀。直取盧俊義。盧俊義那敢怠慢。把馬往旁一帶。躲開刀。掩槍就刺。方臘說聲來的好。用刀往外就磕。盧二爺把大槍抽回。兩匹馬衝了過去。復又圈回馬來。爭殺在一起來。刀來如泰山壓頂。槍去似怪蟒旋窩。這場爭戰非同等閑。一個是獨霸江南的巨寇。一個是馳名河北的豪傑。各展所長。拚命的苦鬪。戰鼓頻敲。響如爆豆。方臘雖然是兇勇異常。所幸盧二爺是寶馬龍駒。又兼槍法精奇。始殺了一個平手。但是取勝是不易的。戰了有二百多個回合。仍是分不出上下。方臘心中暗暗佩服。想道。此人若爲我用。豈不是條好騰臂。他雖然是這麼想着。刀法絲毫不敢疎懈。盧二爺也加着百萬分的小心。把五勾神飛大槍。使的神出鬼沒。盡力的厮杀。兩陣上的人。

全都看的呆了。直殺的陣雲迷漫。土雨紛飛。兩匹馬鬃尾亂扎。往來馳驟。快如閃電。又鬪了有百十個回合。天色已晚。方才能戰。合歸本隊。方臘入營。下了戰馬。至大帳中升了座。發放軍情。用罷戰飯。遂向王大綬說道。你在此要妥爲防守。仍打着孤的旗號。千萬不要出戰。少時孤便去水師營。進兵直取梁山泊。梁山泊被孤得過來之後。盧俊義等不戰自退了。孤所囑之言。切勿違悞。否則。定按軍法從事。王大綬說道。請大王放心。末將決不敢稍有違悞之處。方臘大喜。候至三更時分。率同三神五鬼五王八候。悄悄的離營。乘馬向飛龍廟水師營而來。天色將晚。已然來到。三王爺方恒與方金定。早得着信。出水師營。迎方臘等上了船。至水師營中軍之中。入了座。方臘不暇休息。遂命三王爺方恒。與勇南公主閃電夜叉方金定。率領一枝水軍。俟梁山泊的水軍被轟炸後。便催軍前進。去望月潭屯紮。不得有悞。又命膠州二鬼。橫江水鬼陳錦。滋毛水鬼陳亮。率五百水鬼。爲前軍。命四王方蛟。五王方驍爲合後。命安國王江文茂。爲左軍。護國王龐天蕩爲右軍。分派已畢。復命人。督催三江水帥寶飛雄。開海鯨魚潭于成龍等火速設施水雷。寶飛雄等遵令。率二百名水雷軍。帶着鋼輪火櫃。走水底綫貼着河底。分波蹈浪。直至梁山水師營之下。把鋼輪火櫃機關擰動。密佈在江底。安放妥當。仍由水底回歸本隊交令。不一時就聽轟隆一聲價嚮。聲震山岳。波濤掀起。方臘出營觀看。見滿河的黑烟迷漫。河水濺起有數十丈餘高。霎時烟消波靜。梁山

的水師營。已化爲烏有。只有些碎船片子。與旗幟等項。順水飄流。方臘心中大喜。當時傳令。命方恒與方金定。火速進兵。方恒等遵令。拔營去訖。方臘俟方恒的船隊開拔之後。過命膠州二鬼。率水鬼嘍兵。催船急進。膠州二鬼領令去後。方臘始自統大軍。隨後繼進。浩浩蕩蕩。順流而下。方臘手抱兵符。坐在船頭之上。後面有人給捧着九鳳朝陽刀。大軍越過望月潭。直向梁山進發。方臘的心中。這份高興就不用提了。以爲是梁山泊垂手可得。山東也就在掌握之中了。山東一得過來。直取汴梁。宋室江山。何愁不歸我有。他正在高興之際。猛聽得轟隆一聲的價響。把戰船震的搖擺不定。船與船。互相亂撞。方臘大吃一驚。心說是中了敵人之計也。正在吃驚之際。忽有前哨駕船來報道。我前軍已中水雷。全軍盡沒了。方臘一聽。心說我以水雷崩人不成。及被人用水雷崩了我。嘿。這真是想不到哇。正在思想之間。忽然聽前面。連珠砲響。轟隆之聲。接連不絕。方臘一聽。忙傳令我軍速退。當時前隊變爲後隊。後隊變爲前隊。急急往回裡撤退。將退過望月潭之後。忽聽一聲響。有一枝水軍截住歸路。前哨忙報道。現有梁山泊的水軍。把江面截斷。請令定奪。方臘吩咐再探。心說。好厲害的宋江啊。果然是用兵如神。非孤所及也。忙命水軍列開陣勢。節節進逼。相離切近。見宋江站在戰船之上。頭戴金盔。身披軟鎧。外罩大紅袍。懷抱兵符令箭。左有小李廣花榮。柱槍而立。右有豹子頭武師林冲。按劍而站。後面許多頭領。雁排翅分列。真個是

盜明甲亮。軍容森嚴。宋江見方臘立在船頭。拱手說道。大王前來無恙。宋江已候多時。現在大王腹背皆被某遮斷。已成釜中之魚。休想脫逃。不如急早就縛。以免多傷士卒。方臘怒道。諒爾梁山草寇。何足以禦吾。不用說背腹遮斷。就是把我包圍。又何懼耶。爾等與孤抗橫。不啻螳臂當車。自尋死路。宋江冷笑道。大王真是大言不慚。爲今之計。把你那野心收斂收斂吧。歷來禍國殃民者。有幾個能成大事的。無非空作些孽耳。方臘怒道。住口。孤自據守金陵以來。宋朝江山已半歸我有。凡順我者生。逆我者死。孤一把寶刀。縱橫天下。誰敢擋吾。孤乃墮運而生之真命主。國即是我之國。民即是我之民。任我所禍。任我所殃。何孳之有。你等火速退開。不然我立時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宋江笑道。大王休要在睡裡夢裡。現在我擒住兩個人。請大王觀看。遂傳令手下人。把被擒的叛逆。押至船頭。當有李逵。魯智深。湯隆。劉唐等四人。遵令去訖。少時由艙裡押上兩個人來。按在船頭之上。兩個人都是用姆指粗細的繩子捆着。宋江說道。大王請看。這被擒的兩個人是誰。方臘一看。直氣的哇呀呀的怪叫。原來被擒的乃是勇南公主閃電夜叉方金安。與三王爺方恒。方臘尙未及答言時。遷由艙裡鑽了出來。扯着左嗓子喊道。方臘呀。你知道是受誰的害嗎。實對你說。就是時太太爺把你害了。皆因探桃源縣。還有不才我哪。你雖然防範的嚴密。那裡知道時太太爺。神通廣大。借土遁回。把你的機謀洩露。我宋三哥將計就計。給你斷絕了歸路。又用水雷炸

了你的前軍。這有個名稱。叫作以其人之道。還制其人之身。小子你明白啦。我們雖搭上一個候健。可是崩了你數百名水軍。這總算也够本兒啦。時太太爺建立這不世之功。將來也可以換一個官兒作作。方臘怒罵道。這憑你那腦袋。還要作官哪。時遷說道。腦袋雖小。我不會另作紗帽嗎。那用不着你小子操心哪。話跟你交代明白啦。叫小子你死而無怨。方臘聽時遷說了這片話。直氣的目瞪口呆。心說。我防備的那麼嚴。怎還叫小子跑了呢。原來時遷。候健被拿。他把身形崩在房簷之下。隱藏起來。至夜深防守的人都疎懈了。他溜了下來。鹿伏鶴行的。潛至倉房中。由腰中把挖地道的包袱解下。打開了把應用之物取出。帶好了護頂刀。鐵甲指。鐵錘等項。他就在倉房裡。挖起地道來。也就在天將發曉的時。他已竟挖出城來。把地皮挖通。鑽了出來。一看正在一個大樹林間。離大營已不甚遠。忙換好了衣服。回歸營中。宋江見時遷一個人回歸。遂問道。你怎麼一個人回來了。候健上那裡去了。時遷說道。他回不來啦。我還是免強回來的呢。宋江問道這却是何說。時遷當把經過情形。備細說了一遍。宋江聞聽拍案說道。好。候賢弟拚一己之身。顧全大局。死有餘榮。我們大家努力。平了方臘。給他報仇也就是了。時遷說道。三哥先別說閑話。赶快商議破敵之計吧。宋江說道。我自有的計。你且退下。時遷碰了個釘子。自言自語的說道。我這不是三個鼻子眼。多出口氣兒麼。說着退了下去。宋江向盧俊義說道。請二弟率陸軍在此屯紮。俟方臘回水軍後。便乘

奪取桃源縣。我留武松。石秀。楊雄等在此協助。俟贖付方臘三天戰爭之後。我便退回水軍計議已定。聽敵陣中杓聲大起。戰鼓頻催。宋江等當即傳令。列陣以待。連戰三日之後。宋江與吳用率衆頭領。悄悄回歸水師營。比及來到。李俊迎接入了大營。宋江立命九尾龍陶宗旺。潛伏在水底。偵者敵人設施水雷。陶宗旺遵令去了。復命人通知夏海龍。預備迎附方恒等。設法擒拿他等。又命凌振率砲船。在望月潭百里以外去埋伏。並暗設水雷。俟把賊人的前軍炸了之後。便施放連珠砲。以寒敵胆。當時分佈已畢。專待陶宗旺回報。單說陶宗旺伏在水中。待了不大的工夫。見有兩個賊人率帶水雷軍。走水底綫。向水師營底下洩來。陶宗旺見賊人放好鋼輪火櫃。魚貫的由水底回去了之後。忙出水上船。入營報信。宋江聞報。率衆駕輕舟退歸望月潭。水師營虛設旗幟。膽了空營一座。宋江等率隊來至望月潭。早有夏海龍迎接出來。不及叙禮。一同入大廳。宋江向夏海龍把經過情形。詳細說了一遍。繼續說道。請老太爺子。俟方恒等到來。務必把他等拿住。夏海龍說道。我自計捉拿他等。你們趕快到望月潭後。青石磯隱藏去吧。以防被他看破綻。宋江等當時率衆。向青石磯隱藏去了。夏海龍與白眉大師和妙修夏玉蓮等。專待方恒等到來。待了多時。忽聽水雷爆炸。聲震山谷。夏海龍不覺點頭讚道。這要不是時遷探出消息。唉唉。梁山的衆人。豈不盡爲齏粉。好毒的惡計呀。正讚嘆間。忽有嘍兵來報。說道。現有三王爺方恒。與公主方金定領水軍來到。請

老寨主出迎。夏海龍聞報。忙率衆出迎。至沙灘上。見方恒與方金定。把水軍紮好。棄船登岸。夏海龍上前相迎。方恒與方金定。趕緊過來見禮。相携入了大寨。進了廳中。分賓主落坐。從人獻上茶來。方恒說道。老太爺呀。你老人家聽見那一聲巨響了麼。夏海龍說道。我聽見啦。我正要派人去探。不想你們就來了。方恒當把所進行的計劃。備說一番。夏海龍假意歡喜道。諒那些梁山草寇必無焦賴了哇。說罷哈哈大笑。遂命人擺上酒筵。從人們調開棹椅。酒樂擺齊。夏海龍讓方恒等入座飲酒。飲酒中間。又談了會子用兵之策。飲過三巡。方恒與方金定。均翻身由椅子上。摔倒在地。夏海龍命人用粗繩。把二人捆上。甲解藥解救過來。方恒與方金定明白了之後。潑口大罵道。好你這忘恩負義的夏海龍。我兄待你如父。不想你竟私通梁山草寇。暗算我等。夏海龍說道。你等住口。我不忍生靈塗炭。故暗助梁山泊一臂之力。這正是老夫大義滅親。怎麼說是負義呢。來呀且把他二人押下。妥爲看守。不得疎忽。喚兵把二人押了下去。夏海龍一面派人探聽方臘的動靜。一面人去青石磯請宋江等。少時宋江等來到。夏海龍把拿住方恒等之事說明。宋江稱謝不已。重新擺上酒宴。衆人落座飲酒。正歡飲之際。探子回來報道。方臘已竟率大軍。過了望月潭。出去有三四十里了。夏海龍聞報。向宋江等說遣。咱們速把方恒等帶來的水軍。先收服過來吧。宋江說道。老人家言之有理。咱們就趕緊前去吧。說着。衆人一齊起席。出離大寨。夏海龍把本山的水軍調齊。命將

方恒的水軍。團團圍住。本山的水軍頭領捲海蛟潛金聲。領令去訖。夏海龍與宋江等。各持軍刃。闖入方恒的水軍中。手起軍刃落。先殺死之幾個頭目。喝道投降者免死。衆水軍那敢抵抗。一齊拋了軍刃。口稱願降。夏海龍遂令褚金聲另行編制。宋江這才重整水師營。與夏海龍又借了許的船隊。把方恒等帶至營中。傳令拔營起寨。舳艫相迎。浩蕩蕩開至飛龍閣。紮住水師。列開了陣勢。專待方臘回歸。這日探船回報。說道。方臘的前軍。已被水雷轟炸無遺。現方臘統大軍不久就退回來了。宋江把手一擺。說再探。探子退去。宋江傳令。沿江佈陣。不得放方臘的水軍衝過。方才佈置妥當。方臘的大軍業已開到。宋江與方臘答話。命人把方恒等綁出。時遷又用話一激。真氣的方臘。怪叫如雷。傳下令去。各軍捨命衝殺。當時衆船隊。紛紛衝殺過去。宋江忙傳令。火箭隊火噴隊。速速施放。各隊梆聲一起。一齊向方臘的船隊射去。宋江又命石砲隊。發放石砲。這一陣砸打燒射。方臘的水軍。死傷一片。並且還燒了數艘大船。方臘一見。梁山的火箭厲害。忙傳令我軍速退。把船隊退出數里。方才紮住營寨。命劉世義與劉世仁率一隊水軍。守禦後方。以防有敵軍。由後襲擊。此時天已昏黑。兩下相持了一夜。次日方臘率船隊又攻了上來。棒大刀立在戰船上討敵要戰。宋江只是堅守不戰。專以火箭當先。鬧的方臘無計可施。焦灼異常。一連攻了數日。也並未攻了過去。方臘正在無可如何之際。忽見一人駕小舟。飛奔而來。展眼來至切近。方臘一看。乃是

夏海龍趕來。心中雖然不悅。但是不好發作。忍氣問道。老人家來此作甚。夏海龍說道。特來與你解圍。你且稍待。待我見宋江去。說着催船前進。離梁山的船隊不遠。口中喊道。請宋江上前答話。現有老夫到了。水軍忙報與宋江。宋江聞報。來至船頭。拱手向夏海龍問道。老人家來此作甚。夏海龍我來此與你們解合解合。不知你們很聽我的言語否。宋江笑道。老人勿無有什麼吩咐。江等是惟命是從。夏海龍笑道。既然如此。老夫這魯仲連便好作了。那方臘與我有父子之關係。老夫豈有坐視不救之理。再說江南王與老夫曾留過面目。沒跟你等爲難。你等理應把他放過。論私情過是禮之當然。論公事也深合用兵之道。你等想因獸猶鬪何況人乎。若非逼他捨命衝殺。闖了過去。那時兩敗俱傷。於你們也諸多不利。再者說方大王的兵力。不弱與汝等。汝等雖能軍。恐相持日久。未必圍困得住。不若得好就收。放過他等。然後再正式開戰。那時誰勝誰負。老夫決不過問了。不知你等意下如何。宋江拱手陪着笑臉說道。老前輩所諭。江等敢不遵從。當即傳令。我軍閃開一條水路。任方臘的船隊衝過不得阻攔。倘敢違抗。以軍法從事。這道令傳下。各船隊依着次序。閃開一條闊路。老英雄夏海龍笑向方臘說道。老夫與大王即然父子綏關。決不能有負大王。今與你等解合。那宋江念老夫居於尊長之位。並未拂老夫之意。業已與大王閃開了一條水路。請大王赶快率軍衝過嗣後你兩家的軍事。老夫便不過問了哇。方臘站在船頭。捧九鳳朝陽大刀。躬身說道。義父

爲我從中分神之處。我是銘感五中啊。可是我那胞妹方金定。與三胞弟方恒。不知怎麼會被宋江擒去。其中的事情。孩兒對於老家人。頗不釋疑團。夏海龍聞言。面上不覺一紅。免強答道。令妹與令弟。雖然被擒。憑老夫一言。憑保毫髮無傷。立時放歸。方臘強笑道。既然如此。就請義父不惜一言。把我妹妹與三弟要回。孩兒是感恩不盡。夏海龍答道。這事太容易啦。遂轉身向宋江說道。好朋友做事。必不叫好朋友爲難。你們若體念老夫處在這左右作人難的地步。可速將勇南公主與三王爺。用船安全送回。不然。老夫是不依的。宋江說道。請遵尊命。遂吩咐把方金定與方恒。火速用一隻小舟。送回方臘的營中。衆人遵令。把方金定與方恒。攙在一葉小舟之中。把綁繩解開。送至方臘的戰船近前。方金定與方恒。一躍跳上自己的船隻。所送的小船。返回本隊交令。夏海龍復向方臘說道。大王這沒有什麼說的了吧。請速衝過去。重整旗鼓。另想抵敵的妙策吧。方臘並不答言。傳令我軍火速衝了過去。當時前軍先行船隻。如箭離絃的一船。穿過梁山的水師營。方臘見前軍已竟開了過去。向夏海龍略躬身。揮動大軍。浩浩蕩蕩。陸續衝波破浪的闖過梁山的水師營。開出約四五里的水面。方臘傳令。我軍開往微山湖。衆水軍遵令。急急向微山湖進發。不一日船進微山湖。至臥牛灘。船隻攏岸。方臘棄舟登岸。當時傳令。水軍沿湖紮下連營。陸軍登岸。步步爲寨。水陸兩軍遙相呼應。此時漳泉二州的水鬼嘍兵。業已開到。漳泉的水鬼頭領。名喚伏水江獺。

韓登。泉州水鬼頭領。叫作井裡蛤蟆都濤。二人聞聽方臘率水陸大軍開到。忙至湖邊迎迓。方臘令他二人。各率三千水鬼。沿湖游戈。以防梁山的人前來窺探。二人領命去了。方臘率軍至山上紮下大營。入中軍升座發放軍情已畢。令三軍埋鍋造飯。準備廝殺。原來這微山湖位於山東江蘇兩省之間。北接濟甯灣山湖。南隣江蘇銅山縣。周圍計四百餘里。湖中的土人多以打魚爲生。出產豐富。方臘踞守此處。希圖是進取山東。然後轉向河南。直取汴梁。以期一戰成功。他的打算是這樣。焉知天不遂他的願呢。將把隊伍佈置妥當。正在升帳理事之際。忽有嘍兵入帳報道。啓稟大王得知。現有桃源縣都督王大綬。率軍來到。現在營外求見方臘聞罷。呀了一聲。跌足說道。桃源必失守了。遂向嘍兵吩咐道。着他入帳來見。嘍兵退出。不一會兒。王大綬隨嘍兵入帳。跪在帳下說道。末將不才。一時不慎。把桃源縣失守。伏大王治末將以應得之罪。方臘說道。你且起來。把失守的情形。說來我聽。王大綬遂立起來。把經過的事實。叙說了一遍。方臘聽罷。換頭說道。梁山等人用兵如此厲害。實是孤一心腹大患。究竟那桃源縣。怎麼失守的呢。自皆因方臘返回水軍。宋江用時也潛回水寨。臨行時。密囑盧俊義。乘桃源縣空虛。必須極力攻打。盧二爺待宋江等去後。遂勦兵秣馬。預備攻城。次日天將發曉。盧二爺命衆軍列開陣。拍馬舞槍。當場討敵要戰。王大綬只得也把隊伍列開。催動戰馬。來到軍前。橫刀向盧二爺喝道。梁山草寇。山草猖獗。待某取你的狗

命。盧二爺笑道。你非吾敵。可速令方臘出營。與某一決勝負。王大綬說道。你乃無名草寇。何勞方大王親自出馬。盧二爺冷笑道。叛黨休要巧辯。那方臘已不在軍中。回水師去了。你還打着他的旗號作甚。這種掩耳盜鈴的計策。欺人不啻自欺。焉能瞞得過我。聽我良言。趕快把城獻了。歸順朝廷。豈不比爲逆強的多麼。王大綬聽罷。暗自叫苦不迭。心說此計已被梁山的賊寇識破。大王那邊。恐怕也要失利呀。只得與盧俊義。先拚死活。再說吧。想到此處。舉刀就刺。盧二爺把馬往旁一帶。剎過刀去。擰槍就刺。王大綬用刀來掛大槍。盧二爺抽槍換勢。兩匹馬。在疆場上。往來馳騁。兩柄軍刃。上下翻飛。戰了四五十個回合。王大綬漸漸不支。撥馬撤回本陣。盧二爺把大槍一搖。三軍吶喊一聲。齊向敵陣攻殺上來。攻了多時。敵陣堅守。避不出戰。用箭弩抵禦。盧二爺見攻不破敵壘。恐多傷士卒。忙傳令收兵。衆三軍遵令。紛紛退回本隊。盧二爺也退回營中。下了戰馬。至大帳中升座。發放軍情。第二日探馬入營報道。敵人的大軍已退入城中去了。盧二爺聞報大喜說道。賊軍退入城中。已成釜中魚矣。遂傳諭各軍。每人防備沙土一囊。如無者立斬。這道諭傳畢。當命武松。史進。率軍攻打東門。楊雄。石秀攻打西門。李逵。湯隆率軍攻打北門。又命解珍。解寶。率領一枝軍馬。在距南門以外十里遠近埋伏。俟賊軍逃到。必須齊心努力大殺一陣。不得違悞。衆將領令退下。盧二爺命衆軍飽餐戰飯。防備在黃昏後。聽令攻打城池。吩咐已畢。略事休

息。展眼到了黃昏時候。盧二爺一聲令下。衆頭領率軍一齊發動。盧二爺拍馬提槍。在後督戰。衆頭領與三軍。搶至城下。把土囊堆起。立成山積。東門方面。九紋龍史進。一手挽擋牌。一手持刀。首先登着土堆攻城。城上矢石如雨。史進身被數創。由土堆墜落下來。武松大怒。舞動雙戒刀。撥打鵬翎。躍身而上。衆軍相隨噪進。一鼓作氣擁上城頭。史進由下面爬來。帶着傷。也搶上城去。西門那邊。楊雄與石秀。分帶士卒。攻上城來。城上灰瓶砲子紛紛砸打下來。楊雄等身上都受了重傷。鼓着勇氣。拚着命。也攻了上去。北門方面。湯隆掄着大鐵錘。攻上城去。被城上用滾木打了下來。衆軍見主將受傷。紛紛往下退。李逵一見不覺大怒。哇哇的怪叫如雷。脫了個赤條條的。掄開大斧。斫死了幾名軍士。督着往上硬攻。李逵身上雖然中了幾個砲子。仗着皮粗肉厚。並不理會。還是一個勁兒的往上攻。金錢豹子湯隆。蹣起來。也是哇呀。哇呀的怪叫。又順土堆搶了上去。到在城邊。有一個敵將。抖槍刺來。湯隆伸手把大槍捱住。狠命的往下一帶。竟把敵將由城頭帶下城去。摔死在地。湯隆乘勢搶至城頭。趕殺敵軍。此時東西北三面。都得了手。李逵跑至城下。趕散了守城的敵兵。掄大斧把城門斫開。放盧二爺入城。盧二爺一馬當先。率大軍殺入城中。王大受見梁山的軍馬入城。料難支持。忙率敗殘的軍馬。由南門逃出。幸喜南門外並無敵人。心中略安。急催軍速行。行出約有十幾里路。見前面道旁。盡是叢林。傳令衆軍。小心埋伏。比及切近。忽

聽一棒鑼鳴。左有兩頭蛇解珍。右有雙尾蝎解寶。各領一枝軍馬殺到。敵軍已無鬪志。拋下刀矛甲仗就跑。王大綬無法制止。只得催馬也跟着跑吧。解珍解寶。趕殺多時。這才回城交令。王大綬率軍逃至江干。遙見滿江盡是梁山的旗號。知道水路上也失了勞。忙率軍沿江而下。到在徽山湖切近。方得着消息。方臘已屯兵徽山湖。行至湖邊。水師營見是自己人。不用船把王大綬的隊伍渡過。王大綬棄舟登岸。來至山上至中軍大帳。見了方臘。忙跪倒帳前伏。請罪。方臘說道。此乃孤失於算計。將軍何罪之有。火速起來。可將失城的情形。說與孤聽吧。王大綬立起身來。細經過的情形。詳細說了一遍。方臘聽罷。點了點頭。慨然說道。真是棋走一着錯。孤若不貪着炸梁山的水軍。那能有此失。此後用兵。必須要持謹爲是。王大綬諾諾稱是。退到一旁。方臘遂傳諭水軍。沿湖一帶。設下銅網。暗伏水弩。以防敵人潛由水中。前來偵視。水軍當時遵命埋伏妥當。此時宋江已把凌振等。調集在一處。遂傳令水軍。開拔船隊。直向徽山湖開來。不一日已當開至切近。宋江傳令。繫下水師連營。當時水師繫好。宋江把水軍頭領。調集中軍之內。說道。我軍現已進攻至此。敵人深避不出。顯係欲緩我軍。望衆家弟兄。奮勇前往一探。以便設法破敵。不知那位弟兄敢去。當有九尾龜陶宗旺。童威。童猛。阮小五。阮小二。阮小七。張橫。張順等。一齊說道。小弟等願前去偵探一番。宋江笑道。既然賢弟等前往。必須要多加小心。陶宗旺等齊說道。不勞三哥囑咐。

小弟等必不悞事。宋江說道。你們必須要連絡一起。泗水前去。切不可分散開。以免互相不能顧及之虞。陶宗旺等。諾諾而退。候至夜晚。衆人換上魚皮水叉。惟有陶宗旺。脫得一絲不掛。因他久在水中。泡了一身水鏽。那水鏽經水一泡。遍身都起一種粘涎子。異常的滑溜。刀劍不入。天生的這種護身的東西。所以他每逢入水。並不穿皮叉。反比那皮叉保險的多了。這也是他的特殊之處。他與衆人離船入水。一直向微山湖泗來。分波蹈浪。走水底綫。如箭離絃的一般快。展眼離湖的對岸切近。不想阮小二與阮小五。悞觸在水弩上。水弩暴發。躲閃不及。身上肉厚處。已着了數弩。陶宗旺洩了過去。把阮氏弟兄救了下來。雖然忙退回水師營中。把方臘守嚴密的情狀。向宋江回稟了一番。宋江聽罷。慨然嘆道。似此佈防。何時得收全功呢。吳用說道。三哥不要焦爆。慢慢的想法破敵就是了。正說着。忽有頭目入艙稟道。現有石頭領由桃源縣前來報捷。宋江吩咐道。叫他進來。頭目退出。石秀。遵令入艙。與宋江吳用等行禮已畢。將捷書呈上。宋江展開觀看。心中甚喜。向吳用說道。桃源縣得了過來。尚稍強人意。當命石秀退下休息。石秀退出。早有燕青。晁再剛。時遷。孔明。孔亮等。把石秀讓入一隻大船上。一齊進入艙中。時遷命人擺上酒席。款待石秀。不一時酒席擺齊。衆了落了坐。燕青按位給斟了一巡酒。方才坐下痛飲。雷遷說道。現在咱們的軍事。早路上較比水路上順利呀。石秀說道。水路上若非是方臘親身率軍防禦。也早得了手啦。時遷

一咀一撇。小腦袋一晃。說道。兄弟你所說的話。未必對吧。石秀說道。怎見不對呢。時遷說道。本來是不對嗎。燕青插言問道。師傅既然說石頭領所說的不對。究竟你老是怎樣的見解呢。時遷嘿嘿的笑道。當然我自有的見解。晁再剛不耐煩的站起來說道。你把你的見解痛快說出來不就完了麼。何必等這麼些話呢。時遷說道。呆小子你喝你的酒就結啦。我說出來你准聽的懂嗎。石秀接言說道。大哥你別跟打差。你先說說你的見解我們聽聽。時遷喝了一口酒。伸了伸脖子。把酒一放。慢條斯理的說道。據我看這水路上不得手哇。並不在方臘親身防禦不防禦。是在宋二哥與吳學究。無謀少略。這要是我時遷。執掌兵權哪。早長驅大進。勢如破竹的。把金陵取過多時了。孔明一旁自言自語的說道。這年月吹牛沒死罪呀。時遷一聽。把鬍子眼一翻。說道。幼喝。你敢小瞧我嗎。我既然這麼說。我自然胸中就有成竹。豈空談者可比。孔明冷笑道。你自然有良策。爲什麼在中軍。不向我師傅與軍師說明呢。時遷說道。我是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各有各的責任。我豈能越俎代庖乎。孔亮向孔明攔道。哥哥別跟時爺往下說啦。我這兒都冒了酸水啦。你看時爺還轉上文啦呢。時遷笑道你等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。偶然我轉句文也不算新鮮哪。石秀笑道。咱們別扯閒篇啦。就請時爺書歸正傳。把那良策說給我們聽聽不成嗎。時遷說道。我對你們說出我的計策。那也是白費。石秀說道。怎見得是白費呢。時遷說道。我說出來。沒有胆大心細的敢去作。不也是枉然嗎。

石秀與燕青一聽時遷。說出這樣的話來。都有些不服。齊說道。我們的胆子。晒乾了也比你那身子大呢。只要你說出來。是怎麼辦法。我們就敢去作。你信也不信。時遷翻着鴿子眼說道。我可也許信。也許不信。燕青說道。你也不用不信。當初隻身入京都。大鬧殿帥府。空手奪寶刀。大戰高太尉。後來單人探幽州。巧遇雷朝山。結識田士玉。這兩件事。沒有胆子作得來嗎。時遷把小腦袋搖了幾搖把咀一撇說道。不算什麼出奇。石秀說道。想當初我獨探祝家莊。身入險地。安如泰山。大名府跳酒樓。隻身劫法場。我的胆子還算小嗎。時遷搖頭說道。也不算大吧。平平無奇。我不敢佩服。氣的石秀與燕青。顏色更變。恨不能把他揪過打他一頓。半晌還不出話來。孔明問時遷道。你倒是什麼計策呀。你說出來。他們要作不到你再輕視他們也不遲。石秀與燕青接言道。這話說的是。你先說你的計策吧。時遷笑道別忙。等我先喝口酒再說。說着。舉起酒杯。喝了一口酒。咧了一咧咀。還哈了一聲。方才說道。破方臘必須用旁敲側攻之法。方能成功。現在他不是聚集兵力。據守微山湖嗎。那金陵必然空虛。若有胆大心細之人。前去攪亂金陵。方臘得信。軍心必亂。那時趁勢進攻。管保一鼓而破之。石秀冷笑道。鬧了半天。就這麼個良策呀。也是平平無奇。時遷說道。你別管奇不奇。你們要敢去。就是好樣的。石秀與燕青說道。我們就此前往。時遷笑道。那金陵可不比幽州與大名府及汴梁啊。被處山水環抱。地勢險峻。且其中必有能人防守。那可不是鬧着玩

的呀。石秀與燕青。當時收拾俐落。各自帶好了軍刃。命嘍兵預備一葉輕舟。小舟備妥。二人離大船。駕小舟。令水手。繞道越過敵人的水師營。飄蕩蕩如箭離弦的一般。連夜向金陵駛來。這日來到金陵城下。小舟灣於岸旁。二人舍舟上岸。石秀與燕青分手。由東門入城。燕青俟石秀去後。方才起身。由北門混入城中。進得城中見六街三巷。非常熱鬧。真是商賈雲集。人煙輻輳。燕青看罷。心說。好一個名勝的去處啊。高高興興的信步閑遊。腹中覺着有些饑餓。見道旁有一坐高大的酒樓。聽裡面刀勺齊響。過賣用那極洪亮的噪喊堂。燕青不覺邁步。往裡邊走來。由樓梯到在樓上。過賣忙上前招待。讓到一個潔淨的坐位上。給打了一個手巾把。又倒過碗茶來。燕青擦完了臉。喝了一口茶。過賣笑着問道。你老喝什麼酒哇。燕青說你給來一壺女真陳紹吧。再給配兩樣下酒的菜。快一點來方好。過賣連稱是是。退了下去。不一會兒。酒飯擺齊。燕青自斟自飲。正飲得高興。忽見由樓梯上來一人。形色倉皇。燕青仔細觀看。見上來的乃是白髮蒼蒼一老翁。見那老翁顫顫微微坐到一張棹上。向夥計說道。你們掌櫃的回來也未。就見那夥計揚眉吐氣的說道。我們掌櫃的爲你的事。現到王府中去了。請你候一候。少時就能回來。正說着。忽聽樓梯一響。上來一人。夥計向那老兒說道。我們掌櫃現已來到。請你老跟我們掌櫃的交涉吧。燕青見此情況。料那先來的老兒。必有屈情。只得靜以觀變。就見那掌櫃的。到在那老者的近我。帶笑說道。我們小太保。命我請你

老前來。無非因前者那欠款。久未歸還。令我向你老人家追問追問。就見那老者戚然說道。老朽前欠小太保幾千兩銀子。蒙小太保爺。緩期歸還。並又繼續借與老朽一千兩紋銀。小老兒因漸貧困。無力償還。今又利上加利。本上加本。小老兒的買賣日見蕭條。可叫我怎能歸還呢。那掌櫃的。怒目說道。你這老兒太也不知抬舉。你所借的錢。都是我的保人。你不還少太保。少太保當然是找你不着。責任是在我的身上。我責任所在。不得不追問於你。實對你說罷。今天你得說出一個子午卯酉來。要是沒有一個相當的辦法。那是不能成的。聽那老翁顛顛微微的說道。小老兒若是買賣賺着。早就連本帶利的清還了哇。現在買賣一天不如一天。叫我拿什麼歸還呢。請你老替我維持維持吧。小老兒必忘不了你老的好處。又聽那掌櫃的冷笑道。你說的倒很輕巧。白花花的銀子。你使啦。我憑什麼在其中受熱呢。我也沒圖三個圓兩個的。你就想法子還錢吧。那老翁吳求道。小老兒現在身無長物。實在無法償還。請轉達少太保。緩些時日。小老兒變賣買舖。再為歸還吧。掌櫃的把眉毛一挑。眼睛一瞪。厲聲說道。你說什麼。現在債務已到歸期。還緩什麼時日。實對你說吧。你就趕快歸還吧。是你的便宜。如若不然。恐你性命難保。那老兒央求說道。就是要老小兒的命。不也是不能歸還麼。無論如何。請你老設法維持。請少太保緩些日吧。聽拿櫃的說道。你若是不能歸還我也能替你想個辦法。但是等少太保前來。方能定規。你先略等一夥兒吧。小太保這就前來

你且等着他老來時。我再替你維持吧。那老翁顫顫微微的說道。就請你老人家多多分神。替小老兒加些美言。小老兒是感恩不盡。聽那掌櫃說道。你就等者吧。少太保來時。我自然有法子替你維持就是了。那老翁是連拱手帶躬身的。表示感激。不盡的樣子。燕青看看心中着實的不忍。可又摸不清是什麼事。只得平心靜氣的聽個仔細再說吧。想罷。淺斟慢酌的好暗查動靜。忽聽樓梯一響。上來兩個豪奴。都是橫眉立目。兇惡的像貌。厲聲向過賣問道。你可給少太保爺留出坐位來沒有。過賣滿臉陪笑着答道。留出來了。留出來了。用手一指靠樓窗一張棹子說道。你老看那邊怎麼樣。惡豪奴斜着眼睛看了一下。說道對數着吧。正說着忽聽一片聲喧。喊道。少太保爺駕到了。兩個惡奴向來飯坐說道。起來。起來。別大模大樣的坐在那裡裝人哪。說罷。分站樓口兩旁。衆飯坐兒。那敢怠慢。忙着都立起身來。不一會兒。那位少太保率着十幾名僕從。走上樓來。燕青起先是昂然坐在那裡。並未起身。因爲衆人一站起來。擋着他的視線。不得不起身觀看。見那個少太保頭戴武生巾。身披團花大氅。內穿素緞襖袴。腰繫絲鸞帶。足穿快靴。腰懸寶劍。往臉上看。面色青白。並無一並血色。兩線細眉。一雙俊目。鷹鼻子。薄片嘴。兩腮無肉。就知是個好色之徒。過賣早迎了過去。讓至留的那張坐位下。少太保坐下之後。衆人方才落坐。過賣忙着打手巾把。沏了一壺茶。候茶泡濃。給倒上一碗。放在面前。那位少太保按寶劍。坐在椅子上。向那掌櫃的問道。你跟

他商議的怎麼樣了。那掌櫃的起身帶笑說道。我適才已竟向他追討了半晌啦。他總是百般的哀求。請緩期歸還。據小人看來。要他如數清還。恐怕是做不到吧。少太保怒目說道。做不到。就罷了不成。現在已過期多日。還要緩期。他真是賴帳能手哇。那老翁一聽。忙過來卑躬折節的央求道。少太保爺。小老兒是因買賣虧累。籌措無着。致未能掃數清償。小老兒天大的胆子。也不敢賴太保爺的賬啊。那少太保嘿冷笑了兩聲。緩緩的說道。我實對你說吧。我並不是注意在錢上。區區那幾個錢。倒不算什麼。就是得叫我順心。那才成哪。那老兒苦着臉兒。強作笑顏的說道。愛呀。小老兒怎敢不叫你老人家順心呢。你老人家指出個道兒來。我是百依百隨呀。那少太保看了那個掌櫃的一眼。互相點了點頭。復向那老兒說道。我要指出個道兒來。你准能依從嗎。那老翁連連說道。能依從的。能依從的。那少太保說道。你若准能依從的話呀。不但那筆欠款我不要餘外還能給你萬兒八千的。保你一生享受不盡。那掌櫃的接言向那老翁說道。老朋友你聽見了沒有。只要你能百依百隨呀。你那福可就大啦。今立時就能頓成富翁。那老翁連稱是是。遂問道。但不知少太保要我依從什麼呢。那少太保哈哈笑道。我要你依從的事啊。並不是苦你所難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那老翁陪着笑臉問道。究竟是什麼事呢。請你老明白示知。小老兒當從的自然便從。那少太保冷笑幾聲說道。那怕你不從。那老翁說道。小老兒固然是不敢不從。但不知是什麼事呢。那掌櫃的說道。你不必問

少太保了。我實對你談吧。我們少太保爺現在看中你的那個女兒了。你若把你的女兒許給我們少太保身旁。作妾不但把先前的賬目勾了。還得賞給你幾千兩銀子。今天跟你已覓打開藏塞說亮話。你是允許不允許吧。那老翁一聽此言。當時顏色更變。忍氣吞聲的說道。愛呀。無論什麼事。小老兒都能應允。惟獨造件事。小老兒實難允許。話未說完。就見那少太保。勃然大怒的喝道。你敢不允麼。好。好。若把所欠的銀子。即時清還。便饒恕於你。不然的話。我立時便要你的狗命。說着。回看抽寶劍。起身怒目相向。那老翁吓的跪倒在地。央求着說道。小老兒並不是不允許。實因小女已覓許配了人家。豈能一女二聘呢。那少太保擰笑道。你的女兒勿論有無人家。若許配於我。誰敢爭執。這一層你自管放心。決不能使你爲難。那老兒笑着說道。少太保哇。請你老人家寬恕。不要苦我所難哪。就是那男家那邊。沒有什爭執。可是於我女兒的名節。也很有關係呀。小老兒頭可斷。就件事決難依從。那個掌櫃的接言道。我看你這老兒。是給臉不要臉哪。我們少太保委曲婉轉的跟你商量。你吃不吃倒端起來較。老實跟你說這是衝我的面子。才跟你這麼善說。不然的話。派幾個家人。硬到你家中去搶了走。你也是白隱着呀。依從也得這麼辦。不依從也得這麼辦。你就別饒一面啦。聽明白了沒有。那老頭當時氣堵咽喉。昏了過去。說了半天。究竟是怎麼回事呢。皆因那個少太保。乃是三王方恒的兒子。名叫方天壽。別號花裡魔王。就以他這別號來看。不用作者

說明。聞者諸公一定會知道。他是個貪色之徒。這日他在街前乘着駿馬。帶着豪奴。在街前遊行。忽見醉月居酒樓的旁邊。有一個女子。年約十七八歲。長的俊俏無雙。在門前買錢。方天壽當時。心旌搖搖。魂靈兒飄蕩。好半時。方魂入舍中。暗想道。他既然住在醉月居的隔壁。此事便好辦了。那醉月居的掌櫃的槐忠。乃是我幫助起來的。今叫要幫我這個忙兒。他決不能不允許。想罷。翻身下馬。邁步進入醉月居的裡面。由樓梯到在樓上。掌櫃的槐忠。一見少太保來到。忙尾隨上樓。百般招待。笑着說道。少太保爺。今太怎變這麼閑在呢。方天壽笑着說道。因為路經此處。遂進來欲與你談一談心哪。槐忠笑容可掬的說道。太保爺前來與小人說話兒。真是賞臉哪。哈哈。不知太保爺用過了酒飯也未。方天壽說道。酒飯業已用過。不勞費事啦。今天我來跟你打聽一件事。不知你可知道不。槐忠忙問道。但不知太保爺打聽的事何事。請道其詳。方天壽說道。適才我見咱們酒樓的隔壁。有一家住戶。他姓什麼呢。槐忠眼珠兒轉了一轉。遂又問道。我們酒樓隔壁。有好幾家住戶呢。但不知是那一家呀。方天壽說道。他家中有一個姑娘。年紀也就在十七八歲。梳着兩個丫髻。長的甚是美麗。他家姓什麼叫什麼。做休麼生意呢。槐忠啊啊了兩聲。忙說道。你老問的是他們家呀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並且那姑娘的父親與我很要好兒的。他父親叫作周祥。是江蘇的人氏。於去年携女來金陵作買賣。賠累甚巨。現在是非常的困難。方天壽笑道。他既然如此的困難。

我們何不周濟周濟他們呢。槐忠歪着腦袋咪咪嘻嘻的笑着說道。據我想太保爺是別有用意吧。何妨對小人說明。我替你老想個法子呀。方天壽哈哈的大笑說道。你真是我一個知己的好朋友哇。我實對你說吧。我由此經過。恰遇見那周祥的女兒。在門前買綫。噯。我當時靈魂被他勾了去了。你如果將此事與我作成。我是當有重謝。不知你能做到否。槐忠笑道。太保爺對我天高地厚。區區此事。焉能不盡心。我一定替太保爺盡心去辦。方天壽一聽。心中甚喜。忙問道。應怎樣入手辦理呢。槐忠說道。此事倒沒有什麼難處。就是得費些時日。方天壽糊眉說道。艾呀。得等多少時日啊。槐忠說道。至遲也得三個月。四個月。方天壽說道。等這麼好多時。豈不把我急壞。槐忠笑道。俗言有句話。心急喝不了豆兒粥。此事豈是一句半句話。所能做成的。況且着老兒脾氣古怪。若不想法慢慢的算計他。恐怕不定鬧出什麼事來。方天壽不悅道。我還怕鬧出什麼事嗎。槐忠陪笑說道。並不是說。太保爺怕鬧出什麼事。是怕逼出人命。事情做不成。豈不是台不着麼。還是事情辦到。那才算是辦事的手段呢。方天壽點了點頭說道。依你是應當怎麼辦。槐忠說道。那周祥老兒。現在正求我與他借些本錢。他要重整舊業。太保爺何不借給幾個錢。大大的利錢。歸還的日期寫短一些。那老兒歸還不上時。再繼續借給他些。然後再逼着跟他討要。他無力償還。自然就能逼着他把女兒許與太保爺了哇。方天壽哈哈的狂笑說道。區區此事。何必費這些手續。簡直的就

向他去說明。求婚的就完了。槐忠搖頭說道。不妥。不妥。倘若事情鬧大了。到在大王爺的耳朵裡。恐不能任太保爺那麼辦吧。方天壽沉吟了沉吟。方才說道。你說的却也有理。就依你的主意辦理吧。所有用銀子之處。先生櫃上支用吧。俟後我再補還便了。槐忠笑着說道。那不是現成麼。小人自當墊辦。你老人家放心就是了。方天壽起身說道。好吧。此事就交給你辦吧。我是耳聽好消息了。槐忠說道。只要你老人家容工夫。我一定替太保爺作成此事就是了。方天壽說道。此事你如果替我作成。照這樣的酒樓。我再給你開一個。說罷。起身去了。槐忠把方天壽送走之後。便向周祥的家中而來。及至來到。上前扣門。周祥聽外面有人叫門的聲音。忙出來把門開放。見槐忠前來。忙笑着說道。槐掌櫃的。怎麼這麼悶在呀。請裡面坐吧。槐忠當隨周祥老翁進至裡面。到在屋中。分賓主落坐。周祥老翁笑着問道。槐先生今天因何貴足來踏賤地呢。槐忠笑道。周老兄何出此言。我們都是要好的朋友。用不着客氣與恭維。小弟此來。是皆因兄長曾令小弟代借一筆款項之事。現在已竟有些成效。故與老兄送一信兒。周老翁笑着說道。老弟如果能替小老兒辦到。可真救了我全家的性命啊。因為小老兒來到金陵人地兩生。舉目無親。由家鄉到此。作些小本經營。不想時運不濟。虧累甚巨。小老兒除做牛意以外。並無別的能力。故此求老弟代為借款。不知老弟怎樣與小老兒借妥的呀。槐忠說道。我今已向我們財東。方少太保爺。與你借妥兩千兩紋銀。可有一件哪。利息

重一些。周老翁忙問道。但不知利息多少。槐忠說道。每月是五分行息。不知老兄肯借與否。周老翁吸了一口氣說道。愛呀。利息未免重些吧。忠槐說道。老兄啊。現在你急於用款。你若再擇利息的輕重。那可就不好辦了哇。周老翁想了一想。自己現在用款孔急。若不借用吧。不能營業。只得把心一橫。說道。管他利息重與不重。只要老弟替我借妥。我便感恩不盡。哪。槐忠說道。今既不嫌利息重。明天便立字據。把款與你付過來。老翁笑道。那就求你老多分心吧。槐忠說道。明天早飯後。請老兄到酒樓去。我明天無論有什麼要事。也不能去辦。必先給老兄辦妥此事。周老翁只得千恩萬謝。槐忠起身作別而去。次日。周老翁囑咐女兒。看守門戶。逕向醉月居而來。穿街越巷。不一時來到醉月樓前。到在裏面。向櫃房先生。抱了抱拳。帶笑問道。辛苦。辛苦。請問掌櫃的在櫃上沒有。管賬的先生。一看他那樣子。並不是飯坐。便冷着臉子說道。我們掌櫃的。現在樓上哪。你到樓上去吧。周老翁道了聲打擾。遂登樓梯。到在樓上。用目往四下一瞧。見槐掌櫃的。正坐在一張棹旁吃茶哪。忙過去說道。叫你老多候了哇。槐掌櫃的忙起身說道。我也是才回來。並沒等多大時候。請坐。請坐。周老兒在一旁落了坐。夥計倒過一碗茶來。槐掌櫃的說道。現在我已替你老辦妥。但不知你老得用多少銀子。周老兒說道。用個一千兩千的都行。槐忠說道。那麼簡直的你就借兩千兩吧。周老兒笑道。兩千就兩千吧。但不知每月利息若干。槐忠說道。不是已覺對你說過了麼。是

按五分行息。半年期歸還。你若是不肯利息大。日期短。那你就另想別法吧。周老兒是用欸孔急。好容易得這麼一條借錢的門路。那能不借呢。忙陪笑說道。利息大小。日期短長。我是再所不計。就求你老給我借妥就成。槐忠說道。你既然沒有什麼說項。銀子是現成。那就寫張字據吧。周老兒說道。請賞我紙筆。我親筆立字吧。槐忠遂命夥計取過紙筆。周老兒濡筆潤墨。一揮而就。遞與槐忠觀看。槐忠接過去一看。見上面寫有每月行息五分字樣。當時便現出不樂意的樣子說道。這利息並不能寫在字據上。因為太保爺無論借給誰的錢。那利息是另立利息的字據。不能跟本寫在一塊兒。周老兒說道那可怎樣的寫法呢。槐忠說道本的字據。就給借到某某的名下。紋銀若干兩。多少日子歸還就行啦。利的字據。可得把本的數目寫上然後再寫。每個按幾分行息的字樣。這是太保爺的一種固定的手續。非照這樣辦不可。周老翁一聽。心說這簡直的是。借一筆錢立兩個字據呀。將來要賬。要是跟我要兩份。我還沒辦法呢。槐忠見周老兒沉吟不語。遂即問道。你看這個辦法不相當吧。如果你不樂意。你可以說明。咱們就作罷論。周老兒被他用話這麼一逼。一心狠說道。我並沒什麼不樂意。怎辦才好。槐忠說道。你既然樂意。那麼你就寫字據吧。周老兒沒有法子。只得提筆寫了兩個字據復遞與槐忠觀看。槐忠接過去看了一遍。緩緩的說道。行啦。你就畫押吧。周老兒當時把押畫了。槐忠也畫了個押。把字據帶好。命夥計由櫃上把銀子拿到。點交與周老兒。周老兒把

銀子收起。僱車運至家中。把所有的錢都還了。下餘的用以開設買賣。轉瞬過了六七個月。周老兒的命運不佳。又把生意做壞了。賠累甚巨。正在這無法支持的時候。那借款的歸還的期限又到了。槐忠奉方天壽之命。前來索款。周老兒忙迎至櫃房。讓讓槐忠落坐。笑着問道。今天你老人家怎麼這麼閑暇呀。槐忠說道。你自己的事。你還不知道嗎。周老兒問道。什麼事啊。小老兒實在不知道。槐忠發急說道。你這老兒怎麼跟我裝憨哪。欠借已竟到期。你就忘了麼。槐忠說道。唉。小老兒實在被事給迫的。糊塗了哇。我因為跟夥計們生了些氣。竟把這個事給忘了。昨天我還想着要上你老那裡去哪。今天一個差兒。又忘啦。請你老恕過小老兒吧。我實在不是裝憨哪。槐忠說道。那到沒有什麼。可是這款你能不能清還呢。周老兒說道。現在小老兒又把買賣做虧。請你老替小老兒。向太保爺。多美言幾句。給我求一求。展期歸還呢。槐忠假作一副憐憫孔目慨然說道。你老兒的時運。可真也是不濟。看着却也可憐。請問你就是欠欸展了期。可是你這買賣怎麼做呀。周老兒說道。那也沒有什麼法子呀。槐忠說道。這麼辦吧。一不做。二不休。我在替你借幾個錢。你再重行整理整理買賣吧。不然就是展期你也是沒法子歸還呀。周老兒說道。我本來以先借那兩千銀子的利錢。就有點拿着費事。再要加上一千兩。那利錢我更拿不起了。就是我再把買賣成立起來。所掙的除去拿利錢。我也沒什麼餘數哇。不是豈越套越深麼。槐忠說道。我是好意維持你生活的現狀。你

到顧慮起來了。請問你這買賣做不成。那兩千兩銀子的利息。又以什麼籌措呢。反正事已如此。你就再努力去做。方打破。此層難關。你自己酌量着辦吧。周老兒想了一想。處此盲人騎瞎馬。夜半臨深池的景況。只得再續借一千兩紋銀吧。誰知這麼一續借這銀兩不要緊。才引燕青抱打不平。刀劈賊子。血濺酒樓。大鬧金陵城的節目。請看下回。便知詳細。

第二十五回

燕小乙刀劈方天壽
石三郎獨闖立地神

周老兒見槐忠還要替他續借銀兩。心中很是感激。遂說道。那就求你老多分神吧。槐忠笑道。什麼分神不分神。咱們不過客氣。我是這向熱的脾氣。實在不忍着你受困。明天咱們仍在我那裡立字據就是了。不然你可怎麼辦。你明天在午飯後。到酒樓去吧。周老兒運稱是是。感謝不已。槐忠當時起身告辭去了。次日午後。劉老兒離家來到酒樓之中。到在樓上。一看槐忠正在樓上等着哪。忙過去帶笑說道。叫你老有等啊。槐忠說道。請坐。請坐。我並沒等等多大的工夫。周老兒落了座。夥計給倒過一碗茶來。槐忠令夥計取過紙筆。夥計當時把紙筆取來。放在棹上。槐忠向周老兒說道。你還照上次的字據那麼寫吧。周老兒時提起筆來把字寫好。遞與槐忠。槐忠接過去看了一遍。折疊帶腰中。當將銀兩。點交與周老兒。周老兒把銀子包好。起身告辭回家去了。後來周老兒克勤克儉的作買賣。積蓄了一千餘兩。去跟槐

忠商議。先還半數。以輕担負。槐忠說道。那可不行。你必須一總的還清。好在還有兩三個月的時期呢。在這時期間裡。你還湊不足麼。周老兒無法。只得回家去。再想法子積蓄吧。不想過了兩個月後。不但沒湊足。反把以前積蓄的。又虧緊進去。且債務又到期。急的周老兒是終日的唉聲嘆氣。坐困在愁城。解圍無計。正在着急之間。槐忠又來索款。周老兒避債無臺。只得硬着頭皮接見。一再的哀懇。槐忠始悻悻而去。照這樣搪塞了好幾次。又挨延了幾個月。這日槐忠來到。向周老兒說道。少太保有諭。明令你明天到酒樓中去見。說罷。轉身就走。周老兒將要求他替給圖全圖全。那知他已走遠。轉回家中。愁悶了一宵。次日天明。自己想了又想。醜媳婦難免見公婆。只得起身出離了家中。向酒樓而來。及至來到酒樓。到在樓上。見槐忠並未在樓上。後來槐忠來到。一再的請求。並未應允。及至方天籌來到。與槐忠別比爲好。硬逼着周老兒。以女抵債。周老兒當時氣昏了過去。旁邊飲酒的燕青。已聽了個明白。當時大怒。喝道。你這羣東西。敢以強壓弱。要霸佔民女麼。清平世界。朗朗乾坤。豈能任你等妄爲。說着回手抽出寶刀。夜戰八方藏刀式一站。圓睜俊眼。怒視賊人。方天壽一見。也是大怒。罵道。那裡來的小野種。敢在金陸城中撒野。豈不是不耐煩活着。立當吩咐從人。上前將他拿下。衆豪奴都亮出軍刃。撲了過來。燕青冷笑道。該死的奴才。敢與我一鬪麼。你們不怕死的。自管上前一鬪。此時衆酒飯座。紛紛逃走。那個正往樓下跑。

改悔。請你老人家。拿我當個屁。給放了罷。燕青丕的一聲唾道。你怎麼配是我的屁。你赶快把那老兒撇叫過。我便饒你。槐忠連稱是是。燕青把他放開。槐忠慌忙過去。把周老兒撇叫過來。周老兒享了一聲。睜開眼睛。燕青過來說道。這個老兒不必害怕。我這裡有些須銀兩。你拿去。趕緊帶着家眷逃走罷。說着由囊中掏出一包銀子。遞與周老兒。周老兒見死屍橫陳。不敢多問。只得接銀在手。哆哩哆察。下樓去了。燕青等老兒走後。笑向槐忠說道。我本當饒你。無奈大太爺向來對於你們這種人。輕易不能饒恕。這麼辦罷。我還送你追隨那狗子於地下去了。說着。手起刀過。撲赤一聲。槐忠的人頭。與屍身立刻脫離關係。死屍栽倒於地。燕青殺了一個快淋漓痛。心滿意足。將要下逃走。忽聽樓下一陣大亂。忙由樓窗往下觀瞧。見無數兵馬。把酒樓團團圍住。料着是爲自己而來的。當即大叱一聲。由樓窗一躍跳下樓去。脚還沒落地哪。手起刀落。已殺死數兵賊兵。賊兵當時大亂。忙飛報與十三門都胡迪祥。胡迪祥正要上樓搜拿。軍校趕過來報道。兇手已跳下樓去了。請大人定奪。胡迪祥聞報。忙提九耳八環大刀。隨軍校趕了過來。見燕青正趕殺官軍。急忙上前。抖丹田一聲大喝。胆大的兇徒。休要逞強。還不過來受死。說着。捧大刀趕上前來。燕青見胡迪祥來到一言不發。迎上來舉刀劈刀就剌。胡迪祥側身躲過。舉刀還招。兩個人戰在一處。大刀對寶刀。殺了個難解難分。苦鬪多時。燕青一想。我在賊人的勢力之下。豈可戀戰。還是三十六

招。走爲上策。想罷。把寶刀的招數。緊了一緊。逼的胡迪祥手忙脚亂。漸漸不支。又闖了幾個回合。用一招反臂倒劈絲的解數。把胡迪祥的大刀削爲兩斷。上步進身。一脚踢去。胡迪祥躲閃不及。被燕青踢倒在地。燕青趁勢縱出圈外。飛步逃走。逃至水西門外。見一葉小舟。正灣在岸邊。縱身跳在船上。逼着水子開船。水手那敢違抗。當時盪漿搖櫓。把船開動。飄蕩蕩向江心而行。燕青手提寶刀。站在船頭。扭頭回頭觀看。見無數水軍追了下來。忙催水手急急撥船前行。行至江心。船上的水手。向燕青樸赤一笑。翻身跳入水中。燕青情知中計。可是也無可如何。正在手足無措的當口。小舟來回搖動。搖了幾搖。船底朝天。英雄落水。水中的水鬼。當時把燕青捉住。又由水底把刀撈出。此時水軍趕到。水鬼把燕青提到大船之上。胡迪祥一見大喜。命人把燕青捆好。控出水來。刀還匣中。船隻回水西門。至岸邊。船隻攏岸。胡迪祥押着燕青。棄船登岸。帶到督都府。吩咐把燕青押入監中。遂又率人到在酒樓下。來驗方天壽的屍身。見方天壽躺在街心。腦骨率的粉碎。躺在血泊之中。當時填好了屍格。命人把方天壽的屍身送回府去。又到在樓上。驗了一遍。給照抬埋。諸事完畢始回府中去了。究竟胡迪祥怎麼得着的信呢。原來是酒樓管賬的先生。到督都府報的告。胡迪祥聞報。忙傳令水旱十三門。一律嚴防賊人逃走。分派已畢。遂率兵向酒樓趕來。後來見燕青逃向西水門去。急到水師營。調了一枝水軍。跟踪追下。那知水軍偏將。已命人預備一

隻小船。攔在岸旁。以待人犯逃來時。用覆船之計捉拿。燕青因不會水。困而被獲遭擒。胡督都由酒樓。驗看之後分示完畢。退回府中。稍事歇息。即行升坐大堂。由牢中提出燕青。要審訊共來幾人。隱於何處。還沒容開口問哪。小臺傑上得堂來。見軍兵人役等。站立兩廂持刀槍。齊聲喊喝。跪下跪下。燕青雖然帶傷。豈能示弱呢。當即潑口大罵。胡迪祥一見大怒。手拍棹案喝叫。燕青小輩少要猖狂。爾等出來了多少人。隱匿在何處。什麼人窩藏你們從速實說。免從皮肉受苦。倘若再敢握強時。嘿嘿。本都必要打斷爾的狗腿。燕青罵道。匹夫說大話。我梁山泊。人人英雄。爺爺好漢。既已被擒。殺剛存留任憑於你。便是分踏脊骨。又有何妨啊。用不着如此作威作福。此來金陵城。不過是來此閒遊而已。偶遇賊子方天壽。欺壓良善爲惡甚矣。某一時氣忿。將他直死於當處。以洩被害者之恨。仗義行俠。死不足惜。話已說明啦。爺爺我。有骨頭。有肉。你看着辦吧。胡迪祥。一聞此言嘿嘿冷笑。叫道燕青啊。你說了半天英雄話。歸結也是怕打呀。燕青怒道。你怎見得呢。胡迪祥。冷笑道。既然不怕拷打。我因何招出殺人的情由。燕青未及還言。大堂下面看熱鬧的。一千民衆中有人哈哈大笑。胡迪祥大怒。忙問何人大胆。竟敢如此喧嘩。喝令軍士們。火速抓來見。人役們應如雷。尙未容下堂來抓。只見由民衆中。挺身出來一人。喝道。不用抓。俺在這裡。你敢怎麼樣。胡迪祥聞言看時。堂下站立一個賣菜的。手握扁担怒目而視。細看二目如

電。英雄瀟灑。大有不可一世之概。胡都督看罷。暗暗的吃驚。忙向爾這小販。真是大胆已極。難道說你不知道是督都府嗎。只見那小販。哈哈一陣大笑。笑過之後。叫道叛賊呀。叛賊。你乃殺人放火。背叛國家的。害民強盜。焉能明白忠義之道。竟認爲燕青他。屈服於你的淫威之下。真是糊塗達於極點。人家不是怕你拷打。乃是說明了。殺狗子方天壽之情由。好令人民知曉知曉。他並非嗜好殺人。並證明。殺的是人。痛恨的狗賊人。表明此中寔況。以前自己仗義任俠。不失英雄本色。你懂得這個麼。糊塗的小子哇。胡都督聞言。驟然變色立身問道。你是什麼人。那人縱聲大笑不止。胡督部連連問道。快說。快說。爾確是什麼人。只見那人止住笑聲。並不回答。猛然間托的跳上堂來。將手中的扁担。向堂上站立。一千人。役兵將。橫掃了過來。兵將等欺他拿一條。扁担不咧。所以一擁迎了上去。亂舉刀於來擋。及至擡上才知道。來人的扁担是鐵的。撞上啦才知道。可就晚嘍。當郎。倉郎。一陣響亮。衆人的刀槍。盡被打落在地。一個個。手虎口震裂。鮮血淋漓。誰還敢向前。俱都是顧命要緊。紛紛的倒退。口中可還是喊着。拿呀。打呀。別放他跑了哇。胡迪祥一見怎敢怠慢。忙着命人看軍刃伺候。及至他將兵刃。得到了手中時。再看那人。已然將燕青揹於背上。用抄包綁好。轉身要走。胡迪祥幌軍刃向前擋住。斷喝道看你往那裡逃脫。那人一橫鐵扁担。厲聲喝道。強賊呀。你是活不耐煩了啦。告訴你吧。老爺乃是。梁山泊。水滸寨。拚命三郎。

石秀的便是。奉了我三哥之命。來擾亂金陵城。喬裝假扮賣菜的。沒想到。走到此處看熱鬧。巧遇上我們燕青在此。因而解救於他。我將實話全說了。你拿命來吧。說着話的工夫。胡迪祥手中軍刃。劈頭就打到了。好石秀。並不躲閃。用頭顱硬接了。胡賊心說。莫非是。他不怕刀槍。有硬工夫不成。心中雖然如此想着。軍刃可就到了。只見石秀的扁担向他頭上也打到。吓的胡賊飛身跳開。喝問石秀。你這叫什麼招兒呀。石三郎笑道。我的兒。你太不明白。你打我。還能活嗎。可是我也打上你。咱倆來個同歸於盡。胡迪祥一聽。心說。怪不得他叫拚命三郎呢。原來是。這麼拚哪。誰知別人啦。我是與他拚不起。他心裡尋思着。手中軍刃當然慢一並。被石秀。用扁担崩起軍刃。反手扁担橫擋而來。可將賊小子吓壞啦。忙用金蟬脫壳的法兒。來逃性命。任他閃的快。在臂部上。還着了一下。一聲怪叫。拋了掌中的軍刃。擡出約有七八尺遠。他手下衆兵將。見都督被人打倒。哄的一聲逃了個淨。石秀一見哈哈大笑。揸着燕青轉身下大堂。出了都督府。燕青說石爺呀。你因何不就勢。追了胡賊的性命呢。石秀笑道。你說的太容易了。走了巧招啦。才將他打躺下。又沒傷重了他。若是一貪心。人家的兵將調上來。就憑我一個人。擋的了嗎。別妄想啦。我們逃出城去。再作打算吧。一面說着話。腳底下加力。飛也似向前行走。將至十字街頭。迎面一通鼓響。閃出一簇人馬。爲首一員步將。手揮一對軋油錘。擋住去路。喝道。梁山盜寇。休要逞強。現有立地

瘟神班得海在此。說着話舉錘便撞。石秀不敢硬撞。忙往傍一閃。掄扁担掃腿打下。賊人撒身閃過。石秀一反手。斜肩打下。班得海。用雙錘一崩。石秀抽回扁担來。斜身繞步。用一招反背劈絲。兜頭蓋頂打下來。班得海萬也沒想到。人家的招數來的如此快。錘走了空着。收之不及。鐵扁担風一般。打至切近。想躲不及。只得等死而已。說時遲事快。克入一聲腦髓皆崩。衆兵吓的哄然而散。石秀指着燕青。闌過十字街頭。直奔東門而行。正走之間鑼音四起。鼓聲如雷。緊接着人聲吶喊。不亞地動山搖。燕青說。石爺你將我拋下吧。不然恐要全歸於盡的喲。石秀冷笑道。你這是夢話呀。要是走不了。拋下你。也不是走不了嗎。反正憑天由命闖吧。他二人說話之邊。已然離東門切近了。遙望城頭之上。軍兵都站滿了。一個個手持弓弩。把守的水洩不通。再看城下面。弓弩手密佈。不問可知。城門是閉較。燕青說你看如何。石秀也不言語。揹着燕青轉身形。向回裡走。堪可來在十字街。猛聽得一通戰鼓響處。迎面隊伍列開。爲首領兵之人。正是。十三門都督。胡適祥。他自被打之後。見石秀逃走燕青急忙招集軍兵將校。並傳令。水旱十三門。立即關閉各門調弓弩手嚴防。那門上放走梁山賊。不分兵將一律皆斬。這道令傳下去之後。自己吃藥敷藥。止住了疼痛急率軍兵與弓弩手。選不口三停大刀。離都督府。進了出來。有軍校報道。賊人投東門逃走。胡適祥點頭道。再探再探報。遂即領兵紮在十字街頭。靜候探報。不一時軍兵來報說。他們不敢闖。東

閃的箭隊。又向十字街而來。胡迪祥忙令預備。將將調集齊了。石秀等已然來到。這惡賊一聲令下。響梆子放箭。衆軍兵亂一敢梆子。弓弩手一齊開弓。石秀與燕青。又無鎧甲護身。怎抗的了。這強弓硬弩。如飛蝗驟雨的一般。二英雄難逃亂箭之危。並且是。四面埋伏着弩箭隊。梆子一響。全都圍繞上來一齊亂射。梆子響的越緊。箭來的越密。那消半個時辰。可把。頂天立地的。英雄好漢。竟自被亂箭射倒在地。胡賊令下止住弓弩。親身向前查看。見石秀與燕青。每人身上。都中了數十條弩箭。雖沒射中致命處。但是受創過重。恐也够活的啦。看罷。不由得心中歡喜。遂命軍士們。將他兩個人抬回都督府。軍士們應聲遵令。胡迪祥轉身往回走。忽有人報道。大王千歲率五千遼朝。已入水西門啦。胡迪祥連忙來接。一面傳令各門放。並令嚴查可疑之人。傳令的聲去了。他迎出不遠來。見鎮南王方臘。率領着閃電夜叉。勇南公王方金定。與三王方恒。五王。八侯。五鬼等跨馬而來。胡迪祥急忙向前恭見。方臘問道什麼大事。竟將水旱十三門緊閉。胡迪祥。遂將肇事情由。詳細說明。三王方恒。一聽他的兒子被毆由不得二目落淚。在鎗程跌足。恨恨的罵道。好燕青小畜生。殺我愛子。豈能干休。勢必破腹挖心。方解心頭之恨。方臘喝道。不准多言聽之可也。遂令胡迪祥引路。且委都督府審訊。胡賊連稱領旨。在他引導之下。進了都督府。方臘等下馬。直入後堂落座。又詳細問了一番。前後的情形。以及鬧事的緣由。問明了之後。沉吟了許久。冷笑

道。審訊強盜殺人之案。豈有坐大堂之理。閒人觀看。聞。梁山之人混跡其中。才發生了這場事。雖然事後將二人拿回。但是水旱十三門緊閉。驚擾四民。有亂人心且於國體上。大不相同。寔係小國大作。孤家。在前方佈置妥協之後。就料着梁山。必要用擾河北之故智。又來對付我江南。因而星飛馳回。以便辦理防守之事。不想他等先我而至。又兼遇到你們這干明白人。才鬧得滿城風雨。人心惶恐。此皆你措置失宜之罪也。胡適祥一聽。急忙撩衣跪倒。口稱大王開恩。末將知罪。方臘把手一擺。說道你素來忠謹。從寬不究就是。此後若再不當心。休想孤執法過分哪。胡適祥速速叩首。謝恩已畢站身一旁。方臘又向方恒說道。三弟呀。你方才聞聽。壽兒命喪。你口口聲聲。要報此仇。恨是不是。三王爺方恒。口稱王兄聖鑒。殺子之仇豈能不報。方臘嘿。……的。一陣冷笑。止住了笑聲將臉面一沈。怒冲冲的。叱道。你太不知道理。二王方恒。見哥哥方臘發怒。不知爲了何事。急忙站起身來。口尊王兄息怒。弟有何不當之處。請明降諭旨。方臘怒。聽你的言語。是不知何故。方恒說是是。小弟之子被殺。我爲父者豈能干休。此乃人之恒情。兄是我家的江山。方臘不容他再說下去。嘩的一聲喝住。說。得啦得啦。你別再說了。原來是。這個理想哪。我且問你。壽兒所作何事。你可曾聽見了。方恒笑道。江南一帶等處。是我們方家的天下。孩子愛一個女子。我算不了什麼大事。勿庸說他還是婉轉着辦。便是令人拉了回府。論說還不怎

過分。方臘聞言勃然變色。喝道蠢夫可惡。竟敢說出此等言詞。威亂聽聞違吾法令。刀斧手何在。與我上綁推出去斬了。兩旁刀斧手。那敢違令。應聲向前。低聲說道。請三王爺。暫避一時之屈吧。令旨是抗不得呀。方恒雖然是。氣冲斗牛。但是胞兄傳諭寔不能違。只得一任刀斧手。脫出了袍服。五花大綁細了起來。推推擁擁向府外而去。勇南公主方金定。忙站身說道。兄王息怒。恕過我三哥吧。念他痛子心切。因而語無倫次。悞犯法令祈兄宥之。說罷速速的行禮。衆王侯等。乘機一齊跪倒。齊說請大王千萬開恩。方臘。以氣說。唉。非是孤。不念手足之情。寔因他出言無狀。不得不而。自不正。焉能服人。換句話說。我家不守法律。還有人肯守麼。是不是。人心叛離失了民意。唉。孤將如之何呢。衆人齊說。大王英武神明。仁德過於堯舜。三王一時言不由衷。望大王想之。方臘聽罷略略平了平氣。這才說。衆卿平身歸座。大衆謝恩站起各歸原位。方喝喝令刀斧手。與孤將他招了回來。刀斧手應聲推回。撤去綁繩。方恒忍氣吞聲。跪倒行禮。口中說。多謝兄王不斬之恩。方臘怒道。非是孤不斬你。諸王侯求情。故將你赦回呀。你要平心靜氣的。仔細想一想。當初朱勳。奉旨採辦花石綱。坐鎮江南之時。人民側目而視。怨聲載道。故有小朝廷之稱。被之黨羽肆行無忌。爲所欲爲慘無人道。我們自洞庭起事。席捲江南遂走惡賊。孤記得。你當初對於搶霸婦女。是極端的仇視。並言遇見這種人。必然碎分其屍。方解心中之恨。現在呢。你怎麼以

爲。壽兒所作。不算過分的呢。自相矛盾之言。你講來我聽。說說說。方臘是。一疊連聲的追問。方恒遲了許久。囁嚅着說道。哥哥你想情。孰不護短呢。自己的兒子。雖然是作的不對。那不我們自己來管呢。若是被他所傷。弟心中真是不好受。想王兄與小弟之心。也是一樣吧。所以才說出那種言語。方臘聽吧。長聲長嘆道。唉。三弟呀。你之論詞。對於家庭各人。理由很是對啦。若以公理而論哪。是一點也說不下去。這王子犯法。與庶民全罪的話。是決不能更改的。我們爲人民之主的若怛護枉治。怎能服衆人呢。大凡是執法者。對於自身親屬。更要認真加重的辦。方好令四民悅望呢。此後。你務須要。秉正辦事。勿論是誰。只要是犯着啦。沒法子。就得認真處治。要明白。法不可廢呀。方恒滿心不願意。口中還得連稱謹遵。方臘點頭道。這便才是呢。你歸座去吧。方恒又謝了恩。忍氣吞聲回歸自己座位。方臘命將被擒二人押了上來。軍士們厲聲而去。少時將燕青石秀抬到堂上。方臘看了看。問道。你二人。來金陵城。宋江吳用是怎樣分派的你們。將詳情說出。孤王必要。另眼看待爾等。倘敢違抗呵。要明白呀。可討不出好去。燕青與石秀。傷雖然受的重。精神可是很強。遂冷笑道。方臘呀。請你不用多問。我弟兄是。只求一死別無他說。方臘聽罷微微一笑。說好。既求死。孤就成全成全你等。遂向刀斧手說。將他們抬出去。亂刃分屍吧。又問衆將道。何人領令暨斬。一言未了。當有定國王。三手將軍小神槍。史縱強。應聲本將願往。站身離坐。

回往抽寶劍。跟着刀斧手。押燕青等。直向府門而來。越過三堂。至府門之外。招手喚過從人來。附耳說了幾句話。幾個從人。紛紛上馬去了。史繼強的戰馬戀羣。見其他馬匹走。真是有人有人言。獸有獸語呀。那馬跳咆哮灰灰的吼叫。史繼強。啞然一笑。刀斧手們。一個個個。捧刀看着候令開刀。想不到哇。監斬官過來。高舉寶劍。衆人全認爲。他要親自動手殺人哪。沒留神寶劍橫着一掃。兩名刀斧手屍頭兩分咧。衆人一看。吓的四散奔逃。史繼強寶劍還匣。搶起燕青石秀。飛身跳上戰馬。伸手揪斷了馬韁繩。並不用催打。那馬追尋失走的馬匹心急。如風馳電閃的一般。跑了下去。早有人飛報方臘知曉。三王爺方恒。一聽反了定國王。救走殺子仇人。不及與方臘討令。啜育育。一聲吼叫。跳起來往外就跑。至府門外。解下戰馬。飛身跨坐。問明逃走的方向。鳥翅環摘下。三梭鋸齒潭鐵槊。拍馬如飛追趕下來。堪可追近龍江關。才見影子。忙催戰馬拚命的追趕。口中大叫小奴才呀史繼強。爾是英雄且不棄跑。說話間已然臨近。史繼強此時迫不得已。收住戰馬回頭看時。方恒驟馬趕至。幌掌中軍刃。人馬似一團風。如霹靂厲閃。人到馬到軍刃到。其猛烈勢不可當。史繼強。馬上携着兩個人。而且都是負有重傷。那裡緩的開手交戰呢。處到這種情勢之下。可算危急到百萬分啦。方恒自以爲是勝券可操。心中喜悅可就疎忽啦。忘却史繼強。號爲三將軍咧。他的軍刃也舉起來啦。人家的馬箭弩也發動了。方恒忙着護自己的要害。戰馬頭面二

目重了重創。吼的一聲怪叫。栽倒在地。馬要是倒了。騎馬的人。樂子可就大多嘍。把方恒擡了個金盔落地鎧甲離鞍。好惡賊是真兇啊。一番身跳了起來。直撲史繼強。口中罵道。好毒狠的畜生。來來來。你再發暗器來。史繼強心中着急。暗道今天可要糟。正在這生死之間。由後面跳過人來。厲聲喝道。不許發蠻。老夫來也。方恒收軍刃看時。又急又驚。史繼強定神一看。是喜出望外。來者乃是。龍江關苗家鎮的老莊主。江南十老俠第一位。紫面俠。神棍無敵苗興。苗有旺。笑吟吟的站在當場上。史繼強。是個精明之人。借機會縱馬入龍江關去了。方恒納着氣。口道大兄長。你老別叫仇人跑了哇。苗老俠客笑道。何人是你的仇人哪。方恒說。適才逃進關去的。便是我的對頭冤家。望兄長助力捉住他等。老人家問道。因為什麼結的冤仇呢。將話說明我必要幫忙的約。方恒無奈只得將經過說明。苗老俠聽罷。說原來是這麼會子事。論來本應當將他們拿住。交你帶回去。才算是對。但是內中有一段隱情。有很大的關係。因而辦不到哇。望求三王爺你。看在劣兄我的簿面。高抬貴手。饒恕了他們。方恒開言怒問道。大兄台。這話怎麼講。殺子之仇。豈能輕饒。再者說我們情全手足弟之仇人。便是兄之仇人。理應助力報仇。怎能反來替他人說情的呢。即使是有關係。總也沒有我弟兄們關係重要哇。請老兄台再思再想。苗老俠聞言笑了笑、說。三王爺所言雖是。惜乎是知其一。不知其二的話。你且少安勿躁。聽愚兄將內中情形。對你說明了。就知我也

是萬分不得已。若不然豈肯這樣作呢。寔對三王爺你說吧。那史繼強乃是我們老二碧目賽蓮魔方鵬的徒弟。那燕青是我們老六周侗的徒孫。是河北王麒麟盧俊義的徒弟。又是義子。盧俊義與史繼強的父親神槍無敵將史文恭。又是師兄弟。又是兒女親家。燕青乃是史繼強的姊丈。三王爺請想。史繼強他焉能坐視不救呢。他既救燕青。當然就得救石秀。因為石秀是與燕青同來的。若是不一同救出。燕青回去無法交令。有以上這種的關係。方演成這個樣兒的事情。請三王爺還得原諒那史繼強是迫不得已呀。再說愚兄衝那一面也是不能袖手的。我們江南十老。雖是異姓兄弟。情越骨肉。他們的徒弟。就是我的徒弟一樣。所以我不得不出頭與你們兩下排解。請三王爺看愚兄的薄面。得罷休且罷休吧。方恒聞言。怒氣勃勃的冷笑道。聽老兄之言。殺我的兒子算白殺嘍。苗老俠笑道。話不是那麼說。殺人考死。律有明條。不用說殺王爺的兒子。就是殺一個乞丐的兒子。也不能白殺呀。不過。令郎有取死之道。那就怪不得燕青了。請想令郎終日作的都是什麼事。不是強姦少婦。就是霸佔民女。人民也會給他起名。叫作花太歲。這樣兒不肖之子。我說句不怕王爺過意的話。早就該殺。今還嫌其死的晚呢。再說一句迂闊的話吧。這也是他的惡報哇。無非天藉燕青之手殺的他。豈能罪燕青。話又說回來。這也不是天殺他。是他自找其殺。他這一被殺。王爺的罪還輕些。不然。這家教不嚴。縱子爲惡的罪過。王爺能辭的乾淨嗎。現在王爺正在中年。何愁無子。不要因

爲這點小事動怒了。方恒橫槊怒道。老兄說的倒也輕巧。殺我兒子是點小事。什麼才算大事呢。就是殺我兒子的事。不成問題。可是老兄還攔我捉奸細嗎。這關乎軍情的事。橫是不算小吧。苗老俠客嘿嘿的冷笑道。愚兄不管什麼叫軍情。那個又叫公事。總來王爺給我留一面。要是在別處去拿他等。愚兄是決不過問。在我這裡把他拿回去。叫愚兄怎麼作人。方恒怒道。聽你之言。簡直的是倚老賣老。破要壓迫我呀。實對你說。我是衝着我們那老哥哥方鵬。不然的話。我沒有工夫跟你費話。早踏平你的莊子。捉拿史繼強等。還得治你窩藏奸細。通敵之罪。你若是識的務。赶快把史繼強與燕青等獻出。萬事皆休。否則。我就要不留情面了。苗老俠冷笑了兩聲說道。你不留情面。又該怎麼樣。方恒捧槊瞋目說道。那我就你的老命。苗老俠一聽此言。白鬚倒豎。虎目圓睜。喝道。我把你這不知進退的東西。你敢與老夫無禮嗎。好。好。好。你就過來與老夫一戰。說着。把棍一橫。樓弩待戰。方恒因爲給兒子報仇的心急。不顧一切。舉槊便打。苗老俠客。看槊臨頭頂切近。斜身繞步。躲了過去。橫棍攔腰便掃。方恒臥腰躲棍。槊隨身走。掃膛槊。向老俠客的腿部打來。老俠客彎身躲過。反臂掄棍就打。方恒撒步抽身。躲過棍去。用槊握向脇點來。苗老俠客。縱身躲過。當時奮起神威。把神棍的招數施展開了。如同一片棍山一樣。方恒也自不弱。一條狼牙槊。舞的也風車兒相似。兩個人躡高縱矮。兔起狐落。殺了一個難解難分。此時史繼強與燕青及石秀。都各

捧軍刃。各站在莊樓上觀看哪。見苗老俠客的棍法神奇。知道方恒是不能取勝。遂不過去助戰。又鬪了有百餘個回合。聽老俠客一聲大叱。見方恒已摔倒塵埃。原來老俠客見鬪方恒不下故意賣個破綻。等方恒的裂斜肩打下。伏身在槊杆底下鑽過。挺棍向方恒的小腹便戳。方恒想躲不能。被棍戳了一個仰面朝天。倒於就地。忙施展就地十八翻。平地十八滾的工夫。跳就起來。倒拖狼牙槊。敗回金陵城。老俠客並不追赶。扶棍看着。不禁暗自發笑。見方恒跑遠。這才把棍往肩上一担。回轉莊門。史繼強等。也由莊樓下來。隨着老俠客入了大廳。參拜已畢。一同落座。燕青等把一切的經過。向苗老俠客詳細說了一遍。老俠客捋髯笑道。你們的胆子。固然是很壯。可是未免魯莽些。要知道魯莽是與勇敢大有分別的。魯莽是憑血氣從事。毫無計劃。是難成功。即使成功。也是倖倖。殊不足取。勇敢是計劃於先。行之於後。無論處到多麼危險。仍是安如泰山。視如坦途。務使化險爲夷。達成最後的成功。那才能算是有勇有爲哪。以後你們都要胆愈大而心愈細。智愈圓而行愈方。不可這樣魯莽了。是繼強等齊稱是。是。老俠客繼續說道。就以今日之事來說吧。我棍打方恒。表面看着我好像是魯莽似的。其實我自有的辦法。回頭你們先用你們的酒飯。我去找方臘去。跟他交涉明白。也就完了。說着。命人看過衣帽伺候。當時更換了衣襟。穿戴齊楚。又令人備了一匹快馬。不一會兒。馬已備好。老俠客離金大廳。至莊外。上馬。一抖嚼環。直向陵城而來。共

總才十幾里地。展眼就來了。進入城中。到在鎮南王府。至府前下了馬。早有守衛兵丁。把馬接了過去。笑道。老爺子。怎麼這麼閑在呀。老俠客笑道。可不是麼。聽說你們大王回歸。特來會見。兵丁笑道。那你老就往裏請吧。老俠客邁步往裏。至門房。向門官說道。勞駕請給我回一聲。就提我有要事。與大王面商。門官一看是苗老俠來到。那敢怠慢。笑道。你老請坐。略候一候。我就給你老回稟去。說着。至儀門報與王官。王官忙入內通稟。不一時。儀門大開。王官跑出來。至門房。向老俠客說道。我家大王有請老俠客。至銀安殿相見。老俠客當時隨着王官出了門房。進了儀門。到在銀安殿前。見方臘舉文武衆賊。階階相迎。相見之下。互道寒暄。一同入內。分賓主落了坐。方臘滿面春風的說道。不知老兄台駕到。未能遠迎。罪甚。罪甚。老俠客笑道。久未拜謁台端。請恕疎慢之罪。方臘笑道。兄長何出此言。你我乃是故交。何拘形跡。遂命人預備酒筵。不大的工夫。酒筵擺齊。方遷讓苗老俠客座。自己主座相陪。酒過三巡。菜過五味。方臘笑問道。兄長此來。不知有何事故。老俠客答道。因爲那燕青等。擾亂金陵城。殺死方天壽。石秀鬧公堂。力門立地神。史繼強把燕青等救走之事而來。方臘故作驚異之態問道。老兄台與這事。風馬無關。來此作甚。苗老俠說道。不然。不然。此事與愚兄。實有密切之關係。所以不揣冒昧。方敢前來。方臘說道。梁山草寇。可與老兄台有什麼關係呢。苗老俠笑道。那燕青乃是挾西周老六的徒孫。怎能說

與我無關呢。方臘說道。呀。這麼說來。那燕青是與兄台很有關係了。可是兄台是什麼主見呢。苗老俠說道。我實對大王說吧。現在燕青等逃在愚兄的莊中。託我冀此。我故此前來。請大王衝我薄面。不究他們就是了。方臘笑道。兄長你老放心。既然那燕青與你老有這樣的關係。我一定不究也就是了。老哥哥咱們喝酒吧。老俠客說道。還有一層。那史縱強擅殺劊子手。救走燕青等。他雖有不赦之罪。還求大王開天地之恩。方臘的眼珠兒轉了一轉。首肯道。老哥哥所說的。小弟是惟命是從。說着。給老俠客滿了一杯酒。復又說道。小弟近日爲軍務冗身。久未與兄痛飲。今日又得把杯其談。何樂如之。說罷。哈哈大笑。酒至半酣。方臘忽然起身說道。愛呀。我還有一件要緊的公務未了。請老哥哥略待。我去去就來。苗老俠客笑道大王請便。別耽誤公事啊。方臘連稱是。是。起身離席去了。不大的時間。就返回殿中。抱拳說道。叫老哥哥多有等待了。苗老俠笑道。我是不住阻兒等着。倒不覺着多大的工夫。方臘笑了一笑。仍歸原座勸飲。老俠客乃是豁達的人。並不疑有別情。也就以實爲實的飲了起來。直吃的月上花梢。方才罷飲。老俠客起身告辭。方臘送至儀門外。方才回去。老俠客至府門外。上了馬匹。一抖絲韁。出了金陵城。向龍江關苗家寨而來。行至中途。忽見一隊人馬。如流水的一般。落荒飛去。借着月色。在馬上仔細觀看。爲首的乃是三王方恒。老俠客不由的大吃一驚。忙縱馬回莊。到在莊前。見滿地的斷戟折槍。心中更是訝異。翻身

下馬。扣打莊門。莊樓上的守望莊丁。見是老莊主回來。忙把莊門放開。老俠客進入莊中。早有史繼強迎接過來。老俠客問道。適才我看方恒帶兵退走。大概他攻咱們的莊來了罷。史繼強當把經過情形詳細說明。直氣的老俠客銀髯倒豎。立時便要找方臘去質問。究竟方恒如何帶兵來攻莊。詳細情形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暗行誑詐藥麻苗有旺
專事詼諧戲耍鎮南王

原來方恒被苗老俠客用棍擊退。回至鎮南王府。稟明方臘。方臘聞言。心中躊躇了半晌。暗想道。本月十八日是那苗有旺的壽日。我那方鵬老哥哥。勢必前來與他作壽。且其餘的那幾老。也是要來。我若把他得罪了。這個亂子。可就大啦。必須想兩全其美的主意。方保無虞想罷。向方恒說道。賢弟且退回府去休養休養。我自自辦法。方恒退去。王官入報。稱說是苗老俠客來到。求見大王。方臘一聽。心中暗喜。忙吩咐有說。乃至把苗老俠請入。是倍加款待。老俠客怎說是怎應承。把老俠客穩住之後。托故出去。傳諭三王方恒。趁苗老俠在此速帶兵前往龍江關苗家寨。去捉史繼強燕青石秀等。不得違悞。方恒當時點齊了隊伍。如風馳電掣的一般。出了金陵城。直奔龍江關。比及來到苗家寨的莊前一看。那莊上的莊丁都佈滿了圍牆之上。一個個。弓刀上絃。刀出壳。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方恒看罷。心說。這是誰

走露的消息。叫他們有了防備呢。方恒他這種着想。是錯了。豈不知莊中有一個智勇兼全的史繼強。在這種局勢之下。那能沒有防備。自苗老俠去金陵見方臘之後。史繼強給燕青石秀等。敷藥吃藥。令他二人在書房調養。自己用些酒飯。當把苗老管家請來說道。請老哥哥。把貴莊的莊丁調來。我有分佈的事項。老管家苗順問道。你老調莊丁作什麼呀。史繼強笑道。老哥哥有所不知。那方臘乃當世梟雄。心如蝎蛇。你們老莊主不到他那裡去。或者他不派兵前來。今你們老莊主已到他那裏去了。保不住他把你們老莊主隱住。派兵前來捉拿我等。抄你們的莊院。老管家連稱是。是。說道。你老所料不差。待我趕緊去調莊丁。說着。轉身退出。不大的工夫。把所有的莊丁俱皆調來。齊集在大廳前。史繼強一看。很是齊楚。其中分四隊。計弓箭隊一隊。長槍隊一隊。削刀隊一隊。火槍隊一隊。每隊約二百人。設有正隊長一員。副隊長一員。史繼強按劍說道。現在鎮南王有意要襲取你們的莊子。我想我們的父母妻子。都聚居於此。若一旦被破了。他那些兵丁。是無紀律的。勢必要受蹂躪。那麼怎麼能避免這種禍呢。並沒有其他的法子。就是齊心努力去抵禦他等。你們放心。有我在。此幫助你們。管叫他不敢正視此莊。再說他們雖衆。究竟是叛逆。幾見有叛逆成事的。咱們抱定生是大宋的人。死是大宋鬼。以百折不撓的精神。爲國殺賊雖死亦有餘榮。因殺賊而死。不比束手被賊殺死。強的多麼。況殺賊未必能死。實是求生之道。我久已知道。你們這莊子雖

的人。受苗老俠客的薰陶。都是尙義的好男兒。我才跟你們說這片話。你們聽明白了沒有。聽衆人齊道。聽明白較。我們誓死殺賊。史繼強說道。好。那便就隨我前去守莊吧。說着。率衆莊丁。來到莊圍牆上。把弓箭手。火槍隊。沿着圍牆上密佈妥協。令長槍隊。削刀手。屯紮在莊墻下。分派已畢。站在瞭望樓上。往金陵城偵視。正在偵視間。遙見塵沙蕩漾。土雨紛飛。由金陵城。殺來一枝軍馬。待至切近一看。爲首的將領。乃是方恒二次前來。在莊外列開隊伍。勢欲攻莊。心說。我何不出去與他一戰。叫他先吃個大虧。想罷。下了瞭望樓。棹槍上馬。率隊出莊。佈成陳勢。催馬來至當場。一抖五勾神飛大槍。厲聲喝道。現有神槍將史繼強在此。那個敢來與我決一死戰。方恒一見。不由的怒從心上起。氣向胆邊生。擺三楞狼牛掣。將要出戰。早有金鏡無敵賽霸王吳大猛。一擺鳳翅溜金鏢。催動戰馬。厲聲說道。三大王且慢動怒。待末將捉拿於他。說着。來至當場。一語不發。掄鏢便打。史繼強把馬往外一磕。躲過鏡去。棹槍便刺。吳大猛架槍還招。兩個人打在一處。戰了約數十回合。不分勝敗。史繼強心中焦急。暗想道。如此的相持。何時是了。不如我以暗器傷他。想到此處。肅幌一槍。撥馬便走。吳大猛大喝一聲。那裡走。舞動溜金鏢。拍馬追來。相離切近。舉鏢兜後心刺到。史繼強把馬往旁一帶。翻身揚手。把飛鏢打出。當郎一聲。正中賊人的護心鏡上。吓的賊人不但不敢追。反倒撥轉馬頭。逃回陣去。史繼強復又來到當場上。哈哈的笑道。

還有那個前來一戰。我好如法泡製。賊隊中。怒惱了飛又手鍾如期。抖五股烈焰叉。催玉頂青察馬。來到陣前。喝罵道。大胆的叛賊。不認罪服輸。倒也罷了。怎麼還敢如此的賣狂。待我取你狗命。說罷。已然來至切近。舉叉就刺。史繼強用懷中抱月勢。豎大槍。往外就崩鐘如期將把叉抽回。史繼強用霸王撐槍的招數。斜肩帶背打了下來。賊人忙用橫架鉄門鬥的招數。來架大槍。豈知史繼強的周家槍法。神奇無比。見賊人用叉杆來架。忙掉槍頭。現槍握。兜心便刺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撲赤一聲。把賊人刺於馬下。當時身死。復又橫槍立馬。待戰陣前。賊隊中。白馬將軍周天棟。拍馬至當場。一言不發。撐槍便刺。史繼強說聲來的好。躲槍還招。當時兩個人。一來一往。爭殺起來。兩匹馬如遊龍戲水。兩條槍似怪蟒弄風。殺了個不得開交。戰了約百餘回合。史繼強賣個破綻。回馬槍把賊人刺死。方恒見連輸三陣。不由得怒氣填胸。挺狼牙槊。催馬至陣前。揮槊便打。史繼強挺槍相迎。當時戰在一起。捨命相爭。直殺的天昏地暗。日色無光。漠漠陣雲。籠罩殺場。眼看天已薄暮。二人的勝負不分。方恒心中甚是焦急。深恐苗老俠趕了回來。史繼強也是煩燥。怕的是賊人另有應接。正在相持不下之際。老管家苗順。帶着火槍隊出莊。埋伏陣後。來到當場喊道。史公子趕緊退回去吧。老奴自有退敵之計。史繼強一聽。忙虛幌一槍。撥馬回隊。苗順見史繼強退回。當把火槍隊揮出。向賊人迎頭痛擊。方恒見火槍隊十分厲害。勢難抵禦。又見天已昏曉。料難取勝。只

得率隊敗了下來。幸虧史繼強並未追趕。心中稍安。敗至中途。忽見一人。乘馬而來。一細看。乃是苗老俠客。不覺吃驚。忙率隊伍荒逃了下去。苗老俠客乘色月歸莊中。一聽史繼強述語經過。當時大怒道。好方臘。你敢阻我。跟我說好的。脚底下使絆子。好。好。老夫豈能與你干休。說罷。忙收拾俐落。帶好了盤龍棍。離莊連夜趕回金陵城。來找方臘。老俠客的脚步程是快得很。展眼來至城下。施展輕工。爬上城去。由馬道下城。穿大街。越小巷。直奔鎮南王府。行至切近。飛身而入。躡房越脊。來到大殿前。伏在後廈下。由窗隙往裡觀看。見方臘正與方恒談論攻莊之事哪。老俠客不由的怒氣勃然。聳身縱上大殿。一躍身跳至殿前。由身上抽出盤龍棍。厲聲喝道。大胆的方恒。敢趁老夫不備。襲取我的莊院嗎。快快出來受死。方臘一聽老俠客來到。大吃一驚。急忙來至殿外。滿臉陪笑的拱手說道。老哥哥因甚去而復返。有什麼話。請裏面說吧。苗老俠客冷笑道。你休與我裝好人。這種笑裏藏刀的招兒別跟我使。那是我使勝下的。我且問你。因為什麼。你把我隱住。派方恒襲取我的莊子呢。方臘笑道。小弟焉敢襲奪老哥哥的莊院。再說老哥哥的莊院。就是我的莊院。何用襲取。不怕老哥哥過意。我說句不中聽的話吧。有襲取老哥哥莊院的工夫。我還襲取宋室的城池呢。況且老哥哥對於我並沒有什麼不利之處。我焉能與老哥哥為難呢。老俠客冷笑道。你既不襲取我的莊院。不與我為難。那麼你命方恒帶兵作什麼去了呢。方臘帶笑說道。此事我實有事先無

聞。事後我才知曉。我正斥責他呢。可巧老哥哥就來了。請老哥哥恕我不知之罪吧。苗老俠客怒道。你這真是欺人之言。你不知道。他就敢擅自前去嗎。你倒推了個乾淨。不必巧辯。赶快過來與老夫一戰吧。說着。擡盤龍棍一橫。方臘聞言。仍不動怒。仍是笑容可掬的說道。老哥哥息怒。某焉敢與你老人家動手。咱們有什麼話。且請到裏面再說吧。苗老俠客怒道。你又使穩軍計呀。老夫此番不能上你那個當了。你就赶快上前與老夫一戰吧。別的話不用費了。說罷。撲棍發威。怒目相向。方臘笑道。千錯萬錯。是小弟之錯。無論如何。請老哥哥也得容量我。咱們能因為這一點小事。就悞了若許年的交情嗎。老俠客厲聲說道。什麼。差點沒打破我的莊院。還是小事。這樣的暗算於我。還有什麼交情之可言。你就過來與老夫拚個死活吧。方臘仍然是笑而言曰。毫無怒容。苗老俠客是一再要與方臘拚鬥。不依不饒。所有方臘手下衆人。一個個都是不平。旁邊怒惱了方恒。搶至近前。厲聲喝道。老匹夫休要無禮。我家大王容讓於你。你怎麼給趣不要趣呢。我帶兵是爲捉拿燕青與石秀兩個奸細與史縱那個叛賊。何干汝事。現在我們正與梁山泊用兵之際。難倒說你私通梁山泊不成。我家大王素日尊重於你。你反倒背我家大王。相護梁山的賊寇。你對的起我家大王待你之厚情嗎。我家大王不究你窩藏奸細之罪也就是了。你還找上前來。無禮取鬧。這是什麼道理。你若是聽時務。赶快回去。不然的話。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苗老俠客勃然大怒喝道。膽大方恒。

你敢與老夫強咀嗎。老夫就要相護梁山泊。你便把老夫怎麼樣。方恒怒冲冲的說道。老匹夫休要撒野。你既袒護梁山泊。我就要你的命。說着。擺槊就打。苗老俠客說聲來的好。側身躲掣。舉棍還招。方恒是想要報一棍之仇。捨命的進攻。老俠客是盛怒之下。那能留情。兩個人各不相下。苦鬪起來。戰約百餘個回合。方恒一時疎神。被苗老俠客一脚踢倒在地。老俠客方要趕上前去追他的性命。方臘上前攔道。老哥哥住手。看在小弟的分上。饒恕了他吧。事後我必有辦法。給老哥哥消氣。老俠客雖然是氣惱。但是方臘卑躬折節的盡情盡禮。也不能不稍留情面。只得住手。向方臘說道。你不叫我傷他。你可與老夫一戰。方臘笑道。小弟豈敢與老哥哥交手。無論如何。請老哥哥得原諒我的錯。老俠客見方臘這樣的退讓。氣已消了一半。遂把話拉回來說道。並不是老夫不原諒大王。實是大王所辦的事。譎詐欺人。方臘紅着臉說道。得啦。老哥哥別往下說了。請你老不究既往。曲予寬恕。小弟便感激匪淺說罷。往殿中相讓。老俠客見他這樣的謙恭。不好意思再拂其意。只得隨他進入殿中。分賓主落了座。方臘命人擺上酒筵。款待老俠。老俠客幾番的要走。方臘是再三挽留。遂入席共飲。方臘給老俠滿上一杯酒說道。請老哥哥滿飲此杯。藉贖弟罪。苗老俠接杯在手。一飲而盡。說道。大王不要客氣。我們自斟自飲。倒覺隨便。方臘笑道。那我就惟命是從了。老俠客是個豁達的人。見方臘如此的懇勸。前嫌盡釋。便開懷暢飲起來。酒過三巡。方臘命人添

酒。並向從人使了一個眼色。從人會意。退了出去。少時拿了一壺酒來。給老俠客滿上。老俠客怎麼也想不到方臘用膝汗藥酒賺他。遂並未注意。一氣飲乾。飲下去之後。覺着渾身癱軟。四肢乏力。心中明白。起坐不能自由。這才知道。又上了方臘的當。後悔是來不及了。就見方臘捧笑道。老哥哥這橫是發威不得了吧。我因爲衝着我大哥哥方鵬的面子。不肯與老哥哥你反目。可是老哥哥你逼我太甚。我不得不把你用酒麻住。可是我決不能壞的性命。等我把史繼強等捉住之後。再把放回。暫且請在我這專住兩天吧。老俠客聞言。怒氣填胸。打算起身與方臘動手。但是身不由自主。動不得。有心罵他幾句。舌強不能出言。乾瞪着眼睛瞧着生。方臘當時命人把苗老俠抬至內書房中。妥爲看守伺候。從人運命把老俠抬至後面去了。方恒向方臘問道。那老匹夫如此的可惡。兄長爲不殺他呢。方臘笑道。三弟你忘了他是本月十八日的壽日慶。咱們大哥不久便來給他作壽要是把他殺了。大哥能答應咱們嗎。再說江南十老義氣深重。若把此老殺了。那九老豈能與咱們干休。三弟不要小不忍而亂大謀哇。方恒連稱是。是。方臘繼續說道。我們最要緊的是。先去捉拿史繼強等。萬不可令他等逃走。須知一日縱敵。萬世遺殃。此番我親身前往。看史繼強那厮。還敢倔強麼。你火速去調齊馬步重軍。不得延悞。方恒忙起身退出。調隊去了。方臘當時換好鎧。全身披掛整。率衆出離王府。跨上戰馬。揸定寶刀。至教軍場。見隊伍已竟調齊。當即傳令。兵發龍

江關。馬步隊陸續開動。方臘在後督隨。一直殺奔苗家寨而來。不一時來至切近。方臘傳令把苗家寨圍了個水洩不通。盡力的攻打。幸虧史繼強防禦有方。督飭莊丁極力抵抗。莊上的槍弩砲火齊發。把方臘的軍馬。打的紛紛倒退。方臘一見大怒。手刃了幾個軍士。督飭進攻。衆軍士只得冒着砲火。捨命的攻打。史繼強見方臘的隊伍。攻打甚緊。忙命莊丁火槍痛擊。相持良久。東方既白。方臘見傷損了許多軍士。並去得手。只得傳令停止攻擊。史繼強見方臘的隊伍已攻的不緊。也就命莊丁止住砲火。站在瞭望樓上。手挽弓箭。厲聲向方臘說道。請大王速速退回。有我史某在此。你難討半點便宜。這所莊子。想破是萬難哪。方臘聞言大怒。咆哮如雷的喝道。大膽的史繼強。你敢叛孤麼。快快出來受死。史繼強冷笑道。你叛國家。肚心爲逆。我豈能與你同污合流。我是欲替國除逆。何言叛也。說着。彎弓搭箭。向方臘頭上便射。方臘在不及防。正射中頭盔之上。不由大怒。把大刀一揮。又欲督飭軍士攻打。忽見一個老僧。飄提闊袖。飛奔前來。方臘一看。乃是銅頭鐵拐鎮沙門三寶護法僧了然和尚的師兄金山長老趕到。方臘忙下戰馬。迎上前去。笑道高僧如何到此。金山長老合掌笑道。老僧特來。與你們兩下解圍。方臘笑道。這個圍你老可解不了。因爲與我軍事上有重大的關係。金山長老笑道。大王此話。老僧實在不解。這苗家寨的老莊主。與大王是故舊之交。怎麼有碍大王的軍事呢。方臘嘆道。唉。高僧有所不知。皆因那梁山泊的宋江。派石秀燕青。

潛來金陵城擾亂。關的天翻地覆。把我的侄子。方天壽殺死。後來燕青等被擒。我命定國王史繼強暨斬。誰知那史繼強。竟喪心病狂。殺了劊子手。把燕青等救走。逃在此莊。孤三弟方恒追趕前來。誰知苗老俠客。不但不助力於我反偏袒叛賊史繼強與奸細石秀等。用棍將我三弟擊退。還去找我理論。高僧想情。這未免欺我太甚吧。但是我仍不肯破了情面。可是與苗老俠不能破除情面。對於奸細與叛賊。勢又不能放縱。孤當此兩難。不得不穩住老俠。捉拿奸細。誰知孤之三弟。非史繼強之對手。反被殺敗。苗老俠回莊後。不諒解孤之難處。復又夜入孤府。無理取鬧。孤因交情的關係。一再的退讓。老俠毫不容情。一再逼迫。孤迫不得已。把老俠客用藥酒麻住。遂親自率兵前來捉拿奸細。請高僧放心。孤宗旨是捉奸細。決不能傷損苗家寨一草一芥。孤將奸細獲住後。仍然把老俠客安然放回。我們還是好交情。於公於私都無防碍。金山長老笑道。大王說的雖然盡情盡理。但是事難求兩全哪。今大王藥麻苗老俠。帶兵圍莊院。這種辦法。恐於交情上不相當吧。再者說。我看此莊防守甚嚴。恐一時難以攻破。於公事方面也難辦到吧。大王此舉。於私交方面。未免近於詐。於公事方面。未免近於拙。貧僧竊爲大王不取。依貧僧之愚見。不如大王先請回府。貧僧自有相當的辦法。如大王怕奸細逃走。僅可派兵圍住莊院。事有專在。倘貧僧排解不了時。大王再攻莊也還不遲。不知大王意下如何。方臘笑道。這事不勞分神。用不着排解。孤把史繼強等捉住之後。

當給苗老俠客陪罪。那時苗老俠怎麼責罰。我怎麼領。如此辦法。豈不兩全其美。還勞高僧排解什麼呢。金山長老笑道。大王的意旨。不是專爲捉拿燕青等嗎。方臘點頭說道。不錯呀。金山長老繼續說道。既然是爲捉燕青等。大王若先把苗老俠客放開。貧僧必使老俠客。把燕青等獻出就是了。這樣辦法。還省得大王勞師動。也省得苗家寨的居民受驚。苗老俠的面子也好看。這才是兩全其美之法呢。若大王捉住燕青等之後。再放老俠。請問老俠能與大王干休嗎。倘老俠因此事。氣個好歹的。那九老兄弟。能不替老俠報仇嗎。照大王這辦。恐惹大衝突哇。大王若先把老俠放開。貧僧把大王的意旨。向老俠詳細的解釋。管保把燕青等獻出。從此化干戈爲玉帛。言歸於好。豈不圓滿麼。大王其思之。方臘聽金山長老說我這片言語。很覺有理。沉吟良久。緩緩的說道。高僧的主意。固然是好。不過。恐其苗老俠不肯把燕青等獻出吧。金山長老笑道。貧僧與苗老俠交稱知己。凡是我所說的話。他沒有不聽的。這一層並沒有什麼難處。請大王就依貧僧的話辦吧。方臘說道。既然如此。就請高僧隨孤入城去吧。當時命方恒率一枝軍馬。在苗家寨左近紮營。以防燕青等逃走。吩咐已畢。又命人給金山長老備了一匹馬。這才率軍同長老返回城中。來至府前。下了馬匹。方臘令隊伍各歸各營。遂同金山長老。進至裡面。到在大殿中。分賓主落座。此時天已傍晚。方臘命人擺上酒宴。讓長老入座飲酒。長老說道。且慢。請大王先把苗老俠解救過來咱們再飲酒不遲。方

臘點頭稱是。當命人去把苗老俠抬來。從人遵命退出。不大的工夫。由書房把老俠客拍到。方臘復命人把解藥取到。給老俠聞在鼻孔之上。工夫不大。老俠客覺着如釋重負。四肢已得了自由。躍然而起。一語不發。坐在椅子上。只是不住的擗頭。冷笑不已。方臘來至近前。躬身說道。老哥哥千萬別生氣。恕過我去吧。我是悔已無及。苗老俠客。低頭不語。冷笑不住。鬧的方臘是無可如何。不知所以。金山長老笑向老俠客說道。老兄台不要生氣。方大王雖然未免欺詐。但是也迫不得已。不得不如此。可是大王對於老兄台。並未加以侮辱。也算盡情盡義。至於捉拿史繼強等之事。關於軍事。也是不得不然。老兄台無論如何。也得原諒方大王的苦衷啦。說着。衝老俠客使了個眼色。老俠客仍是冷笑不語。方臘是一再的道歉。長老是假意的百般解說。老俠也慨然長嘆。向長老說道。老夫沒想到。威鎮江南的方大王。會用朦汗藥了哇。那朦汗藥乃是下五門賊人所用之物。怎麼赫赫的鎮南王。也利用此物陷人呢。這真是非老夫所不能料及。方臘一聽。直臊的面紅耳赤。一時還不出話來。長老接言說道。老兄台不要這麼說。用兵之道。是不厭詐呀。苗老俠說道。詐分怎麼詐。若是用奇謀。用韜略。把老夫拿住。老夫死也甘心。用這種愛昧的行爲。不但令我不服。也失那鎮南王的身份哪。方臘起身接言說道。小弟之錯雖大。還求老哥哥海涵。小弟愚昧無知。老哥哥還沒容人之量麼。請老哥哥念往日之情。格外的寬宥吧。已過的事。請不必提了。給小弟留一步餘地。

吧。說着。又深施一禮。長老插言道。方大王如此引咎自責。老兒台也就勿究既往。得較。咱們赶快喝酒吧。說罷。把老俠客延入首座。方臘與長老左右相陪。慇懃勸酒。老俠客舉杯看了一看。笑道。這酒中大概許沒有什麼毛病吧。方臘紅着臉說道。老哥哥休再提起。小弟殊覺愧對之至啊。長老從旁接言說道。老兒台是一年驚蛇咬。三年怕井繩啊。此番只管放心。這酒中是決無毛病。待貧僧先乾一杯。說罷。舉杯一飲而盡。方臘聞聽。心說。本來就够我受的了。你這老和尚怎麼也話中帶着譏諷呢。心中老大不悅。可是不好意思形諸於外。強笑着說道。我也乾一杯。藉以解嘲吧。老俠客也就一飲而盡。同時各乾了一杯。這才共飲起來。雖然各懷心意。形式上倒也歡暢。簡吃了一個杯杯淨。盞盞乾。酒過三巡。菜過五味之後。長老笑向老俠客說道。貧僧是給老兒台前來祝壽。不期遇上此事。貧僧既然趕上。不得不出頭排解。望老兒台看貧僧的面子。不要計較以往。等過了老兒的壽日。我們大家公同想個相當的辦法。給你們了解此事吧。老俠客說道。麼僧怎辦怎好。老朽是惟命是從。百佈百隨。決不能叫高僧從中爲難。長老笑向方臘說道。大王聽見了沒有。這沒有什麼難辦的了。方臘笑道。若非高僧來到。事情成了僵局。真無法下台了。若因此事得罪了多年的好友。使如何以對人。但是還得求苗老哥哥。諒解我是因爲事關軍機。不得不權用詐術。況且我所用的詐術。也是爲保全交情的面子。方出此下策。還得請老哥哥替我設想。當此與梁山泊用兵之

際。怎能輕易把奸細放了。且史繼強忘恩負義。爲救奸細。叛我而去。這種大罪。若是不究。何以儆效尤。何足以立法。無論如何。高僧與苗老哥哥。只要能便孤於國法。於軍法。都能不廢。孤是感激不盡的。金山長老聞言。暗笑道。似你這樣的叛逆。還講國法哪。真是可笑。口中遂答道。大王怎說怎辦就是了。此事攔在一邊。咱們暫且喝酒吧。說着。舉杯飲乾。方臘見長老飲興正豪。命人撤去殘席。另換新宴。此時天已大黑。從人掌上燈燭。繼續上菜。這回從人端上一盤青蒸蘆鴨。擺在棹上。方臘舉箸將要夾菜。忽見那鴨子的背上。放着一概。貓矢。不由的大怒。知道。必有奸細。前來戲耍。當時一縱身躍至外面。飛身上房。凝神向四外觀看。並未見有一些動靜。心中暗想。這個人的身法好快呀。怎麼在這一剎那間。就會沒影兒了呢。又到週圍查視了一遍。仍然是沒看見什麼踪影。此時金山長老也追將出來。向方臘問道。大王可曾看見什麼形踪麼。方臘搖頭說道。什麼也沒看見。金山長說道。既然如此。請大王回殿去吧。方臘點頭。遂一同回入殿中。歸了座位。方臘怒問上菜的從人道。你把菜端來時。怎麼就不加小心。令奸人置此別物。戲耍於我。這種疎忽。罪應斬首。吓的從人急忙跪倒在地。一時還不出話來。長老勸道此事豈能怪從人。這必是梁山泊鼓上蚤時遷幹的事。從人他那能隄防的呢。方臘一聽說的有理。當時喝退從人。大罵時遷不止。罵了半晌。復命人撤去殘席換上新宴。又洗盞更酌起來。不想一巡酒過。方臘與金山長老及苗老俠

客。同時都覺着渾身難軟。四肢無力。不能動轉。方臘驚訝道。愛呀。不好了。咱們受了麻藥之計了。這句話說完。舌強便說不出話來了。三個人心裡明白。瞪着眼睛。互相對觀。乾說不出話來。正在這無可奈何之際。忽見由外面進來一人。頭挽雙髻。身穿藍緞綁身藍襖。下身穿兜當袴。腰繫絲鸞帶。面如銀盆。細眉長目。鼻簡口方。唇若丹硃。牙排碎玉。年紀約在十五六歲。手提一條連環槍。笑嘻嘻的來至方臘的近前。苗老俛口雖不信言。心裏明白細看乃是四弟的愛孫。談諧童子登山白猿小野龍安騰蛟來到。心中又是喜。又是氣。喜的是小小的年紀。就能有此膽量。單身來此。戲弄方臘。氣的是他不分青紅皂白。連自己也用藥麻住。無奈口不能言。只得看着他的動靜吧。究竟安騰蛟怎麼會來此呢。皆因是隨着他的祖父安老俠客。由家中前來與苗老俠客做壽。比及來到苗家寨。見有無數的軍馬圍困。安四爺心中甚是訝異。忙率安騰蛟來至切近。細看乃是方臘的軍隊。更是納悶了。正在這莫明其始之際。當有軍士上前攔住。厲聲問道。什麼人少往前進。安四爺笑道。你就提現有巡海老蒼龍安良安國義。求見你家兵主。軍士一聽。知是江南十老第四老來到。那敢怠慢。忙去回報方恒。方恒聞報。忙出帳迎接。抱拳向安四爺笑道。老兄台大概是給苗老俠客上壽來了。安四爺點頭說道。正是爲上壽而來。可是三王爺率兵在此把守。莫非也是爲給苗老俠助威慶賀。方恒嘆了口氣說道。老俠客且請到帳中一叙。某中的事情。實非一言所能盡。方四爺只得率

安騰蛟同着方恒進入帳中。分賓主落座。軍士獻上茶來。茶罷攔盞。安四爺問道。適才三王爺所說非一言可盡之語。究竟倒是爲什麼事啊。請道其詳。老朽願聞。方恒當把燕青石秀鬧金陵。史繼強搶法場。逃入苗家寨。苗老俠出頭祖護。大鬧鎮國王府。一切經過的事情。說了一遍。安四爺說道。此事老朽既然趕上。自有相當的辦法。請三王爺先把我門爺倆放了過去。有什麼話。等我們衆兄弟來齊了再說吧。方恒連稱是。是。遂即傳令。命軍馬閃開一條道路。當時軍馬列開。安四爺帶安騰蛟起身作別。穿營而過。至莊前。安騰蛟喊道。莊上聽真。現有我們爺兒們來啦。趕快放開莊門。莊樓上史繼強。扶着護身板。往下一看。乃是安四爺來到。心中大喜。忙命莊丁。把莊門放中。下莊樓迎接出來。相見之下。叙了寒溫。一同進入莊中。關好了莊門。來至大廳。莊了座位。安四爺開口說道。現在的事情老夫已盡知了。等着我們衆兄弟到來。自有退敵之策。史繼強說道。現在苗老俠去金陵。並未回來。恐兇多吉少吧。安四爺笑道。這一層倒無須顧慮。不用說還有金山長老去排解。就是金山長老不去。我們大爺也無妨碍。因爲方臘衝那一面。他也不敢加害我們大爺。史繼強說道。話雖如此說。但是那方臘居心叵測。也不可不加仔細呀。小侄是因爲在此守莊不克前去。請師叔分神去走一遭。方爲把穩吧。安四爺點頭說道。我明天去一次就是了。當時計議已定。天色已晚。從人點上燈燭。史繼強命人擺上酒宴。款待老俠祖孫。安騰蛟略爲吃了一點東西。

便打起哈欠來了。安西爺一看。問道。你是乏了吧。安騰蛟說道。可不是麼。我要先睡去了。史繼強忙命從人。把安小俠領至書房去安歇。安騰蛟把從人遣去。獨自坐在書房。暗想道。我苗祖父既然困在金陸城中。必然是囚多吉少。倘有疏失。那還了得。我若不知道便能。今既知道了。豈可不去解救呢。想罷。潛出房門。縱身上房。施展飛騰術。躡房越脊。出了莊院。繞過方恒的大營。一直向金陵城而來。不一時已然來至城下。越過護城濠。至城下。施展壁飛的工夫。攀援而上。至城上。翻身躍入。順馬道。飛奔至城下。好在是輕車熟路。穿大街。越小巷。逕向鎮國王府而來。比及切近。飛身而入。躡房越脊。滾脊爬坡。來至銀安殿下。用珍珠倒捲簾的工夫。垂下身來。向下探視。用舌尖刺破窗紙。往裡觀看。見方臘正與苗老俠客及金山長老飲酒呢。聽金山長老所說的話。一味的是和平辦法。再看苗老俠客。是垂頭不語。冷笑不住。方臘是一再的抱歉。看這種情之下。一定苗老俠是吃了方臘的虧。心中暗想。我何不戲耍戲耍他。也給苗老俠出一出氣呢。想到此處。翻身上了殿上。打算找一塊碎石瓦片。往菜裏扔。不想正有一堆貓矢擱堆在瓦壠之中。忙由腰中掏出一張紙。墊着把貓矢擱拿起。復反翻身至房簷之下。把身體勾住。往下觀看。正趕上從人端上一盤青蒸盧鴨。從簷下經過。忙把臂往下一伸。置貓矢於菜上。然後仍把身形勾在簷下。隱藏起來。不一會見方臘縱出殿外。在四下尋找了一遍。復回入殿中去了。這了由簷下翻身上了殿上。由殿後

坡躍下。鶴伏鷺行。向方臘寢居之處而來。來至切近。伏在窗外向裏窺視。見有方臘的三個親隨。正在外間屋飲酒哪。就聽中那人說道。我們蕭軍師配合的那種麻藥可真厲害呀。就是像苗老俠客那樣久闖江湖的人都被麻倒。你們說那藥厲害不利害吧。又聽旁邊坐着的一個人說道。咱們軍師所配的那種藥。與下五門賊人使的那種藤汗藥是大不相同啊。聽說那下五門的那種藥有嬰胎配成。最殘忍不過的。咱們軍師所配的那種藥。全是草藥製成。雖然把人麻住。一經解藥解救過來。身體並不受傷。較比下五門的藥強的多。又有一個賊人說道。這藥若是不好。大王能叫咱們仔細看着嗎。安騰蛟聽罷。知道這三個賊人是看守麻藥的。心說我何不進去把三個賊人制住。盜取麻藥。設法用以麻方臘呢。想至此處。用燕子穿簷的工夫縱入屋中。以分筋措骨法。把三個人制住。在屋中一搜。見有兩個藥瓶。一個瓶上貼住紅箋上寫麻神迷魂藥字樣。一個瓶上也貼有紅箋。上寫九轉還魂散字樣。知道一瓶是麻藥。一瓶是解藥。遂一併帶在腰中。縱出屋外。復至大殿上。隱身明處。見從人往來上菜。遂尾隨從人至廚房。伏在房上往下觀看。恰見一個從人在廚外起酒缸上的泥封哪。將起來之後。廚中的廚夫叫他把菜端上去。那個從人只得放下酒缸。進入廚中。取了菜盤。端向大殿去了。安騰蛟乘這個機會。輕輕躍下房來。暗將麻藥。撒入缸中。把泥封放好。縱身上房。施展輕身術。復反來至大殿上。用夜叉探海勢。竊看動靜。不大會兒的工夫。從人端上一大壺酒來。

小俠客心中暗喜。果不其然。方臘與苗老俠客等。喝下這一壺酒去。都被麻醉得動轉不得。癱臥在椅子上。安騰蛟一垂身。跳下房來。掀簷進入裡面。到在方臘的近前。笑嘻嘻的說道。方大王啊。你就知道會以麻藥麻人哪。你怎不妨備人家也會用麻藥麻你呢。我今天把你麻住。這還有個名稱。這叫以其人之道。還制其人之身。你明白了麼。話又說回來。這也是你眼前的現時現報。我再給你說一個故事。你聽一聽。從前商君立法。臨完他還因作法自斃。這就是你的榜樣。請問你若不製這樣麻藥。小太爺雖有妙手空見的本領。也沒地方偷去呀。這不是你自己自受。可是什麼呢。咎由自取。大王啊。你休要怨別人。怨你無謀少識。不然的話。當世的梟雄。怎麼會被我這一個小孩子所困呢。這就是你的一個做賊。衝今天你栽到我的手裡這場事。你就趕快把你那野心收起吧。就憑我這麼一個小孩子。你都闖不過。你還想與宋朝爭橫。那不是拿着雞蛋往石頭上碰嗎。我是因為你跟我爺爺。也怪不錯的。我不能要你的命。不過。我是以大仁大義。管教管教你。盡其朋友之道。再說你也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。怎麼會不知好歹呢。那梁山泊的衆好漢。都是本着忠義二字。捨身報國。並不是跟你有什麼過不去。是不能容你叛反國家。才起義師。兵下江南。真是堂堂之鼓。正正之旗。你說我們爺們要是向着你吧。那不成了叛逆了嗎。故我們爺們。只好是向理不向人。今與汝約。趕快把你所有水陸的隊伍撤回。歸順國家。與梁山泊合作。去平王慶。以佐宋室的江山。我便饒

你。否則。三天之內。小太爺把你吃飯的傢伙取去。那時你可吃什麼都不香了哇。我是明人。不作暗事。話是對你說明白了。從不從在你。你可要仔細了。你可要與我打點了。苗老俠在旁邊聽着。不由的暗笑。心說。這孩子這兩片咀。可真壞呀。此時方臘已氣了個半死。可是安騰蛟仍是嘻皮笑臉的向方臘說道。大王啊。請你若千萬可別怪罪我。小孩子說話。是沒深深淺淺。得什麼順咀說什麼。可是我敢自信。句句所說的都爲的是你呀。常言說的良藥苦口利於病。忠言逆耳利於行。請大王三思之。說罷。又向方臘端詳了半天。方臘的氣更大。恨不能一把抓住安騰蛟。劈爲兩斷。但是動轉不得。只得乾瞪着眼睛。張着咀。生悶氣。安騰蛟看了半晌。猛然看見。方臘脇下所懸的刀。乃是燕青之物。說道。大王這把寶刀。大概是祖遺之物吧。就看這刀亮。平常人也不能有哇。可是大王既有一口大寶刀。這佩刀還用的着嗎。我跟你老人家好了會子。得啦。送給我吧。說着。伸手把刀摘了下來。佩在脇下。在方臘的面前。走了幾回。向方臘問道。你老人家看我佩這刀威風不。方臘是乾瞪着眼睛。沒法子辦。幾乎把肚皮氣破。安騰蛟把解藥掏出。與苗老俠及金山長老聞在鼻孔之上。不大的工夫。都恢復了原狀。行動自由。安騰蛟向苗老俠說道。咱們爺兩走吧。有什麼事。咱們回苗家寨去接着就是了。苗老俠只得隨着安騰蛟。起身離殿。躡房越脊。返回苗家寨去了。此時只睜下這位作魯仲連的金山長老。坐在椅子上。呆呆的發怔。看方臘受這一番辱。心中

着實不忍。正在這無可如何之際。忽見從人慌慌張張由外面進來。金山長老說道什麼事這樣的慌張啊。從人把話說明。金山長老直氣了個目瞪口呆。欲知是什麼事且看下回。

第二十七回

金陵城衆老俠聚會
葵花峪神大師慶兵

從人見長老相問。忙說道。哎呀。看守大王內書房的三個親隨。不知被何人給制住了。都不能動轉。也說不出話來。金山長老一聽。就知是安騰蛟辦的事。遂向從人說道。不要緊。你可以帶我看看。從人連稱是。是。轉身出了大殿。長老在後相隨。從人心裡甚納悶。問道。我們大王坐在椅子上。瞪着眼睛。怎麼不說話呀。這是怎麼回事呢。他一邊走着。一邊尋思。不覺已至內書房的門前。從人把長老讓至裏面。長老進至裡間屋中。仔細一看。這三個人都是受了分措之辟。忙過去給解救過來。三個人緩過來之後。渾身疼的要死。哎呀。哎呀的亂叫。長老又用舒筋活血之法。給他們都醫治好了。這才問道。你們是被誰給制住的呢。三個人一齊說道。我們正在屋中閑談呢。忽由外面進來一個小孩。也就在十五六歲。不容分說。就把我制住了。盜去了兩瓶藥。你老說這個賊人胆子够多麼大。竟敢到王府裡攪鬧來。長老點了點頭。又問道。你們找一找。還有解藥沒有啦。要是有哇。趕緊拿出來。去解救你們大王吧。三個人一聽。暗自吐了吐舌頭。心說。這個賊可算胆大包天了。急忙由腰中取出

一瓶解藥。隨同長老。來至殿中。此時有幾個從人在方臘之側。口中不住大王。大王的叫喊。見長老進來。齊說道。哎呀。老方丈啊。我家大王是中了邪吧。長老笑道。不要緊。待一會兒就好了。遂命那三個親隨。過去把解藥給方臘聞上。不大的工夫。方臘就立起身來行動自如了。把從人都揮退。怒氣勃勃的。坐在椅子上。氣急轉笑的向長老說道。俺方某縱橫一世。就沒栽過跟頭。想不到今竟栽到孺子的手裏。真真氣死我也。請長老赶快回廟去吧。這個事無須乎解合了。俺若不踏平了苗家寨。誓不爲人。說罷。把鋼牙咬的咯支咯支的價響。金山長老笑道。大玉暫且息怒。那安曉蛟雖然是玩皮。可是大王與他祖父素有深交。衝着他祖父。也不能計較於他呀。他年未及冠。總算是個孩子。大王豈能與孩子一般見識呢。大王若因爲一個孩子。大動干戈。恐人笑大王沒有海量啊。因小而失大。竊爲大王不取。再說那苗家寨。素日沒有不遵從大王法令的。惟有這一次。容納史繼強等。是愧對大王。可是其中。也實在有不得已之苦衷。假使大王設身處地。也不得不然。且苗老俠壽日在即。那九老必都來上壽。者大王必走極端。勢必引起公忿。我說句不怕大王過意的話吧。那江南十老的號招力。勝大王數倍。倘羣起而攻大王。大王又何策以抵之。聖人說的好。小不忍則亂大謀。大王其思之。方臘冷笑道。長老所言雖是。可是某爲軍事計。爲利害計。勢不得不與苗家寨一戰。請老老爲我設想。我那能一日縱敵。萬世遺害呢。再說那史繼強。我封以極位。

待以特殊的優渥。他反背我而去。把奸細救去。老方丈想一想。是可忍孰不可忍。爲我大事計。只得不顧一切。掃蕩苗家寨。捉拿史繼強等之後。再與梁山泊一決雌雄。諒區區草寇。何足與孤爭橫。就是江南十老左祖他等。孤金陵以爲城。長江以爲池。還不知鹿死誰手呢。長老笑道。話不是那樣說法。大王就因爲這麼一個小孩子。便跟十老反目。因小失大。人將謂大王何。竊爲大王不取。貧僧必設法叫大王順了這口氣。使雙方都得過的去。那才行哪。貧僧決不能偏向一面。方臘冷笑道。事情到在這個地步。已成僵局。高僧就請不用替我們爲難了。少時孤便調集軍馬。進攻苗家寨。諒小小彈丸之地。焉能與孤抗橫。孤若不把苗家寨掃平。誓不回軍。金山長老笑道。若以勢力來論。苗家寨何能抵的住大王。若以情理來看。大王無攻苗家寨之必要。方臘忙問道。怎見得就沒有攻苗家寨之必要呢。長老說道。那苗家寨乃在大王勢力範圍之內。何用攻爲。大王不是就爲的是捉拿史繼強與燕青等麼。俟過了苗老俠的壽日。貧僧與十老等。把他們解送來。也就是了。方臘笑了笑說道。高僧無非是這變說說算了吧。若待過了苗老俠的壽日。孤的大哥來到。就不好辦了。長老笑道。此事還非得等大王爺來到不可。否則。使與苗家寨爭戰起來。大王爺豈能不怪罪大王不留情面呢。貧僧想大王爺若是來到。此事不難迎刃而解。請大王少安勿躁。現在天已亮了。貧僧覺着肚中有點饑餓。咱們先喝兩杯。有什麼話再說吧。方臘聽金山長老這片言辭。心中想了一想。也很

有道理。只得吩咐侍從。把酒筵擺上。不一會兒的工夫。從人調開棹椅。羅列杯盤。酒宴擺好之後。方臘與長老入座飲酒。酒至半酣。忽有王官入殿報道。現在大王爺駕到。欲求見大王。方臘忙傳諭大開儀門。預備恭迎。傳諭已畢。起身離座。向長老說道。高僧稍待。孤去迎接大王爺。說着。轉身出殿。迎至府門外。見碧目寨達摩方鵬。昂然走了進來。方臘忙上跪倒。口稱小弟接駕來遲。伏乞大哥恕罪。方二爺用手攙起。說道。自家兄弟。何必行此大禮。說着。遂相携入內。進入殿中。金山老。起身拿笑道。方老俠客。這是由那來呀。方二爺還禮說道。我是由苗家寨而來。長老幾時來的呢。金山長老笑道。我是昨天來的。請老俠客入座。咱們先喝會子吧。方臘請老俠客上坐。老俠客讓長老上坐。互相謙讓了半晌。還是金山長老首座。老俠客次座。方臘主位相陪。復命人撤去殘席。重換杯盤。方臘斟了一杯酒。恭恭敬敬。雙手送至方二爺的面前。然後又與長老滿了一杯。這才共飲起來。方臘滿臉陪笑的向方老俠道。大哥多日不來。實在想煞小弟了。方二爺掀髯笑道。愚兄久不見賢弟。也是屢切馳思啊。今愚兄是來與苗老俠拜壽。便道前來看望賢弟。方臘問道。兄長由苗家寨來。可曾聽說我們發生糾葛了麼。方二爺冷笑道。我要沒聽說。我還不來找你呢。我且問你。咱們兩個人是什麼交情。方臘笑道。我與兄長是割頸之交。不願同生。但願同死。情逾骨肉。義勝手足。並且兄長於弟有再造之恩。弟之得有今日。皆我兄長所賜啊。小弟視兄。直比我

父兄猶重啊。方二爺冷笑了笑說道。咱的交情。既然如此。可是賢弟你知道愚兄與苗老俠。又是什麼交情呢。方臘躊躇了半晌。囁嚅說道。兄長與苗老俠的交。情較比與小弟還重些。方二爺笑道。賢弟何以見得。方臘說道。兄長與苗老俠乃是道義相投。金蘭至道。相交多年。豈不比小弟重麼。方二爺說道。賢弟既然與我有交情。我的朋友是你的朋友不是呢。方臘笑道。兄長的朋友當然是小弟的朋友。方二爺笑道。既然我的朋友。跟你的朋友一樣。你怎麼用麻藥把我的朋友制住。還以兵圍困我朋友的莊院。這是何說。不用說我要是得罪你。你一定要走馬兵取洞庭湖呢。說至此處。老俠客的鬚眉皆張。怒目相向。方臘仍然是笑容可掬的說道。兄長息怒。其中實有不得已之苦衷。方二爺拍案說道。怎麼苦衷。快快說來我聽。方臘帶笑開言。說道。只皆因那宋江派燕青與石秀。潛來金陵攪鬧。殺死我的侄兒。方天壽。後來二賊被我軍捉住。不想那定國王史繼強。以監斬為由。救走燕青與石秀。逃入苗家寨。兄長請想。現在小弟正與梁山泊戰爭。此事豈不與軍事上有大關係麼。苗老俠不體念小弟的苦衷。反護庇史繼強等。來金陵。與小弟無理取鬧。小弟是一再的退讓。苗老俠是一再的逼迫。兄長請想。此事叫我怎麼辦。小弟迫不得已。才用藥酒。把苗老爺麻住。為的是避免動武。這也是小弟保護苗老俠客的一番苦心哪。方二爺氣亨亨的說道。啊。這還是你費心保護哪。幾乎你沒把苗家寨給屠了。你還說什麼避免動武。簡直的是你眼睛裏。就沒有老夫。固

然是關於你的軍事。可是你就不想一想。你這種辦法。叫我何以爲情。再說苗老俠壽日在即。你也明知道我一定耍來的。不會等我來到再商議一切的法麼。大概老夫來到。必然有相當的辦法。何須乎你用種種的詐術呢。這明明是。你一朝得志。不認得朋友了。你既不情。難怪老夫不義。咱們今天就是今天。拚一個死活吧。說着推翻了棹案。回手抽出金背斫山刀。縱身跳出殿外。站在當場。厲聲喝道。方臘快快來與老夫決一死戰。方臘此時。只是呆呆的看着金山長老。量老笑道。大王淨看着我也是沒有辦法。請大王出去。與大王爺賠一個不是。也就完了。方臘萬般無奈。出離大殿。來到方二爺的面前。躬身說道。請老兄台。千萬不要誤會。小弟就是有千萬之錯。還求兄長高抬貴手。把小弟容量過去。兄長若實在還不出氣。就請刀斧加諸。小弟之身。以贖前愆。兄長切勿要因小弟氣壞了身體。那時小弟十死也不足以蔽辜了。方二爺冷笑道。方臘呀。你不用跟我用這種梟雄的手段。我算是知道你了。你不必多言。就與老夫一決勝負吧。方臘說道。小弟天大的胆子。也不敢與兄長動手哇。此時方臘手下的戰將。都聞信趕到。見方二爺一再的逼迫。方臘是一再的退讓。一個個都不由的大怒。各亮軍刃。勢欲用武。方臘攔道。不可。不可。那個敢犯大王爺。即是有犯孤家。孤即以叛逆論。衆將一聽。都向後倒退。敢怒不敢言的站在一旁。方臘見衆人都悻悻的不忿。遂開言說道。諸位呀。你們不用不忿。實對你們說吧。就是大王爺把孤殺了。孤也是死而無

怨。皆因若沒有大王爺。孤也沒有今日。遂把當年的經過當衆詳細說明。衆將聞聽。也都是
嘆嘆不已。頓消了忿怒之心。究竟方臘對衆所說的是什麼事呢。原來方臘當初曾充潭州兵馬
副使。彼時潭州督都。乃是奸權朱勳的兄弟朱空。朱空奉命坐鎮潭州。在江南一帶。採辦
花石綱。他便與他兄弟朱空。朋比爲奸。苦害人民。弄權枉法。人人側目。皆以江南小朝廷
呼之。方臘在奸黨手下供職。未免冰炭不合。各不相能。屢欲爲國除奸。爲民除害。怎奈屈
於人下。心與力違。但是不平之氣。時現於面。朱空見方臘不爲己用。銜恨於心。又懼其勇
遂與朱空密議。誣方臘有意謀反。將方臘及其家族。一併拿入獄中。問成死罪。把方臘及其
全家。綁赴市曹。朱空親自監斬。正要行刑的當兒。恰巧洞庭湖主碧自賽達摩方鳴帶着義子
九手箭客黑麒麟開海擒龍方安。與赤髮瘟神神抓鎮洞庭胡元亮。病符神金鏡無雙許得強。五
通神鐵槍養彥章梁大剛。逍遙鬼金成。飛行鬼金立。鑽天鬼修水龍。入地鬼修永虎。笑裡藏
刀攔江鬼河海通等。來遊潭州。聞知朱空弟兄。禍國殃民的事情。心中甚是不悅。意欲把這
害民的賊除掉。終是無機可乘。這日得知出斬兵馬副使方臘的消息。遂令三神五鬼。改扮看
熱鬧的模樣。前往法場去救方臘。分派已畢。隨後也帶着義子方安。趕赴法場。及至來到。
正趕上山子手要行刑。方二爺亮出金背斫山刀。飛身跳入法場。手起刀落。把劊子手殺死。
方安隨着跳入。用刀割方臘弟兄的綁繩。三神。五鬼。趕殺護法場的軍兵。朱空一看大怒。

捧九鳳朝陽刀。趕過來要捉方臘。方臘也是正要尋他。兩下相遇。朱空舉寶刀兜頭就剌。方臘徒手進招。也就在十幾個回方臘合。一掌。把朱空擊死。得過那把九鳳朝陽刀來。舞動如如飛。不亞似瘋狂的猛虎一般。方恒等也都奪軍兵的軍刃在手。亂殺官軍。這個時候。可苦了熱熱鬧的啦。受悞傷死的。不計其數。方二爺橫掌中金背刀。當先開路。衆人後隨。是後是方臘倒拖九鳳朝陽大刀斷後。殺出城來。方二爺集合了衆人。忙令衆人上船。衆人到在船上。方二爺吩咐水手。火速拔錨起行。當時船變如飛的開動。趕回洞庭湖。這日來到。方二爺率衆捨舟登岸。進了山寨。到在大廳之中。方臘弟兄向方二爺叩謝了救命之恩。這才一同落座。方二爺命人擺上酒宴。與衆人落座飲酒。在酒宴前。方臘與方二爺。認爲當戶的。本家拜方二爺爲兄。方二爺見方臘的武術出來。英氣勃勃。是非常的愛惜。把杯說道。賢弟呀。弟不與奸黨爲伍。這是爲兄最佩服的。所以才捨命的救你。我很希望你將來作一個國家的棟樑。不要任性妄爲。方臘笑道。兄長這樣疼愛小弟。小弟若不本着兄長的教言去作。有如曩日。方二爺欣然說道。賢弟若以忠義爲心。愚兄願以這洞庭湖。讓與賢弟。作爲棲身之所。方臘謙遜道。兄長這份美意。小弟却不敢領。方二爺忙問道。這却是爲何呢。方臘說道。兄長把小弟救至山上。如此的宏恩厚德。尙未圖報。豈敢佔兄長的山寨呢。知道的是兄所讓。不知道的必說是鳩佔鵲巢。方二爺笑道。這話不是那麼說。愚兄年邁。早有心物色一個有爲之

人。替我料理寨事。因未得其人。愚兄故未卸責。今遇賢弟。豈可交臂失之。望賢弟勿辭。只要賢弟不去打家劫舍。便對的起愚兄了。所有洞庭出產。足可養闔山之衆。可說是用之不盡。取之不竭。若再經賢弟經營。將來更必有可觀。弟其勿辭。方臘見方二爺是誠心相讓。也就不再推辭。遂說道。既蒙恩兄相讓。小弟竭力替兄料理就是了。方二爺大喜。用能酒飯之後。把闔山之衆。都調至大廳前。站立一個半圓形的隊伍。令衆嘍兵。參見新島主。方臘隨方二爺站在隊伍的當。向衆嘍兵等抱拳還禮。禮畢。方二爺向大衆說道。此乃老夫的族弟名叫方臘。不但武術勝老夫十倍。且胸有韜略。老夫因年邁無能。將這寨主之位。讓與了我這個弟。望大家要服新寨主的命令。聽新寨主的指揮。將來遇有機會。他可以帶着你們替國家出力。效命疆場。大家若博得一官半職的。不比老死這個洞庭湖中強麼。你們大家就照素日服從我似的。也那麼服從他。將來他自會給你們謀幸福的。你們聽明白了麼。衆人異口回音的說道。聽明啦。方二爺又問道。可是你們藥意不樂意呢。衆人又開然說道。樂意。方二爺說道。好。你們靜聽新寨主的訓話吧。遂又向方臘說道。請你跟他們講一講話吧。方臘先向方二爺躬身施了一禮。這才站在當場。開言說道。某本一魯夫。無學少識。蒙老寨主錯愛。將寨主之位。相讓於我。我推辭不得。只得暫且代理。但是所有老寨主一切的山規。一仍舊貫。我決不敢妄加改易。不過。我是替老寨主暫爲看守。你們老寨主藉以休養精神。

享些安閑之福。今與汝等約。一。不准出外打家劫舍。二。不准欺壓良民。三。不准強買強賣。違者依山令懲罰。每日除操練外。凡墾田者。必須勤其耕。凡捕魚。必須勤其業。不可稍有廢弛。更不可侵佔居民的權力。勤者必賞。惰者必罰。有功者。按功之大小。以獎其功。有過若。按過之輕重。以懲其過。所以水兵。必須愛護船隻。時加修補。倘一經查出。船隻有損壞。不勤修理者。必以該管是問。所有旱隊。必須愛護刀矛器械。時加磨礪。倘查有銹而不鋒利者。必重懲不貸。望大家齊心努力。匡我不逮。是爲至要。說罷。令衆人各歸汛地。衆嘍兵又行了一個禮。始魚貫的退去。方二爺與方臘。及三神五鬼等。歸入大廳之中。從新大排筵宴。與方臘賀喜。不一時酒飯用罷。方二爺將兵符印信。交與方臘。帶着義子方安。携着眷屬。退回後山金橘嶺下金橘山莊。閉門隱居。不問世事。倒也優遊自得。轉眼過了數載。方臘把衆人之心。都收攏住了。無不傾心的服從他。心中暗喜。料着。必都能爲已用了。況且這幾年的工夫。把洞庭湖經營的異常富足。又增加了許多的水軍。且又得了兩個謀士。一個叫賽張良孫子羽。一個叫小韓信蕭希先。又有金刀太歲劉世仁。神槍天王劉世義。雙戟鎮南法胤天蕩。鐵鏡鎮蘇杭江文義。三手將軍小神槍史開強等五人。陸續的投奔前來。方臘得這些人佐助。軍威大振。孫子羽獻策道。寨主竟死守此湖。何是出頭之日。大丈夫豈能甘爲池中物。不能留芳千古。也得遺臭萬年。現在江南一帶。被宋劬攪擾的。人人叛散。個個

離心。寨主何不以除民害爲。奪取江南的城池。那時招兵買馬。積草屯糧。與宋室抗橫。豈讓田虎王慶等。先着祖鞭。方臘一聽。解子羽這片蠱惑之言。打動了野心。當時眉飛色舞的說道。先生的教言。實獲我心。其中有一層大難題。是很難解決的。孫子羽忙問道。寨主的難題。可是那一項呢。方臘繚屑說道。此事若被老寨主聞知。必不容我們任意橫行。那時還許受遣責。豈不是反美不美嗎。孫子羽笑道。這一層。請寨主不必過慮。咱們可以藉爲民除奸爲名。並無爭城攘土之意作說。老寨主見咱們的宗旨爲弔民。或不能阻住。況且江南的人民。被朱勳的苛政。收拾的己朝不保夕。老寨主豈能無聞。我想咱們此舉。老寨主還許贊同呢。將來大事已定。老寨主雖不滿意。可也就無可如何了。方臘說道。話雖如此。最好先稟明老寨主。取了老寨主的同意。再進行不遲。孫子羽笑道。既然寨主不敢擅行。何妨咱們備些厚禮。以看望爲名。探聽探聽寨主的口氣呢。方臘沉吟了半晌。緩緩的說道。就依先生的計劃而行吧。孫子羽說道。寨主既納學生之言。請速命人備辦禮物。咱們就此到後山去一次吧。方臘點了點頭。遂命人去備辦禮物。不一時四色禮物備齊。方臘命從人抬着。遂率孫子羽赴後山金橋嶺而來。霎時來至山莊前。方臘令人上前扣打柴扉。裡面莊丁聞聽。把柴扉開放。出來一看。見是方臘來到。忙施禮說道。二爺怎麼這麼閉暇呀。方臘笑道。特來看望老寨主。你可去給回報一聲。莊丁笑道。你老往裏請吧。何必回報。請你老隨我來。方臘當同孫子羽

帶着抬禮物的嚙兵。跟隨着莊丁進至裡面。到在草堂之中。方臘見方二爺正高踞坐上。把卷觀書。忙上前跪倒行禮。方二爺一見。急拋下書卷。起身離座用手相撻。說道。賢弟來此做甚。請坐。請坐。方臘起身帶笑開言說道。因爲久未見見面。甚是渴思。特備不腆之儀。看望兄長。說着。把四色禮物献上。方二爺笑道。我弟何必如此多禮。免未過虛了。方臘笑道。此乃小弟一份孝心。兄長何辭。方二爺笑道。既然如此。愚兄只得受領了。遂命人把禮物收訖。孫子羽當時上前。與方二爺行過了禮。方遂與方臘。落座在一旁。從人献上茶來。方二爺問道。你們來此。一定有事吧。方臘笑道。可不是麼。現在咱們江南一帶地方居民。被朱勛苛政所害。都入於水深火熱之中了。老哥哥可有個耳聞麼。方二爺慨然嘆道。此種情形我早已知曉。不過。因爲他是朝中的命官。奈何他不得。只得容忍於心。今聽你之言。莫不成要替民除害麼。方臘笑道。據小弟拙想。殺賊官除惡霸。是咱們行俠作義的本色。現在朱勛那厮。變本加厲的任意橫行。人民危於倒懸。咱們豈能坐視不救呢。方二爺搖頭說道。話不是那麼說。奸黨枉法害民。自有國法治理他。咱們何必越俎代庖。你可知道殺官如同造反。恐你們救不成民。惹起戰爭。反害民了哇。你們此舉。愚兄是不能同意的。方臘說道。兄長所言。固然是也有個道理。但是目擊那些人民困於塗炭之中，漠不開心。殊失俠義之本色。再說於良心上也總覺過不去的呀。方二爺說道。賢弟談何容易。那末世奸賊。黨羽很衆。差

不多江南各府州縣。執掌兵權的。都是他的心腹。所以他才敢爲所欲爲。倘你們與官軍開。朱勳一定要調集軍馬。各處必然響應。諒咱們區區一湖之衆。不足與其抗橫吧。爲利害戰計也是不可以輕舉妄動啊。須知刻鵠不成尙可類鶩。畫虎不成反類犬了。你們若是任意而行的殊負懋兄倚重之心哪。方臘尙未答言。孫子羽從旁說道。老寨主之言。固然是老成持重。但是未免近於專爲自己的利害關念。斷生竊想。凡是便義作事。必須得任勞任怨。抱大無畏之精神。去爲國爲民。就是把身家性命犧牲了。也是甘心的。況且還不至於失敗呢。方二爺問道。怎見得不至於失敗哪。你說來我聽一聽。孫子羽突道。現在人民對於朱勳。都懷有離叛之心。我軍一起。必多響應。此不能失敗之一也。朱勳本無謀略。所有他手下的人。盡是庸碌之輩。且都怕死貪生。一經交兵。勢必不戰而破。此不能失敗之二也。現在我們山中之兵精糧足。退可以守。進可以攻。此不能失敗者三也。有此三不能失敗。又何懼乎朱勳。方二爺一聽。知道此事是孫子羽的主動。當時勃然變色說道。我與你們寨主說話。焉有你發言的必要。你趕緊給我滾了出去。孫子羽不敢再爲多言。紅着臉諾諾而退。方臘見方二爺翻了臉也是面紅耳赤的。不敢非聲。怔了半晌。托故告辭。率孫子羽退。返回前山大寨之中。落了座位。蕭希先問道。寨主去後山見老寨主。所商議的事。怎樣呢。方臘搖頭說道。不用問啦。碰了個大釘子。蕭希先笑道。寨主不用爲難。明天我再隨寨主去一次。管保叫老寨應允

方雙問道。先生可有什麼妙策呢。蕭希先笑道。必須用話把老寨主激惱了。一堵氣就能應許咱們。方臘點了點頭。說道。這也是辦法。咱們明天再去一遭試試看吧。當時計議已定。命人擺上酒筵。方臘與衆人入座飲酒。直吃到月上花梢。方才罷飲。各自退歸寢所安歇。次日天明。方臘復與蕭希先。來到金橋嶺。與方二爺會見。方二爺只得接見。讓入草堂上落座。方臘沒話找話的。先與方二爺談了些閒話。這才說起朱勳苛政害民之事。方二爺說道。賢弟呀。那朱勳既然這樣的可惡。必招天怒人怨。將來是有報應的。賢弟可拭目以待之。方臘笑道。我兄所言。未免迂闊之甚哪。若等着報應。恐人民已無遺類了哇。蕭希先接言說道。老寨主的意思。學生已竟了然。是怕咱們力有不逮。給他老招出事來呀。方臘沒容方二爺答言。笑向蕭希先說道。別的不敢說。要憑咱們的力量對朱勳。敢說是綽綽有餘。方老俠一聽。怒冲冲的向方臘說道。你既如此的說法。若能三月的工夫。奪得江南三郡。我便任你所爲。倘三個月的工夫。一郵都不能奪下。那們就赶快把兵收回吧。方臘說道。好。小弟就遵照兄諭而行。倘三月無功。一定要撤兵回山。方二爺氣亨亨說道。那你們就看着辦去吧。方臘遂與蕭希先告辭回歸前寨。當即點齊了水旱的軍馬。尅日進攻。不想三個月的工夫。竟奪了荆襄九郡。驅走了朱勳。佔領了潭州。從此長驅大進。奪了江寧。方臘以金陵城爲根據地。自封爲鎮南王。方老俠見勢已如此。話也反不回來。只得不去過問。但是方臘之雄踞一方。

威鎮江南。若沒有方老俠解救他。把洞庭湖讓給他。他焉有今日。方臘飲水思源。怎敢與方老俠反抗。可是手下的將領。有許多不知道的。看着不忿。都要與方老俠動手。方臘把方老俠待他的這段恩情。當衆言明。衆人一聽。也是無可如何。不敢再與老俠無禮。方臘對衆人說明一切經過之後。復向方老俠笑着說道。兄長且息雷霆之怒。此事兄長怎辦怎麼好。小弟是百依百隨。所有小弟手下之人。即是兄長的人。兄長可隨便調遣節制。目前之舉。悉聽兄長便宜處理。小弟決不過問。還不成麼。方老俠冷笑着說道。你不用跟我來這一套。你裝作好人。凡事聽我辦理。臨完使你手下之人反抗於我。那時我若加害他們。反落個不義之名。這種鬼吹燈的招兒。不用跟我使。方臘笑道。小弟怎敢欺兄。如兄不憑信時。且請到大廳。我給兄長辦一道敕札爲據。以免兄對於弟之部屬呼喚不靈。兄長還不依從麼。方老俠尙未答言。金山長老說道。這樣辦理。甚是相當。就請廳中坐吧。老俠客見方臘。絲毫不違抗。也不好再爲已甚。只得把話拉回來說道。並不是愚兄着急。實是賢弟不給兄稍留薄面哪。若賢弟信的及愚兄。俟過了苗老俠客的壽日。我們必有相當的辦法。方臘連稱是。是。遂一同復入大廳。重排酒筵。方臘讓方老俠與長老入了座。殷勤的勸飲。不一時酒飯用罷。方臘命人辦了一道敕札。遞與方老俠說道。請兄長拿回去。貼在苗家寨的牆上吧。老俠客接過來看了一遍。見上面寫道。爲曉諭事。凡我官兵。不准擅傷苗家寨的人民。倘敢故違。一經大王

龍查出。當即手刃。不稍寬貸。對於軍馬。處罰之權。暫歸大王爺掌握之。仰各該官兵等。其各凜遵勿違。老俠客遂把救扎帶起。起身告辭。金山長老笑道。你們的事。已然告一段。貧僧也就告辭了。說着。與方老俠客一同回了大廳。方臘直送至府。方才回原。方老俠與金山長老。逕向龍江關而來。不大的工夫。來到龍江關。方老爺命軍士報與方恒。方恒聞報。忙出管迎接。讓入營中。方老俠客掏出方臘的救扎。令方恒觀看。方恒看罷。心中雖然是不樂意。可是也不敢形之於外。勉強着笑道。就是沒我哥哥的救扎。也不敢不遵從老哥哥意旨呀。老哥哥放心。凡苗家寨的莊兵。以及居民。決不敢妄加殺害。惟對於燕青。石秀。史繼強等。是不能放過的。方老俠客強笑道。那是自然。對於你們防備燕青等脫逃之事。老夫是不能干涉的。你們自管防禦你們的。可是。以後對於苗家寨居民的出入。不准你們限制。更不准你們殺害。倘有違抗。老夫必以軍法從事。決不姑寬。方恒諾諾連聲。方老俠客說道。你趕快把隊伍閃開。放我們過去吧。方恒傳令。隊伍列開。讓老俠客長老穿營而過。老俠客等來到莊前。史繼強在瞭望樓上早已看見。忙命人把莊門放開。讓老俠客與金山長老進入裡面。史繼強陪着方老俠客與長老進入大廳。苗大爺與安四爺起身相迎。謙遜落座。從人獻上茶來。方老俠把去金陵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。苗老俠稱謝不已。方二爺把方臘的救扎。取了出來。遞與苗大爺與安四爺等觀看。苗大爺與安四爺看罷。笑道。方臘與二爺是很有情面哪。

這也足見他是不忘昔日之恩。方二爺說道。甚麼忘恩不忘恩。他這乃是一種手段。別看他這樣的辦。對於史繼強還是不能放過呀。安四爺接言說道。那是自然哪。反正等他們哥幾個到齊了。咱們再想救他們的辦法吧。當時計議已定。苗大爺命人擺上酒筵。款待衆人。此時燕青等的傷勢痊癒。都過來與方二爺致謝。安騰蛟跳跳鑽鑽的。隨後也跟了來。進入廳中。與方二爺行了禮。站在一旁。安四爺向安騰蛟問道。誰教你到金陵去攪鬧呢。你這孩子被着我敢恣意而行。要笑方臘。他雖不好。是你二祖父的族弟。你這孩子怎麼就如次的無禮呢。同時你還給大祖父與長老都麻了過去。這不更罪過了麼。事先不預稟我知。事後就跑到後院不見我的面。你說你這孩子。還有王法沒有。真要把我氣死了。安騰蛟一聽他祖父責備他。偷向燕青吐了吐舌頭。跪倒在地。央求道。請老人家息怒。孫兒以後決不敢了。安四爺拍案說道。只要一說你。你就不敢了。及至一離開我。你還是胆大妄爲。想當初你背着。私自逃走。去赴神州播。累得我跋涉數千里。前去尋你。這回你又這樣獨斷專行。衝你這累次三番的不聽說。就不是個光宗之子呀。苗大爺從旁勸道。老四啊。事情已然過去。你說他也是無益。再說方臘那種狡猾。也欠這孩子要笑他。遂又向安騰蛟說道。你作的事。雖無是不算不對。可是你應稟明你祖父哇。以後不可再要這變作事了。你起來。安騰蛟給苗大爺。方二爺與他祖父。都叩了個頭。方才站起身來。與史繼強等一塊同棹飲酒去了。正在飲酒中間。從

人報道。現有鄱陽湖主雙槩無敵鎮鄱陽董德良。董三爺。與雙叉手鎮三江丁雲慶丁五爺來到苗大爺等忙起身迎接。大開莊門。相見之下。叙了寒暄。相携入內。進入大廳。史繼強等都上前行禮。苗大爺命人伺候董三爺。丁五爺漱洗了。略事休息。喝了幾碗茶之後。撤去殘席更換新筵。大家依次從新入座。董三爺向苗大爺問道。現在莊外。方恒率大軍。團團的圍住不知所因何故。丁五爺帶笑插言說道。三哥哥的心眼太慢哪。此事一定是爲捉拿燕青與石秀不咧。董三哥愕然問道。五弟何所見而云然。丁五爺笑道。現在梁山泊大起水旱軍馬。進攻江南的事。都哄喊動了。莫非三哥就沒聽說麼。董三爺說道。這麼大的事。還能沒聽說嗎。丁五爺說道。還不結啦。方臘現與梁山是仇敵。燕青等到此。他焉能不派兵捉拿呢。不用問准是這麼回事。苗大爺笑道。五爺真是料事如神哪。當將一切經過的詳情。述說了一遍。丁五爺說道。比事好辦。等過了兄長的壽日再說吧。衆人又閑談了會子。用罷了酒飯。各自歇息。次日。陝西周六爺。與江起海江七爺。賈公明賈八爺。何清何九爺。鄒化鄒十爺等。陸續先後來到。苗大爺一方面款待衆人。一方面命人高搭壽棚。擺設壽堂。預備壽筵。諸事齊畢。又過了一日。就到了十八的正日子了。衆人都給苗大爺拜了壽喜。大排壽筵。正在歡呼暢飲之際。忽有從人入棚中報道。現有鎮南王前來與老莊主祝壽。苗大爺一聽。忙命史繼強與燕青等回避。這才出莊迎接。方臘見十老都迎出來。忙上前抱拳施禮。苗老俠等還禮不迭

謙讓入莊。進至棚中。方臘到在壽堂。與苗大爺拜之壽喜。遂一同入座飲酒。酒至半酣。莊丁進來報道。現在開國王金刀太歲劉世仁。馳馬到此。欲見大王。有要事面報。方臘聞報。忙命吩咐。速把他傳進莊來。莊丁退出。不大的工夫。把劉世仁帶了進來。劉世仁不及與衆人叙禮。忙向方臘說道。請大王火速回城。料理軍務。方臘問道。究竟有什麼事呢。你可說來我聽。劉世仁說道。頃接軍報。老帥神師道。兵扣葵花峪。我軍勢難支持。請大王早作準備。方臘聞聽。鎮定了鎮定心神。遂向方二爺說道。兄長啊。現在神師道。已攻入鐵門關。兵扣葵花峪。軍情當是吃緊。小弟必須赴軍前。指揮一切。倘兄長若趁小弟去後。破了金陵覆我巢穴。不如就此將小弟殺死。以免費許多週折。方二爺笑道。賢弟自管前去。愚兄決不偏袒一面。你們誰有能耐誰打誰。我們是決不管的。那一方面。我們是都不幫助。賢弟你就安心用兵去吧。方臘笑道。好。咱們是一言爲言。那麼小弟就告辭了。說着。向衆人把手一拱。轉身出壽棚。十老在後相送。一直送至莊外見方臘等上馬而去。方才回進莊中。到在壽棚。衆人仍然是繼續飲酒。至天晚。各自安歇。次日天將發曉。苗大爺便起床。到了牆上。遇視了一遭。忽見一人。疾如飛鳥的一般。縱上莊牆。苗大爺初以爲是方臘派來的奸細呢。及至到在近前一看。乃是鼓上蚤時遷。苗大爺忙問道。你由那裡來呀。時遷見是苗老俠。忙跪倒叩頭。立起身來。說道。你老別題腔。我早就來了。這都怨我用話激燕青等。方才惹起

這場事非。現在方臘已去髮花髯。方恒坐鎮金陵城。那方恒回城之後。派火箭。火筒等。弓弩手。火砲隊。把咱們這所莊院。已困了個水洩不通。遂用手指着莊外。繼續向苗老俠說道。你老看一看。這莊外的隊伍。較比昨天多了吧。苗老俠仔細一看。可不是密如蛛網似的麼。遂向時遷說道。不要緊。我自有辦法。你且隨我來。說着。帶時遷下了莊墻。來到廳中。此時衆人已然都起來。在大廳上正喝茶哪。時遷與衆人行完了禮。立起身來。把所得的消息當衆說明。方二爺一聽。向大衆說道。我們今晚一同去金陵城。逼住方恒。把隊伍撤回。那時燕青與史縱強及石秀等。便可乘機逃走了。只賸咱們。他是白晝着。乾沒辦法。衆人稱善。待至夜晚。十位老俠。都收拾緊襯俐落。各帶軍刃。出離大廳。施展輕身術。縱外莊外。越過敵營。一直向金陵城而來。展眼來到。越城而入。至鎮國王府。躡房越脊。來至大廳外。往裡觀看。見方恒正在燈批閱公事哪。十老紛紛縱入廳中。把方恒按住。用刀逼着喝道。鎮國王並無明令調各隊圍困苗家寨。怎麼你就敢擅自專行。藐視苗家寨無人呢。今與汝約。火速把各隊撤了回來。萬事休息。如若不然。立時要你的性命。方恒被十老圍住。自知力不能抵。只得拚却一死。冷笑說道。欲我撤隊不難。得我三寸氣不在。不然的話。是辦不到的。十老一齊發怒道如此說來。你是抵死不撤兵啊。那就難怪老夫等無禮了。說着。苗老俠客用點穴法。當時把方恒制住。方二爺向苗老俠說道。你把他制住。他怎麼下撤兵之令啊。苗老

俠說道。我自有辦法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。

水滸拾遺(六集)終

